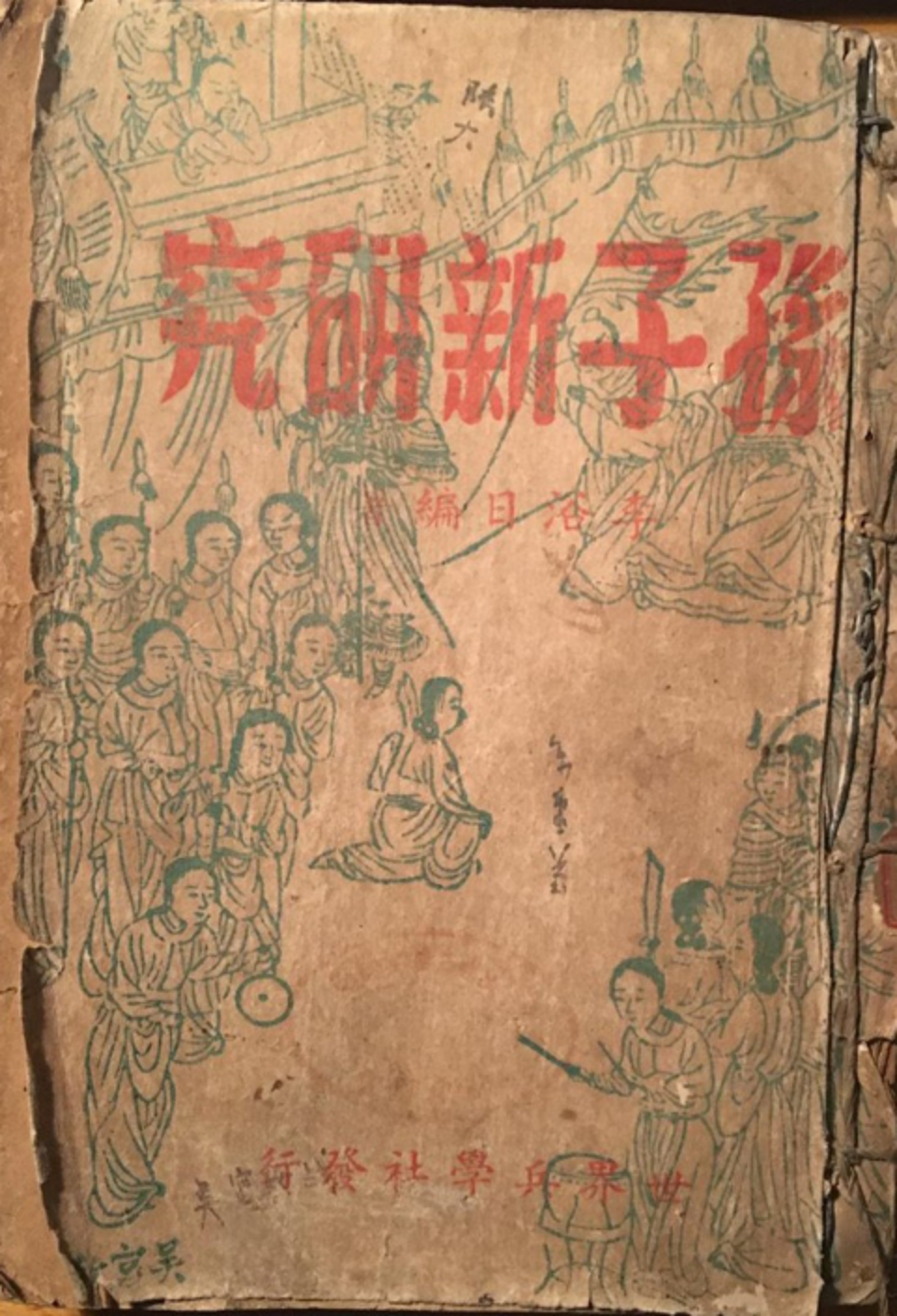
孫子新研究

李浴日編著



世界兵學社發行

吳京

孫中山先生的評語

孫子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

——錄自三民主義

梁啓超先生的評語

孫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崙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

——錄自飲冰室全集

美人松得爾恩的評語

孫子說：『兵者詭道也』，這是戰略之祖孫子的至理名言。歷史已證明孫子所說的正確，這位中國的天才戰略家，於二十四世紀以前即撰一部孫子兵法，在十四世紀之後，全世界的軍事學校，還奉他的書爲金科玉律，列爲必修科，足見武器雖有變更，戰爭的價值則今古無異。

——摘譯自美國評論家松得爾恩：『愚弄敵人的故事』一文

英人布勞的評語

孫子兵法這一部書，可以說是世界史中研究戰略戰術原理的第一部著作。但是書裏面所載的許多學理，確是非常適合於現代的應用。而在某一點上，示出和我們現代的著作（包括洛倫斯和哈特）有着密切的連繫。

中國孫子所寫的這部兵法，最近在英國有新譯本出版了。英國托馬斯費亞普少校主編一部『戰略基礎』叢書，這部孫子兵法便是叢書的第一部。其他四部爲羅馬人維傑希斯所作，杜塞克斯元帥所著，腓特烈大王所著，拿破崙所著。孫子對於戰爭的理解，和他們任何一人都有着同等的巧妙，同等的淵博。

——摘譯自英國文學家布勞：『孫子兵法』一文

俄人郭泰納夫的評語

如果從軍事著作家的觀點看來，管子和墨子是沒有孫子那樣著名的。孫子是春秋時吳國大將，生於紀元前五一四至四九六年。在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裏，也有幾次提到他的名字。孫子是一個獲勝的大將，但他並不以他的打仗得勝著名，他是完全因爲他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出名的。……『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孫子以爲這是制勝必須的第一個條件。……孫子確實可以算是世界第一流的軍事學家，他的主要名言是『兵之情主速』——行進和攻擊都要神速，（『其疾如風，動如雷震。』）用兵要速勝疾歸，不可曠日持久，（『故兵貴勝不貴久』）。善用兵者，不在於戰而後勝，要能不戰而消滅敵人的抵抗，（『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孫子以爲將帥如果能够使全軍上下一心，他必定能够戰勝。他要激發軍士殺敵的決心，號令一出，部下必須服從執行。孫子知道人到危急死亡的時候，纔能發揮出最大的力量，他說：『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摘錄自華有徽譯郭泰納夫：『中國軍人魂』一書

日人尾川敬二的評語

孫子是東方兵學的鼻祖，武經的冠冕；東方各種兵法，說皆出自孫子，實是不錯；如武經七書，除孫子外，其他六書，雖託爲往昔的兵聖所著，其實，不過是試做孫子的註解而已。至其文章蒼古雄勁，與內容之美滿相映，大有優於六經之概；歷代文人多學之，愛誦翫索而不置，在東方文學上，實給予巨大的影響。又如其格言規箴，最爲膾炙人口，可以當爲處世的敎訓，而貢獻於一般人士者不少。故孫子不獨在兵法上具有最高權威，且在思想上亦蔚爲巨觀。

——摘譯自尾川敬二：『孫子論講』的自序

日人福本椿水的評語

抑通觀孫子，其文遒勁瑰麗，雁行老莊韓非諸子，至其局面之大，或出於諸子之上；尤其意匠深遠，謀策精細，術略的確；此孫子所以爲兵家之神也。古來日本明君賢將多精讀之，視爲自家藥籠中物，而樹日本獨特之兵派，武威因以揚於海外，可謂有故也夫。余曩讀孫子大有所感，蓋孫子者，兵書而外交敎書也，亦人事百般座右銘也。今更生於新時代，依各人之職務，而活用之，處世上有所裨益也必矣。（原文）

——照錄自福本椿水：『孫子訓註』的自序

日人北村佳逸的評語

今日明日投照着新的光於我們；孫子的戰鬥原理，不論何時，於人類也老是無限地供應着力、熱、生命和希望以及其他一切祈禱。漢民族自在黃河流域建築了文化基礎，春風秋雨五千年了，其間不知死生了多少人，用劍或有優於孫子，用筆而賢於孫子者實無一人。彼是兵學家，哲學者，且是東方第一流的大文豪。

——摘譯自北村佳逸：『孫子解說』的自序

日人平田晉策的評語

政治與兵法是循的兩面，東西古今的大政治家，皆是兵學家。

兵法的寶庫無盡，有信長式，有秀吉式，有家康式，又有拿破崙式，列寧式，蔣介石式；積極，消極，强氣，弱氣，正法，奇道，裏表四十八手，（日本力士賽技，正從四十八法）不論什麼都有。

東方兵法的生命，由於近代科學的勃興，更增其光輝。倘若通曉孫子與三略，則使用航空戰隊，機械化兵團，都可以不錯。天下第一流的大場少將孫子講義，是通俗兵學的最高峯，比任何軍談與軍事小說爲有趣味，且可做各國陸軍大學的兵術教科書。

兵法書在公則爲政治祕訣，在私則爲處世祕訣，孫子以下的『兵法全集』六卷，皆是立身處世的教科書。

——摘譯自大場彌平：『孫子兵法』中平田晉策的題序

自序

最近有友自新大陸歸來，他告訴我：孫子兵法在美國很流行，譯本有數種以上，他某次聽到一個軍事專家演講——盛舉孫子爲世界兵學之祖，推崇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爲頂好的戰略原則，並說羅斯福總統深得孫子的道理。

孫子的偉大可見。其實孫子的至理名言不特爲古人與今人奉爲圭臬，即在千百年後的人們亦必驚嘆它的偉大。不管未來的戰爭是原子戰爭也好，宇宙線戰爭也好(？)，或其他新型戰爭也好，這都是物質的進步，而運用此物質，有待於高深的哲理。孫子是兵學哲理的最高峯，可順而不可逆，順之則勝，逆之則敗。在這次戰爭中，曾有許多專家用它來分析日本的必敗，中國的必勝，德國的必敗，盟國的必勝，到如今都已證明其靈驗了。大哉孫子！神哉孫子！

本來戰爭是不祥之物，是大流血、大浪費、大破壞的惡魔，自從這次大戰結束之後，我們不應再來談戰爭，講兵法了；但以新的世界尚未產生，舊的世界依然存在，列強國策的衝突日益尖銳化，而世界各弱小民族仍未得到解放，所以在這個時候，乃想『消滅戰爭』『廢除兵法』，其心雖惻隱，其事則近於作夢。那麼我就有把本書付梓的必要了。不過我們今後研究孫子，千萬不可忘記他那一個已如上舉的最崇高最偉大——『不戰

而屈人之兵』的教條，即是說，我們今後對於國際間的糾紛與衝突，應盡其可能運用和平方式來謀解決，切不可輕啓戰端，尤不可好大喜功去侵略人國。

然欲『不戰而屈人之兵』，先須充實軍備，加强國防，正如孫子說：『先爲不可勝』，『先立於不敗之地』。那麼我們今後就應精誠一貫地來實踐我們這位兵聖的偉大遺訓了。

其次，我要特別提出來說的是：

（一）本書之成，有一部份取材於此次大戰前日本各家的註解，如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大場彌平少將的孫子兵法，陸軍士官學校教官尾川敬二的孫子論講，福本椿水的孫子訓註，櫻井忠溫少將的孫子，阿多俊介的孫子之新研究，落合豐三郎中將的孫子例解，板井末雄的孫子評釋，大谷光瑞的孫子新詮，尾池宜卿的孫子，及大戰中出版之大場彌平的袖珍孫子，北村佳逸的兵法孫子，多賀義憲的東洋古兵法之精神等書，（請讀者注意！日人對孫子研究的著作雖多，但各有缺點，未了解孫子的眞諦者亦不少。）另爲自己多年研究之所得，引證德將克勞塞維慈的名著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名著全體性戰爭，美將馬歇爾的名著致陸軍部二年報告書，我國最新步兵操典，作戰綱要等書，及此次中日戰爭，世界大戰的資料。在內容上，儘量求其一致，至於不同的見解，或重複之文，則隔以『○○○』的圈圈，并註明所屬，以免混淆不清。又其中所摘錄的英譯孫子，係Ostpeallhroy, Lionel Giles 等的英譯本（譯文之末，分別用簡名 C. G. 字母註明所屬），聊供讀者一窺白人對我國兵學的研究，雖說未必一一譯得十分正確。

(二)孫子這一部書雖作於平面戰爭的時代，但以他天才的超卓，眼光的遠大，其所建立的原理原則却可以運用於現代的立體戰爭上；陸戰固勿論，即海戰空戰亦多適用；且合政治、外交、經濟、宣傳諸端而言之，又成爲現代所謂『綜合戰爭』，或『全體性戰爭』理論之母。至在解釋上，因它是古文，又是哲理的書，便因人而有不同的解釋，或大同小異的解釋；其實所謂解釋，亦不過供讀者參考而已，——出之於言，則爲死言，筆之於書，則爲死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三)孫子的哲理淵源於老子，却不入於玄，他經過消化之後，是變爲科學的了；所以過去有人要我把他和老子拉在一起，實因未深加研究之故。又，我對於孫子的原理原則並不是盲目的崇拜，乃是批判的接受，讀者於本書中自可領略到。其次，我還有一個意見：即欲使孫子與時代不脫節，合乎新戰爭的需要，則非五年或十年來一次新註解不可；正如孫子十家註是過去了，新的註解，新的研究應隨時而興。

完了，我且期待着讀者的指正！

李浴日　一九四六、三、廿五日序於南京

孫子新研究

李浴日編著

目次

評語
自序
總論……（一）
始計第一……（一）
作戰第二……（三一）
謀攻第三……（五七）
軍形第四……（七九）
兵勢第五……（九七）

虛實第六……（一一五）
軍爭第七……（一三九）
九變第八……（一六五）
行軍第九……（一七七）
地形第十……（一九九）
九地第十一……（二一九）
火攻第十二……（二六三）
用間第十三……（二八一）

總論

一　孫子是中國現存的最古兵書，列於七書中

孫子兵法是中國現存的唯一最古兵書，爲春秋時代吳王闔閭之臣孫武所著。在中國向稱黃帝軒轅爲兵法的始祖，於事物紀原一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相傳黃帝得其相風后氏授與握奇經，用以征伐而統一天下，孫子在本書的行軍篇說：『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似乎洩露了祖述黃帝兵法的口吻；但黃帝的兵法是怎樣呢？因爲失傳，不得而知。在漢書藝文志道家之部，記載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註爲呂望撰），其中含有兵法八十五篇，由此足見周初的功臣太公望・呂尙也有兵書的著述，惜亦失傳；至於現存的太公六韜，迭經學者證爲後人所假託，已無可疑。其他，於孫子中所引證：或『兵法曰』或『軍政曰』，由此亦可想見當時流傳有甚多古兵書，但那是怎樣一類的東西呢？亦因失傳，不得而知。原來文武是經國的兩翼，中國以四書五經爲文經，故把有力的兵書，稱爲兵經或武經，以匹配之。就中，爲唯一傑作而最被重視的是孫子。漢唐以來，把兵書當作武學生的教科書，我們看後漢書所記：『立秋之日，兵官皆

習孫吳兵法，六十四陣，』以及宋史所載：『習七書兵法，騎射』等語，便可瞭然。且兵經之稱，早見於戰國策，卽隋書經籍志，也有孫子兵經二卷的記載。至稱武經，則以註釋孫子的唐代杜牧爲最早，其詩說：『周孔傳文教，蕭曹授武經。』又從宋史所記：『聖朝稽古，崇茲武經，』以及宋曾公亮等撰武經總要諸書而看，可知唐宋以後稱爲武經。

再據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所載：宋元豐中頒佈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爲武學，號稱七書，此乃七書名稱的起源。後來，國子司業朱服曾改其次序爲——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黃石公三略。又宋王應麟的小學紺珠曾把三略、六韜置於尉繚子之後，李衛公問對之前，是則七書次序的編排，因人而異，並無一定的標準。在七書中，六韜是假託的，已述於前。且三略、司馬法、尉繚子亦爲杜撰，卽吳子、李衛公問對也沒有孫子那樣的眞確性。實實在在只有孫子纔是東方唯一最古而最可信的兵書。

二　孫子及其著書的眞確性與世系

孫子的傳記，見於史記卷六十五，名武，齊人；吳越春秋書爲吳人，其世系等則沒有說明。至宋之碩儒鄭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辨證載：『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無宇

子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校訂孫子十家註之清乾隆進士孫星衍亦言及此：『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六安，眞孫子之後。』卽孫子是從唐代之樂安郡，卽清代之山東省武定府，今之惠民縣附近，奔吳爲將，是可信的。史記孫子傳載：『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而與此對立的左傳，於吳破楚時，僅言伍員（字子胥）之事，不記孫武之名，弄得葉適與陳振孫發生懷疑，卽前者說：孫子之書爲春秋末，戰國初的山林處士所作；後者則說：尙未知其果爲何代人。甚至亦有說孫子或是古書，根本不信爲孫武所著。更有現代學者梁啓超氏於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亦涉及孫子說：『現存十三篇之孫子，舊題春秋時吳之孫武撰，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確不能信其爲春秋時書。雖然，若謂出之秦漢以後，則其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漢書藝文志兵家本有吳孫子，齊孫子之兩種，「吳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此書若指爲孫武作，則可決其僞，若指爲孫臏作，則可謂之眞。此外，如管子、商君書等，性質亦略同，若指爲管仲、商鞅所著作則必僞，然其書中大部分要皆出諸國人手。』這是現代學者一種的流行傾向，然一般亦不過僅憑文體思想的漠然論據，而

斷定不是春秋時代的產物而已。但依我的考察：如藝文志所載：孫子著述兵書八十二篇，而我則認爲除現存的孫子以外，一定尙有許多冠以孫子之名，——這箸者是何時何人呢？特別可以想起的是戰國齊孫臏，而將他的著作，一括地稱爲孫子而傳下。孫武的子孫——孫臏祖述祖先的兵法，那是應當，把這一括地稱爲孫子而傳下，並沒有甚麼奇怪。史記載：『孫臏以此顯名天下，世傳其兵法』。卽孫臏的兵法，換言之，齊孫子是不能懷疑其存在了。因此，我以爲漢書藝文志所謂吳孫子，齊孫子俱是眞確的，而梁啓超氏指爲孫臏所作則不對。倘若說孫子十三篇的語句，間有爲後人加入，非全屬原著，那還可以說得過去。但以一小部份的懷疑，而把全部斷爲戰國時代產物，實沒理由。總之，在前漢著作史記的司馬遷憑當時所傳的有力材料而言明孫武所撰，此外確再沒有足以推翻它的有力證據了，所以輕易地斷爲僞撰，那是不對的。至我：

第一、憑越絕書載：『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第二、憑左傳的不記名，便有人說孫子爲吳客卿，贊襄推薦自己的伍子胥，而每戰運籌於帷幄中。

第三、又憑史記載：『……孫子與有力焉。』

等記述，便可相信史記所載：孫子爲求吳王闔閭之用而著是書。要之，孫子的世系出於齊之陳氏，因齊亂而奔吳，獻此書於吳王，得其信用，任爲客卿而建偉功無疑。東方兵

學之祖孫子，其帷幕獻策的事跡，實與戰爭論的著者，西方兵學的創始人又爲迭以幕僚長而立功的德國克勞塞維慈（按克氏曾充沙綸和斯特將軍，布留歇將軍的幕僚，及第三軍團參謀長等職），成爲趣味的對照。

三　孫子的傳記

孫子的傳記，均見於史記與吳越春秋，吳越春秋所記載孫子見用於吳王闔閭的話，雖與史記的大同小異，却近於小說家之言。史記把孫武孫臏與吳起三人合爲一傳，名曰「孫子吳起列傳」，其關於孫武的記述如左：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是於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

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伯味，願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且孫臏亦成爲本書的著者之問題中人，及因其兵法祖述孫武，特錄其傳記於下，以供參考。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子，乃陰使召孫臏至，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遂使齊將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能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

：『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這是史記關於孫臏的記述，其中，既載孫臏引本書的軍爭篇之句：『百里而趣利者。……』更在最末說：『世傳其兵法』。依此觀察，我們可以判斷本書與孫臏的著述是有區別的了。

四　孫子是完書，且爲自撰

現存的孫子爲十三篇，於史記孫子傳所錄吳王闔閭之言，亦顯然稱爲十三篇。但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則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所以唐張守節於注史記正義，則引梁阮孝緒的七錄之說：『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卷，』而解決藝文志所記的篇數。又，唐杜牧說：『孫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篇。』——主張刪約說。實際，除十三篇外，稱爲孫子的各種遺文是有流傳着的，卽：鄭玄的周禮注有：『孫子八陳，有革車之陳。』及隋書經籍志載有：孫子八陣圖一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孫子戰鬥六甲兵法一卷，及唐書經籍志載有：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等。（還有孫子算經三卷，謂孫武撰，實後人假託，舊有李淳風，甄鸞註，今佚）又，於吳越春秋，通典，孫子之何氏註，太平御覽

，潛夫論，文選注，周禮注，隋志等書，均錄有孫子與吳王的問答，或單獨孫子的話。其在日本，於續日本紀淳仁天皇紀天平寶字四年十一月之條，曾有關於命令大宰大貳（官名）吉備眞備學習孫子之九地及結營向背的記載，按九地見於十三篇，但可當爲結營向背之篇則無，故可相信當時傳往日本的孫子比現存的爲多，卽史記所說的十三篇爲孫子手著，以之求用於吳王，已可明白。其餘諸篇，或爲彼自撰，或爲侍從者所筆記，或爲後人所假託，則不得而知。但依於前述，我想：戰國時代孫臏等的著述是統括地稱爲孫子的。總之，不論如何，除東漢以前的西漢司馬遷所記：『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外，縱有其他遺文，現存的孫子，我却始終認爲是一卷獨立的完書，從始計至用間——篇次有序，立論有體，孫子的眞意盡在是書了。

五　孫子著述的動機

孫子究竟師何人而學兵法呢？却不清楚。但從彼的祖父孫書爲齊將，伐莒有功這點看，則可知其生長於通曉兵事的家系。孫子十三篇，據史記所載，係以此而求用於吳王闔閭。而推薦彼於吳王的人，據吳越春秋所載，則爲當時仕於吳的楚之亡將——伍子胥。吳越春秋爲漢趙煜所著，雖近乎小說家之言，但全然記載虛構的事實，想未必是。該書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

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嚭別，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總之，孫子爲求用於吳王，特著是書，據史記所載：『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已可瞭然。卽魏武之序亦斷定：『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且在孫子原文中亦有許多可信的考據，如虛實篇說：『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九地篇說：『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等，這樣的引用吳之敵國——越爲例，我們也可以解釋：他爲激動吳王而求用己的。

由上而觀，孫子著作本書的動機是顯然了。

六　孫子的注釋書

孫子的注釋書，以魏武帝卽曹操之注爲最古，漢官解詁說：『魏氏連琐孫武之兵法』，就是指此。自此以後，唐宋諸代迭有注釋書出現，宋吉天保集曹操及其他九家之注，編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所謂十家是——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暲，六、賈林，七、宋梅堯臣，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而以經清代孫星衍校訂的爲佳本，世人多愛讀之。又有三家注，如唐紀燮集孟氏、賈林、杜佑之注。五家之注，如賈隱林集魏武、杜牧、陳暲、賈隱林、孟氏之注。杜佑爲杜牧的祖父，彼並沒有注釋孫子，不過彼著通典引用孫子的話加以訓釋而已。此外尚有宋鄭友賢

的孫子遺說一卷，明劉寅孫子直解三卷，茅元儀的武備志中有孫子兵訣評一卷，及趙本學的孫子注五卷，清郭偉的孫子金丹六冊，孫星衍的孫子注三卷，魏源的孫子集注等百餘種。降及現代，雖有人作新的註解，但爲數亦不多，佳者尤少，於此不能不令人感到中國近代兵學的落後。請看孫子的在日本：

據日人的考證：孫子傳到日本，爲吉備眞備從唐攜歸。自此而後，注釋之者風起雲湧，有：林羅山的孫子諺解，山鹿素行的孫子諺義，荻生徂徠的孫子國字解，伊藤子德的孫子詳解，新井白石的孫武兵法纂，佐佐木琴臺的孫子合契，犬飼博的孫子活說，篠崎司直的孫子發微，河田東岡的孫子句解，佐藤一齋的孫子副詮，藤井節齋的孫子口義詳解，平山行藏的孫子折衷，三上致之的孫子集說，吉田松陰的孫子評註，尾池宜卿的孫子。其見於七書的有：岡重秀的七書正義，中村經年的七書童觀抄，神田白龍的七書俚諺抄（內有孫子）等，其中則以徂徠、松陰之註爲最流行於世，降及近時，自從阿多俊介的孫子之新研究於一九三一年出現後，頓開註釋里一新而目，於此書的前後，在軍人方面，有：海軍中將佐藤鐵太郎的孫子御進講錄，（着重於海軍用兵法上的研究，爲教授日皇而作，非賣品），陸軍中將落合豐三郎的孫子例解，輯重兵大尉岡本的古代東洋兵學孫子解說，陸軍士官學校教官尾川敬二的孫子論講，陸軍『肉彈』少將櫻井忠溫的孫子，空軍少將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等。在哲學家，政治家方面，有：福澤諭吉的孫子評

註，大谷光瑞的孫子新詮，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福本椿水的孫子訓註，板井末雄的孫子評釋等，有作一般研究，有着重於哲學的研究，有着重於政治外交的研究，有着重於海軍理論的研究，有着重於戰史與名將言論的研究，有着重於近代戰爭理論的研究，有着重於典範令的研究，其研究的結果，每多至數十萬言，務將這部古代的兵書，注入新的內容，使其適用於今日的時代。

孫子已成爲世界的學問了，世界各國均有譯本，注釋書，除上述外，我看到英文的Lionel Giles, Catp. Caltdrop 兩氏的譯文。近我國亦有一種英譯本，譯者鄭麐氏(Cheng Lin)。

七　孫子的基本原理

我們研究某種學說，或某種著作，最重要的是尋出它的基本原理，或根本思想。但孫子的是怎樣呢？孫子十三篇僅僅有六千餘字，而近時日人作現代化的研究，竟達數十種，約數百萬言。一九三五年春初，我在日本熱海養病時，於無意中，讀到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大爲驚異，春初返東京，即陸續購全是類注釋書，以供參考，着手編著，一直到了是年十月間，第一次草稿方告成，告成後，復以疾病纏綿，整理無力。但以不時的迴想，於無意中，却發現了它的十大基本原理，即解剖孫子的結果，主要的可分爲這

十大原理，其中不管篇名怎樣的不同，言詞怎樣的差異，而歸納起來，不外是做這十大原理的發揮，孫子的構成在此，孫子的偉大亦在此。十大原理是——一、先知原理，二、計劃原理，三、自然原理，四、求己原理，五、全存原理，六、主動原理，七、利動原理，八、迅速原理，九、祕密原理，十、變化原理，現將略述如下：

一、先知原理：這是說，在未戰之先，必須知道己彼天地的各種情況，以決定計劃行動，方可取勝，其論據爲：謀攻篇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地形篇說：『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但是怎樣纔會達到『知』的目的呢？這，固須如始計篇說：『經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與『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而其主要的知彼方法，則爲使用間諜，如用間篇說：『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二、計劃原理：這是說，在未戰之先，必須定下周密的作戰計劃。然計劃生於先知

，前已言之。因爲作戰計劃的良否，卽周密或疏漏，對於全戰役，既有至大關係，且常決乎勝敗之事。如始計篇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軍形篇說：『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九地篇說：『運兵計謀，爲不可測。』又說：『踐墨隨敵，以決戰事。』這不是一些明確的論據嗎？

三、自然原理：孫子這個原理，是淵源於老子。彼主張戰爭及戰鬥須因自然的勢而實施（合乎天地自然的法則），纔有勝利的可能，且易於勝利，而反對人爲的勉强的戰爭及戰鬥，認爲這樣必致失敗。彼在軍形篇說：『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又在兵勢篇說：『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再在虛實篇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更於戰鬥實施時，須置士卒於死地，以期利用其自然之情而收偉效，如九地篇說：『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鬥。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同篇又說：『帥與之登高，而棄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

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同篇再說：『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逼則從。……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四、求己原理：戰爭之事，不管敵人如何，最重要的先求本身的强大，卽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方能乘機取勝。近年來各國所實施的各種國防計劃，不外是在這個原則之下而努力着。閒話休題，請看孫子的名言：彼在軍形篇說：『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同篇又說：『故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敗，而後求勝。』又在九變篇說：『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再在九地篇說：『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這在今日，是多麼發人深省呢！

五、全存原理：用兵的最高理想，是以彼我不經血戰，卽全存，使敵屈服於我。因爲這樣的勝利，纔是完全的勝利，最善的勝利。其所採取的策略爲政治、外交、經濟諸端，然必須擁有龐大的軍備爲背景。如謀攻篇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此兩項指用外交等策略），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同篇又說：『故善用兵者，屈人兵之，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因爲戰爭是勞民傷財的，如作戰篇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用，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用間篇又說：『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故戰而勝，其犧牲亦不免，然拔人城，毀人國，其禍根亦愈深。所以在用兵上，必須奉『不戰而屈人之兵』爲最高原則。

六、主動原理：這是說，在作戰時，我必須掌握着戰場的支配權，常立於主動地位，陷敵於被動地位，處處受我左右，惟我的意圖是從，而我的動作則自由自在，出其意表而攻之，必可取勝。如虛實篇說：『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同篇又說：『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不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兵勢篇亦說：『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

七、利動原理：孟子喜談仁義，而不談利。孫子則着重於利，這是兵法家與儒學家不同之點。利與戰爭有密切關係的，孫子把它分爲三點：一、見利而後戰，如九地篇說：『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火攻篇說：『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軍爭篇說：『故軍爭爲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二、以利鼓動我的士卒，如作戰篇說：『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軍爭篇說：『掠鄉分衆，廓地分利。』九地篇說：『施無法之賞』是。三、以利引誘敵人，如始計篇說：『利而誘之』。兵勢篇說：『以利動之，以卒待之。』軍爭篇說：『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九變篇說：『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虛實篇說：『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是。

八、迅速原理：孫子原是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倘若不得已而戰，則以速戰速勝，把戰事結束得愈速爲愈佳。不然，拖延下去，演成長期的持久戰，這不獨生命經濟犧牲浩大，且釀成『漁人得利』之虞。所以孫子在作戰篇力說：『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

大車，十去其六。……故兵貴勝，不貴久。』因此，在作戰上，必須採擇迅速的行動，如九地篇說：『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軍爭篇說：『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現代的速戰速決主義，實胚胎於此。

九、祕密原理：在軍事上，如作戰計劃，企圖行動及一切措施必須保守祕密，不爲敵知，方可收效。請看孫子的名論：始計篇說：『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軍形篇說：『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虛實篇說：『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故吾之所與戰者不可知。』同篇又說：『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軍爭篇說：『難知如陰』。九地篇說：『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同篇又說：『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是故，始如處女。』用間篇說：『事莫密於間，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十、變化原理：這是說：一切戰法，必須因時因地因敵而使用，決不可拘泥於一端。好比今日所用的戰法爲是，明日未必爲是；在此地爲良法，在彼地未必爲良法；對此敵爲制勝之術，對彼敵未必爲制勝之術；要之，必須盡其運用變化之妙才可。孫子于此

發揮其高深的哲理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見兵勢篇。同篇又說：『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關於這，孫子更具體地提供一些應變的原則說：『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見軍爭篇。『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見九變篇。

上述十大原理，我僅着重於材料的整理，尚未作詳細的闡明，雖發現一些其他原理，亦未暇加入，擬俟諸異日另寫專書。又，孫子這十大原理，不獨可應用於軍事上，且可應用於政治鬥爭上，經濟鬥爭上，以及一切鬥爭上，孫子的原理眞是不朽！

八　孫子的偉大

日本近世大史家賴山陽氏很愛讀孫子，曾評孫子說：『與其說是兵學的書，不如說

是文學的書。』其他各家對於孫子，有評爲『兵學聖典』，有評爲『不朽不滅的大藝術品』，或『外交教書』，或『政治秘訣』，或『人生哲學』。所以古今的軍事家，固不用說，即政治家，文學家亦莫不研究孫子。

在我國：如張良、韓信、鄧禹、曹孟德、諸葛亮、杜預、唐太宗、李靖、蘇老泉、王安石、歐陽修、岳武穆、劉伯溫等均爲研究孫子的代表者。韓信於紀元前二百零四年在井陘口布背水陣，大破趙軍，事後部下問以取勝之理，彼答道：『兵法不是說過嗎？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這兩句話出自九地篇。『亂世奸雄』的曹孟德，彼爲註釋孫子的開山祖，其序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諸葛亮於後出師表中評曹說：『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惟英雄能知英雄』。於此亦足見諸葛亮對孫子的研究。至於蘇老泉在文學上批評孫子說：『孫吳之簡切』……降及近代，如太平天國諸將皆研究孫子，即曾國藩、胡林翼等均受孫子的影響很大。

其在日本：日本古代各種兵法，如甲陽軍鑑，信玄全集，兵法記，兵法秘傳等書，其中心思想，均出自孫子，武田信玄很崇拜孫子，彼曾錄軍爭篇：『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四句，塗上軍旗，豎於軍門。（附圖）又，八幡太郎受兵法於大江匡房，陸奧之役，由於悟起行軍篇：『鳥起者，伏也。』故看見雁鳥的亂然飛起，遂斷爲有敵的伏兵，得免於危。降至近代，如日俄之役，聯合海軍總司令東鄉元帥於對

馬大海戰，大敗俄國的海軍，其陣法出自孫子，彼於出發時，曾携有孫子隨身，於戰勝後，道其戰勝之理：『以逸待勞，以飽待饑。』這二句話，出自虛實篇。又，是役的陸軍大將乃木希典，於戰勝後，曾以私費出版孫子諺義贈友。曾任陸軍教育總監的眞崎甚三郎大將於尾川敬二的孫子論中，題以『以正合，以奇勝。』這二句話，出自兵勢篇。此次日軍侵華時，中央公論社曾將大將平著的袖珍孫子一書加印五千冊，分贈侵華倭軍。

至在歐洲：拿破崙於陣中，常手不停披法譯孫子。（按係當時法國到東方傳教的教士，攜原本返本國所譯成者）。威廉第二於沒落的僑居中，看着歐譯孫子，曾發了這樣的浩嘆：『在二十年前，倘若讀到這書，則……』因爲最感動他的是火攻篇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蔣百里先生的傑作國防論，其中有一文曾述及彼見伯盧麥將軍於柏林□□森林中的別墅，按伯氏曾任普法戰爭的普軍大本營作戰課長，又爲世界馳名的戰略論的著者，當時以手撫彼肩說：『好爲之矣，願子之誠有所貫徹也！吾聞之：拿破崙有言：「百年後，東方將有兵略家出，以繼承其古昔教訓之原則，爲歐人之大敵也。」子好爲之矣！』彼又點睛說：『所謂古昔之教訓云者，則孫子是也。（是書現有德文譯本，余所見也。）』於此，亦足見歐洲軍人對孫子的注意。孫子眞是世界一部不朽的兵學寶典！最後我且引日本漢學家山鹿素行的話來作本篇的結語，

使讀者對孫子先知一個梗概，然後再往下研究。

始計一篇者，兵法之大綱大要也。作戰謀攻次之者，兵爭在戰與攻也；戰攻相通，以形制虛實，是所以軍形兵勢虛實幷次；此三篇全在知己，知己而後可軍爭；軍爭有變有行，故軍爭九變行軍次之，是料敵知彼也；知彼知己而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時日者天也。計始自迄修功，未嘗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間於篇末，三軍所恃而動也。然始計用間二篇，爲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綱領，軍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矣。作戰謀攻可通讀，形勢虛實一串也，九變行軍一貫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附水攻也。始計用間在首尾，通篇自有參然之勢。文章之奇不求，自有無窮之妙，讀者不可忽。——原文錄自山鹿素行著孫子諺義。

一九四六、三、十二草於南京
一九四七、一、七日訂正於南京

（附圖）武田信玄的軍旗

孫子新研究

始計第一 SHIH CHI (Preliminary Reckoning) I

戰爭是古今國家間所不能避免的現象。然戰爭必須『始計』——首先確立週密的作戰計劃，誠以戰爭的勝敗，恆決於此。五事七計乃作戰計劃的大本，此外，又提供十餘項所謂『詭道』的原則——政略戰略戰術的原則。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戰爭是國家最重大的事件，作戰計劃之良否，就軍人說，是決定死生命運的分水嶺；就國家說，是劃分盛衰存亡的分歧點；所以在未戰之初，非詳加審察不可。

The art of war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tate. It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a road [either to safety or to ruin. Hence it is a subject of inquiry which can on no account be neglected. (G) To all nations War is a great matter,

Upon the army death or life depend; it is the means of the existence ordestruction of the State.(C)

孫子與老子

孫子劈頭像點大炬火般的揭出綱領，這種筆法，正和老子相同。這，倘若不加留意，也許看不出孫子的偉大。彼不說情感的話，而是極有組織的、合理的推論，悠然進筆，一字一句一節的順着次序而建立他戰爭的哲理，從戰爭『下子』的開始，徐徐地變化而發展下去。老子說：『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這是告誡爲元首與主將者不可因感情的衝動，而輕啓戰端，必須如火攻篇所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同時也是暗示着爲元首與主將者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卽說常要充實國防力（精神力與物質力），以達到『武裝和平』；或進攻敵人，或抵抗敵人：不致招來失敗之慘。要之，戰爭是繫乎國家與人民（軍人）的生命與前途很大，有以戰爭而生而死，有以戰爭而存而亡，所以孫子於造闕卷的第一頁，就用着警告的口吻說：『不可不察也』，而促其內省。

【孫子曰】子字，在中國古代有以美稱男子，有以尊稱教師或聖賢。有人說：中國古代子書多出於門生弟子筆記或追記，其中所用的『子曰』，（如『孟子曰』等），爲他們尊師之稱，似今謂『先生說』之意。故孫子於每一篇首所用『孫子曰』，實可疑爲彼（孫武）門生

弟子筆記或追記的尊稱。但據考證的結果：孫子十三篇實爲孫武自撰以獻吳王，彼並無開館授教之事。又有人說：此書『孫子曰』三字，非孫武自加，乃後人加上以尊稱之；獻於吳王時，當不便自稱『孫子曰』。至於『孫子』或『孫子兵法』的書名，亦爲後人所標題。編者贊成此說。【兵】字在此爲戰爭的意思，原有種種的使用：（一）軍隊（army troops），例如『抗兵相加』。（二）軍火（兵器），例如『棄甲曳兵而走』。（三）兵丁（兵士）（soldier）例如募兵。（四）軍事（military affairs）例如通曉於兵。（五）打仗或戰爭（war）例如『開兵端』。（六）武力的支配（the supreme military power）例如兵權。（七）軍略（兵法）（strategy）例如『兵者……』。（八）戰鬥力（兵力）（fighting power）例如『兵強却敗』。【國】是領土、人民、主權的三個要素所構成（倘若缺了某一個，就叫做『擬國家』）。換言之：在一定地域內所集合的人民，且有統治力的政府的存在，就叫做國家。但此書的所謂『國』，是指周王所封的王族與有功者乘着天子失了統治力後，肆意兼併弱國，身爲諸侯，卻僭號國王，而把其領土稱爲『國』的一種變態的國家。【地】與【道】含有界限意。

兵字的種種意義

戰爭的定義種種

古代人著與書近代人不同，近代人著書於開卷第一章，照例先下定義，闡明本質，古人往往則否。孫子在這勞頭，僅言戰爭的重要性，而於戰爭的定義則未下（後面也不下），也許因爲時代的關係吧！由來戰爭的定義很多，幾如統計學的一樣，有說：『戰爭是一方軍隊爲得勝利，乃盡一切手段而取攻勢的狀態。』有說：『戰爭是權利的最後

裁判，何則？因爲國王與國家在地球上不被承認爲一種最高權力，所以最終的裁判，非委於兵器之神不可。』也有說：『戰爭不外是人與人之間的最後暴行的繼續狀態。』……不過大家一致推許的，乃爲克勞塞維慈將軍的定義，彼在其名著的戰爭論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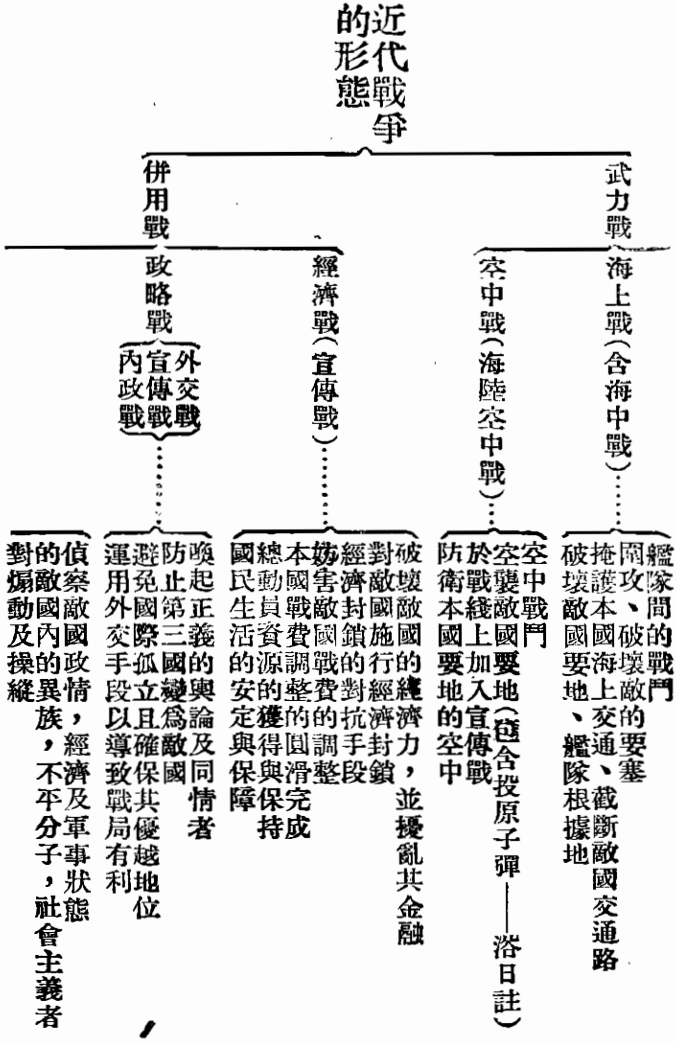
戰爭不外以別的手段（强力手段）而進行政治的繼續。……戰爭是決鬥的進化。……因之所謂戰爭是屈服敵人而實現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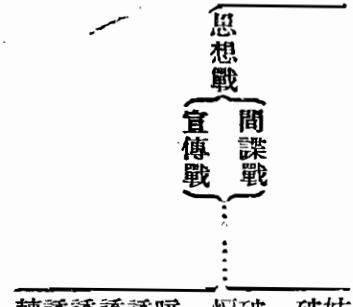
但是，於此要注意的，即在克勞塞維慈以後，因爲『社會的狀態』，發生了顯著變化，所以把近代戰爭，單認爲政治的繼續，尤其不問自己意志的是非，而使用暴力，都是錯誤的；因此，便不能僅以軍隊爲主的武力行爲當作戰爭的手段了。

今日的戰爭，是構成於伴着現在國家間之生存競爭白熱化——的全國民生活的本身，即國民的各種生活悉成爲戰爭的手段（即所謂國力戰）。而區別這各種生活，則可以概括爲：第一武力作戰，第二經濟作戰，第三政略作戰，第四思想作戰四部門。請看下表，此表見日人神田孝一的近代戰爭論一書，可作爲孫子的註脚。

國力戰

陸上戰（含地中戰）……野戰軍的戰鬥
各種化學戰
在戰線內的間諜戰、宣傳戰
敵國要地的破壞


近代戰爭的形態
武力戰
海上戰（含海中戰）
艦隊間的戰鬥
圍攻、破壞敵的要塞
掩護本國海上交通、截斷敵國交通路
破壞敵國要地、艦隊根據地
空中戰（海陸空中戰）
空中戰鬥
空襲敵國要地（包含投原子彈——浴日註）
於戰線上加入宣傳戰
防衛本國要地的空中
經濟戰（宣傳戰）
破壞敵國的經濟力，並擾亂其金融
對敵國施行經濟封鎖
經濟封鎖的對抗手段
妨害敵國戰費的調整
本國戰費調整的圓滑完成
總動員資源的獲得與保持
國民生活的安定與保障
併用戰
政略戰
外交戰
宣傳戰
內政戰
喚起正義的輿論及同情者
防止第三國變爲敵國
避免國際孤立且確保其優越地位
運用外交手段以導致戰局有利
偵察敵國政情，經濟及軍事狀態
的敵國內的異族，不平分子，社會主義者
對煽動及操縱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故在未之戰初，卽當計劃戰爭之時，就要度我以下述的五事，卽問我是否已具備這五種條件——優越的五種條件，又拿下述的七計（自主孰有道，至賞罰孰明），以比較之，而尋出敵我的實情——敵我的優劣。於是，就可以預先推知勝敗了。

所謂五事：卽道、天、地、將、法五項。詳於次節。

The art of war, then, is governed by five constant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one's deliberations, when seeking to determine the conditions obtaining in the field. These are: (1) the moral law; (2) heaven; (3) earth; (4) the commander (5) method and discipline(G)

【經】是度意。【校】——比較意。【計】應解爲項目或條件意。【故】字，孫子很喜歡用，於各篇中，共用『故』八十一個，『是故』十四個。又孫子亦喜用『必』字，于各篇中共用了四十五個，如『必勝』，『必敗』，『必取』，『必固』等。不待說，這是在加强氣語，並顯示立論眞確，以建立鐵的兵學。也可以說：孫子獻策吳王，爲求自己的見用，必須十分措信吳王，故出以堅決的斷言，不暇左顧右盼之意。再孫子亦喜用比喻，如各篇所用的『積水』，『木石』，『日月』，『如風』，『如林』，『如山』，『如雷霆』，『處女』，『脫兎』等。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五事的第一項是道，道是什麼？卽元首或政府行道，可使國民與他(上)的意志一致，共同生死，人人燃燒着必勝的信念，不管在怎樣情形之下，都不怕危險的。

【道】字在中文上有種種意義：如路、理、術、說、治、引、順等。更在哲學上、經濟上、政治上各有其意義。本項的所謂道，是淵源於老子，但道表現於政治上，具體說，即統治者（元首或政府）對被統治者（人民）有道——施行善政。在古代，君主施行仁政，省刑薄斂，是謂有道。有道方能『令民與上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孟子上亦有同意義的記載：

證之孟子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按我國古代政府採取徵兵制度，士兵係由國民中抽出的壯丁，所以民即兵，兵即民，好比現今列強所採取的『全國皆兵主義』。但孫子上，孟子上的所謂『民』，非僅指一部份兵卒，且指全體國民。）

在現代，元首或政府厲行廉潔政治，救濟失業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改良社會制度，發展產業與文化等，總之，爲人民除痛苦，謀利益，是謂有道。這樣，人民便信仰政府，造成堅強的團結力，假設政府有時爲正義而戰，或爲民族生存而戰，乃動員他們去

作戰，他們必服從命令，踴躍犧牲，不畏避，不叛變。要之，道的目的，在使民族的一致團結，或舉國一致(The whole nation with one accord)。

戰爭的勝敗，繫乎民族精神的一致團結與否至鉅。上次歐戰德將魯登道夫(Ludendorff)氏於一九三五年，發表全體性戰爭一書，是書爲彼一生對於兵學研究與作戰經驗的結晶，其中反復闡明民族精神的一致團結爲全體性戰爭的基礎，彼說：『一國之國防力，植根於其民族中。國防力爲民族中之一種成分，視我民族之物理力，經濟力及精神力之大小，而全體性戰爭中之國防力之大小以定，其中尤以精神力爲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團結者爲精神力，所以能在爲爭民族生存之全體性戰爭支持日久者，視其精神力。此項戰爭，非今日始而明日終，可以遷延至極長之年月。今日世界上任何國家，咸知軍備與軍人教練，軍人之武裝之不可缺，然所以決定其民族生存之戰爭之勝敗，則視此精神力。惟有此精神的一致團結，然後其國民對於前方軍隊常有新精神力之灌輸，且爲國防而工作，而能在極艱難之戰爭中，與夫敵方之攻擊中，尙存有戰勝與克敵的決心。而其所以使民族的一致團結的方法，彼站在德國的立場上，則主張實施種族政策，宗教政策（以種族本位之上帝觀念爲基礎），並改善國內經濟狀況，肅清政治上的弊竇等。孫子以『道』的方法達到民族的一致團結，魯氏則以上舉的方法達到民族的一致團結，方法雖因時間與空間的不同，致生多少差異，而其目的則一；孫子於五事七計中，均列

道於首位，而魯氏則以精神力爲全書的中心，足見眞理的不分東西，他倆成爲『同心同道』的兵法家了。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五事的第二項是天，卽利用陰陽、寒暑的時制而相機作戰的事情。

迷信的利用

【陰陽】是晝、夜、朝、暮、風、雨、晦、明意，但亦有解爲鬼神、卜筮、扶乩的陰陽說，這是屬於迷信的，而孫子乃一破除迷信大家，彼在九地篇說：『禁祥去疑』，又在用間篇說：『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據此足證其誤。不過，在神權時代，聰明的主將，間亦有因士卒人民的心理而利用迷信以鼓舞鬥志的事。例如日本永祿三年，桶狹間之役，織田信長詣熱田神宮錢占說：『出現的是錢面則吉，錢背則凶。』那時，出現的全是錢面，所以士卒皆大歡喜，踴躍地向桶狹間殺去，結果大勝。殊不知，這錢，乃織田信長豫先鑄定兩面俱爲面的。至於全憑迷信以決定戰事，那是必敗無疑。【寒暑】在古代，可用司馬法上說：『冬夏不興師』的一語說明。誠以在防寒防疫設施尙未完善的時代，是最忌酷寒酷暑的。所以冬夏之戰，往往病死者比戰死者要多，即在科學發明的現代，依然尙未做到『天時的征服』。例如此次蘇德戰爭，以科學發達的德軍於迫近莫斯科之際，困於嚴寒無情的『冬將軍』，便不能前進了。惟美國近對於防

德軍的失敗

寒帶演習

軍事氣象學

寒裝備似有相當辦法，如美軍曾進行在荒涼之阿留申羣島及阿拉斯加等地舉行寒帶作戰演習，該地溫度曾達零下六十度，藉以測驗射擊武器，雷達（Radar無線電探測器），無線電訊及坦克飛機等所受的影響，而謀改進，並擬在北極冰山上建立機場，以防禦來自北極對美攻擊的敵人。巴黎的報紙說：『北極區域在任何未來的戰爭上，將占一重要地位。』不過這要看將來防寒問題能夠解決到什麼程度而已。【時制】是總括四季、風、雨、雲、霧、霜、雪、天體的變動及其氣象。總之，本項是屬於氣象問題。關於氣象的研究，在古代有半正確不正確的天文學。在現代，則有氣象學。氣象學爲研究天氣變化的科學。而應用氣象原理於戰爭，則爲軍事氣象學。氣象與軍事（尤其是空軍海軍）有密切關係的，如砲兵的發彈，化學部隊的施毒，飛機隊的轟炸，以及軍艦的活動，都非先知當時的天氣變化不可。又如士兵衛生的設施，軍需材料的備置，軍械運輸的策劃，以及海港空港的選築，都必須熟知各地的氣候，方可着手。惟欲豫先測知氣象的變化，則須仰賴各種科學儀器，如氣壓計、溫度器、濕度器、風向器、風力器、及『雷達』等，（現此器已能探知二百哩外的暴風雨，及在十小時前便能預知天將下雨。）而於軍中欲詳知氣象，除儘量自備是種儀器外，尙須與各地氣象台合作。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地理與軍備　地形與攻守

所謂地是：從根據地到戰場的遠近，戰地的險隘與平坦，戰綫的延長與廣狹，以及或可以退却的生地，或不能退却的死地，即根據此等條件而從事作戰的研究。本項詳見行軍、地形、九地諸篇。其在現代，則爲地形學，五萬分之一的地圖及模型圖的研究。

一國軍備與地理有着密切的關係，大凡大陸國家着重陸軍的建設，海洋國家着重海軍的建設；至於空軍則附屬於海陸軍，依其狀況而定多寡。例如英國是海洋國家，故彼的主力在海空兩項，而陸軍次之。法蘇是大陸國家，所以他們的主力在陸空兩項，而海軍次之。美國爲海洋國又爲大陸國，故建設有世界最强大的陸海空軍，固然這是由於擁有最大的財力，工業力，非他國所能仿傚的。此係就諸建軍而言，至在攻守上，克勞塞維慈將軍說得好：『地形爲戰略的一個要素，影響於攻守很大。』（見拙譯：『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又說：『地理影響於戰略如此重大，但僅以此而欲取得戰勝則不可能。地形是死物，有待於利用，戰勝是依於戰鬥的勝利而獲利。』（見同書）但以現代武器威力的增大，已使地形減少了障礙力，不似昔日影響於戰略戰術的重大了。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五事的第四項是將，即說爲將者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的五個要素。

識操典以知綱要則

【智】是多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負於千里之外。【信】是不欺，信賞必罰，財政公開。【仁】是仁愛，愛士卒，愛人民。【勇】是不懼，沉着應戰，身先士卒。【嚴】是寬之反，態度嚴正，紀律嚴明。這五個要素，亦有稱爲『五才』或『五德』，然欲求其全具備有這五個要素的將帥，殊非易易。大凡長於智者，往往短於勇；長於勇者，往往短於仁；長於仁者，往往短於嚴。此曾國藩所以有：『招兵易，選將難』之嘆。自古偏才之將多，全才之將少。其在我國，除孫武、諸葛亮、李藥師、岳武穆、戚繼光諸人外，實不可多得。

請再看：

步兵操典上說：『各級幹部爲軍隊指揮之樞紐，士氣團結之核心。故凡事必須率先躬行，與部下共同甘苦，而使之尊信，且於戰鬥慘酷之際，尤須勇敢沉着，從容指揮，以打破其艱險困窮之環境，使部下信仰彌篤，視若泰嶽，乃能克敵致果完成使命。』

作戰綱要上說：『指揮官爲軍隊團結之中心，其德威之高下，影響於士氣之消長者甚大。故指揮官必須具有高尚之品格，勇毅之精神，堅確之意志，卓越之識見，俾一言一行，足爲部下所矜式。凡事尤貴率先躬行，與部下共甘苦，而獲得其愛護與尊信，以樹立統御之基礎。』

軍隊內務規則上說：『上官爲部下之表率，故宜修養道德，增進學識，高尚品格，

明公私之別，以大公處事；於嚴守法規中，須寓有愛護之意。待遇部下當情同骨肉，使部下眞心愛戴，誠懇悅服；如此則上下相感，意志互通，雖不期部下之信賴，信賴自集於一身；及至死生患難之間，終克爲部下景仰之中心，是乃得衆望之道，而統馭之要訣卽在於斯。』

以上作戰綱要所說的『卓越之識見』，可以當孫子的智。內務規則所說：『上下相感，意志互通』，可以當信。『待遇部下當情同骨肉』，可以當『仁』。『嚴守法規』，可以當嚴。步兵操典所說：『於戰鬥慘酷之際，尤須勇猛沉着，從容指揮，以打破艱險困窮之環境，使部下信仰彌篤，視若泰嶽。』可以當勇。這正是說明古今將帥應具同樣的要素。再，關於主將應具的要素及應負的責任職權等，在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及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兩書中，論之甚詳，讀者可參考。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最末一項叫做法，分爲曲制——軍隊的編制，官道——各官的服務規律，主用——軍費，軍需品的三種，卽屬於軍制的事。

By method and discipline are to be understood the marshaling of the army in its proper subdivisions, the gradations of rank among the officers, the maints

nance of roads by which may reach the army,and the control of military expenditure.(G)

古代的編制

【法】爲軍制意，其範圍包含軍政、軍令、軍法三大部門。【曲制】——部曲的制度，現今部隊的編制，分爲平時編制與戰時編制。戰術單位爲營，戰略單位爲師。我國古代軍隊的編制：五人爲伍，十人爲什，五十人爲隊，百人爲曲，二百人爲官，四百人爲部，五百人爲旅等。又我國古代的戰鬥序列，據美國軍事家Gilson, H. S.的考證：弓隊列最前綫，槍戟列第二綫，其次爲車隊，再次爲步兵、中軍（左翼、右翼）騎兵、輜重等。【官道】——各官所奉行之道，卽在其職務上所應遵守奉行的各種法規，以及陞遷賞罰等事項。【主用】——軍隊的主要用度，如軍費、兵器、彈藥、糧食等。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上述五事，凡爲主將者雖已聽過，但求其能知能行的，那就難了。故能知能行的，（卽能取得人和，利用天時與地利，善選擇將材，健全軍制等），就可取勝，反之則敗，這是戰爭的基本論。

Those five heads should be familiar to every general; he who knows them will be victorious, he who knows them not will fail.(G)

【將】在我國古代有主將及偏將裨將之分。所謂主將如今之總司令、總指揮等。偏將如今之軍師長等，裨將如今之參謀長等，本書中有將字很多，有的指主將，有的指偏將，或裨將，有的統括一般將官而言，這是讀者要注意的。【知】孫子所用知字，多含能行意，即能知能行意。

故較之以計，而索其情。

解釋見前。但亦有以爲重複而省略之，如櫻井忠溫所註的孫子。

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雙方的元首，誰是有道的(有道則得人和，內部團結)；將帥——那方面的有才能，那方面的無才能(律以智信仁勇嚴)；天時地利那方面是有利的——敵方或我方？法律命令的切實執行是敵國或我國？兵士多寡與其武器精劣的比較　教練熟的與不熟的；賞罰嚴明的，與陷於濫賞濫罰的；這七項，若以之比較計算，則在未戰之前，就可以斷定勝負了。

本節，在今日觀之，編者以爲應補充三項：(一)財政孰足，(二)生產(農工業)孰富

，(三)外交孰利，未審讀者以爲何如？雖然孫子在後面各篇中，亦已提到外交及財政經濟諸端。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之，去之。

戰爭之事，在乎將領得人。將領(指偏將裨將)倘若聽從，力行我(主將)的計劃，用他必可操左券，這樣，就留下以爲手足。反之，不聽從我的計劃，卽意氣不投，喜歡自由行動，必致僨事，那非把他辭退不可。因爲這樣，纔能上下一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進而爭取戰勝之果。

服從第一

孫子所謂：『聽』與『不聽』，不外是說下級軍官對上級長官的服從問題。魯登道夫氏亦有同樣見解，彼在全體性戰爭上說：『今後主帥事權之統一，較之昔日世界大戰，尤爲進步。主帥應要求方面或大軍軍長或軍團長之直接於主帥者，絕對服從其命令，同時對於此外之不直接者，原以頒發特定命令爲限，亦可提出絕對服從之要求。其爲方面大軍，軍長與軍總司令者對於其所屬部隊，亦可提出同種之要求，惟如此而後有統一動作之可言。一九一四年八月下級司令竟與上級司令衝突，妨礙上級意志之實行或遲延之，此萬萬不可者也。世界大戰中最高統帥部嘗以決定之權委諸軍團司令部代行，且發下模稜兩可之命令(如臨機酌辦字樣——譯者註)，致令勞林方面之第六軍與一九一四年九月

九日第一第二兩軍陷於罪戾，此亦萬萬不可者也。蓋各方大軍得向中央要求明顯之命令，猶之元帥得要求各軍之絕對服從也。假令下級將官認爲中央命令有難以執行之處，則電訊往還亦甚便利，自可請命中央予以變通。此所言者，非爲下級軍官之不服從開方便之門，乃正所以求作戰行動之統一也。余本於實戰之經驗，要求全體將官對於主帥之絕對服從，惟在絕對服從之範圍內，許以多少之獨立性。在此基礎之上，主帥乃能確保其意志之貫澈。（註：余所著「戰時之不服從」一書中，力言統帥權受下級司令抗命之害，可參考而證之。）』

○　○　○

不論任何名將，個性的一長一短，在所難免。故當軍司令部等的編成時，就要配以長短相補的幕僚。孫子的所謂『陰陽』，我想：在這種情形下，也自有其眞理吧？又，任何國家，雖然沒有故用必敗之將的事，但出乎意料以外，聳於本人的虛名、聲望及其他種種的對內事情，也有誤認必敗的將帥爲必勝的將帥。例如，戰國時代，趙中秦的宣傳，誤認名將趙奢之子趙括會談兵爲良將，用之將兵抗秦，結果戰敗。原來兵——戰鬥是活物，戰略戰術大家，往往在實戰上，變爲格外的拙手，這是要注意的。本節，張預曾臆解爲：『將，語辭也，謂君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之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也。』

選應的意
將有注

計利而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主將根據上述五事七計等項，定了有利計劃，部下諸將領經已聽從了。（因爲內部意志已趨一致，作戰計劃亦已確立，所以就轉而着手於外部工作。）於是，就努力把周圍的形勢，導致有利於我軍事行動，而從外部以佐助之，（如行反間，播謠言，或高唱正義，以造成輿論，及運用外交手段，以取得鄰國的同情聲援，而使敵國陷於孤立等。）所謂勢者，卽依我利益的所在，採取權宜的處置，而不拘束於常法。

While heeding the profit of my counsel, avail yourself also of any helpful circumstances over and beyond the ordinary rules. According as circumstances are favorable, one should modify one's plans. (G)

【因利而制權】權字，原爲錘意，錘在秤上，因物體的輕重而起變化，是爲權衡，借用甚廣。制字應解爲處置或解決意。

魯登道夫氏在他的大戰回憶錄一書，曾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說：『德國對於敵人之注意於後方作戰，既自有所感覺，豈不應用此有力武器，反加諸敵人之身乎？敵國

不能佐外舉例

圖所以動搖吾國之精神團結，吾豈不應用同等之方法以對待之乎？此種戰鬥法，可謂係由內而外之法，先由後方下手，再及於中立國，更移而至前綫。當然吾德國之不如人者，在其缺乏一種宣傳之輔助法門，及對於敵作饑餓封鎖以動其人民是矣。』這是德國主將不能『爲勢佐外』的寫眞。

又，日本東條英機在侵華之戰中，既不爲之勢以佐于外，反令偷襲珍珠港，與美國爲敵；因有此失，遂踏德國的覆轍，彼眞愚蠢！

兵者，詭道也。

兵法是奇詐的術策，不是正經的倫理道德。軍爭篇亦說：『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下述十餘項，便是詭道，卽戰略戰術與政略，在現代國防作戰上，可資借鏡。

詭道的諦眞

本項的解釋，昔人有此說：『詭是欺詐，道是方策。用兵雖本仁義，然致勝必在詭詐。古之良將，未有不好計謀，取方便。』

又有此說：『不僅詐敵，且詐我士卒，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所謂對敵或對內，均用詐術，雖不光明正大，但『兵者詭道也』，是鬥力，同時也是鬥智——這樣解釋方爲洽當。戰法原是一種權謀，不論怎樣說法，都是大同小異的。

『王者之兵，以仁義爲本，故不用詐。』這樣說，簡直是詭辯。用兵——有正亦有奇，有體亦有用，有常則亦有變則，一至兵刃相見時，就非用詭計而求易勝不可。不要把詭道曲解爲：『詭與道』，詭道一定是欺道，權道，變道，奇道。

戰爭是手段，不是目的——達到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而欲用此手段，必須抱有偉大的政治目的，或爲正義而戰，或爲和平而戰方可。

故能而示之不能，

自己有才能的，表面却裝着無才能的樣子，使仇已者安心，這是就個人處世上說。我軍有能戰的力量，破敵的戰鬥能力，在表面上却裝着怯弱而不能戰的模樣，以引誘敵人，或待機而動，這是就戰略戰術上而說。至就一國的國防而說，現在各國爲準備將來的戰爭，其兵器裝備及兵員的素質等，都是絕對保守祕密的，這是準備戰爭一爆發時，即出乎敵的意表，挾其優越的戰鬥力，以決勝負於疆場。自此項起，共有十二個(之)字，均爲指敵。

用而示之不用，

已有用兵的決心，表面却裝着不用的樣子，使敵不備，乃乘隙而攻之。艾森豪威爾將軍於一九四四年爲登陸諾曼第，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乃先用空軍轟擊丹白與

加萊之間的目標，使德軍以爲盟軍將由那裏登陸，乃把大部兵力調離諾曼第很遠，遂得乘虛侵入，完成史無前例的大登陸，可爲例證。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日俄之役　拿翁退却

攻擊敵人之期已迫近，却使敵人以爲尚未迫近，甚至以爲沒有開戰之意，使敵忽於準備，而乘其隙。據日本學者的引證：如日俄之役，日本於最初已決意與俄開戰，但不顯露於表面；當時國民同志會、學者們、國民等都是催促立即開戰的，而內閣總理桂太郎却不輕於表明意旨，一到決定斷絕國交，瓜生艦隊即不失機地擊沉俄艦兩艘於仁川。至於『遠而示之近』可以解爲：欲奪取遠的城市，而裝着奪取近的城市；或要從遠的彼方退却，而示以從近的此方退却，俾敵集中主力於此方，而得以乘隙脫離敵人。一八一二年之冬，拿破崙慘敗於俄京，在退却的途中，偵知波利梭的橋樑已被敵佔領，乃留二萬四千兵於烏志諾將軍，命其向波利梭以南移動；烏志諾將軍故意修築道路，播散流言，努力把俄軍的先鋒、主力集中於此方，俄軍竟上其當，於是拿破崙便乘隙架橋於斯齊亨卡的東方，完成全軍的渡河。

利而誘之，

『餌以小利，取其大利。』

具體點說：棄一方而取他方，犧牲一部隊以爲他部隊的取勝，這是戰場上常有的事。

至以金錢爵位收買敵人投降，在歷史上亦不少。

亂而取之，

這是說要運用種種術策，以擾亂敵軍敵國，而得乘隙攻取之。如今日所謂游擊隊，第五縱隊等，便是此項任務執行者。又如第一次大戰中，英京倫敦日日新聞的社長諾氏(Northcliffe)操縱着協約國的新聞，對德內部，大播不利的宣傳，使德國前方受着鐵彈，後方又受着紙彈，後來德國雖知講求對策，但已太遲了。因此，內部加緊崩壞，雖有精銳的前綫部隊也沒有用處了。

實而備之，

敵軍兵强馬壯，我則嚴陣以待。亦可以解釋爲：假想敵國的軍備充實時，我非特加防備不可。例如今日列强的發展重工業，製造新武器，構築要塞，陳兵國境等是。

強而避之，

敵強，則暫避其鋒銳。而等待時機。例如一八一二年俄國對拿破崙侵入的軍事行動。至於後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或『銳卒勿攻』等，與此項的意義相近。

怒而撓之，

這是說要刺激敵怒，以撓亂其理性，使陷於輕舉妄動，俾我有機可乘。但必須敵將是剛戾的，躁急的，方得售其計。不然，也是徒勞。例如諸葛孔明試賠司馬懿以巾幗婦人之服，而懿不爲所動。

卑而驕之，

我採取謙遜懦弱的態度，使敵驕慢，例如赤壁之戰，黃蓋欺騙曹操的手段。——見三國志。或採取退却行動，使敵驕慢，例如孫臏用減竈計，以欺龐涓。——見史記。

佚而勞之，

敵軍駐紮一地，兵力充實，給養豐足，安閒以蓄其銳氣，將爲所欲爲，是謂『佚』；而使之疲於奔命，是謂『勞之』。其法：或用空襲，或行夜襲，或威脅敵後或示以進攻敵線之狀。

親而離之，

這裏所謂『親』，不僅指君臣將卒間的相親者，即國與國間的相親者也包括在內。凡此敵人，均要設法離間之，使其孤立崩壞。前者，如楚漢之爭，漢之對范增。後者，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用外交手腕，把同盟軍方面的意大利，拉到協約軍方面來。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無備與不意，均爲敵之虛——虛實篇之所謂虛，即前者爲有形之虛，如某點，某地之虛；後者爲無形之虛，如意中所忽略之事，或想不到之事；這種虛，乘而攻之，定可百戰百勝。

作戰綱要說：『攻擊愈能出敵不意，其成果亦必愈大。』又說：『作戰必須常立於「主動地位，」』爲欲達到此目的，凡對於我軍之企圖計劃與行動等，尤須「嚴守秘密」，

全軍相戒，然後能以疾風迅雷之勢，出敵不意，使敵不遑應付，乃得奏臨機制勝之效也。」

于此，在遠大太平洋戰爭中，可以得到兩個例證：一爲日本奇襲珍珠港，一爲美國使用原子彈空襲日本。前者使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消滅殆盡（據美方公布：被擊毀主力艦五艘，其他一艘；重傷主力艦一艘，輕巡艦二艘，驅逐艦三艘，其他一艘；輕傷主力艦二艘，其他一艘，被擊毀海軍飛機九十二架），并延長其反攻時間達兩年之久。後者使廣島長崎損失無算，并促使提前向盟國投降。否則各爲對方先知，嚴加戒備，決難發揮這種驚人的效果無疑。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上述各項，均爲兵家制勝的要諦，但是戰爭之事，不測的狀況常突如其來，極其千變萬化，要臨機而應變，在這裏，到底不能預先一一傳授的。亦有解爲：兵家之所以取勝，因爲所用的是詭道，要絕對祕密，不可於事前洩漏，致傳聞於敵人。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在未戰之初，元首召集軍事要員，鄭重會議於廟堂之上，以決定作戰計劃，卽檢討上述五事七計以決定作戰計劃，這計劃的好否，足以決定戰爭勝敗。申言之，未戰之初，其計劃已足勝敵的，是由於計劃的周密，敗者反是。卽：一戰則必勝，一戰則必敗，至於沒有計劃的，更不用說。故依此觀察，於戰前就可預先判知誰勝誰敗了。

Now the general who wins a battle makes many calculations in his temple ere the battle is fought. The general who loses a battle makes but few calculations beforehand. Thus do many calculations lead to victory, and few calculations to defeat: how much more no calculation at all! It is by attention to this point I can see who is likely to win or los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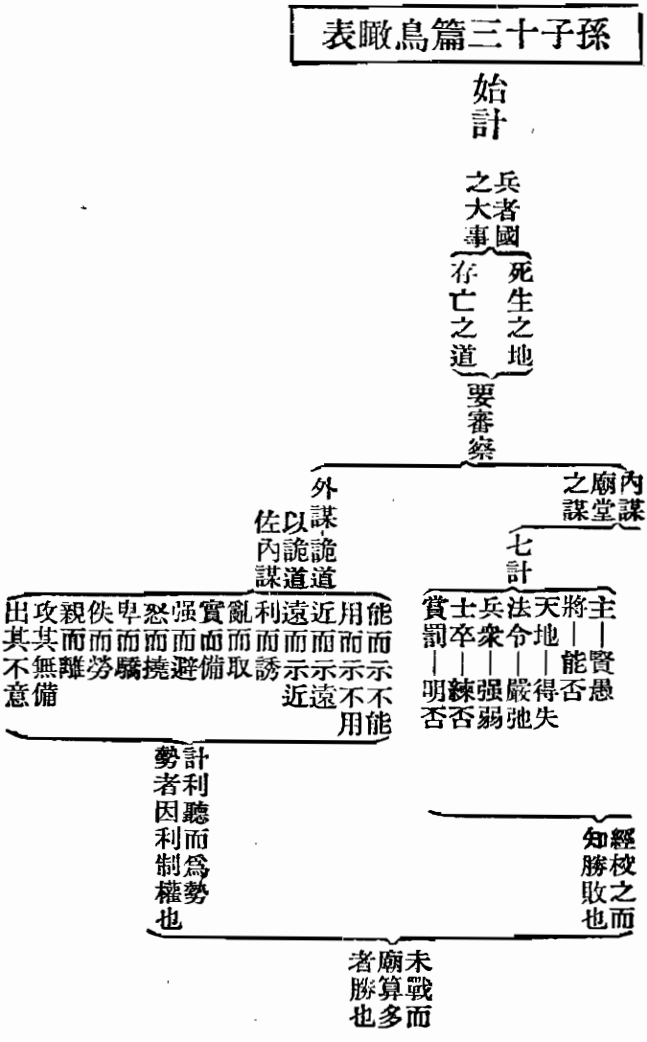
【廟算】興師爲國家大事，在政祭一致的古代，君臣必先謹告於祖廟，並在廟內會議軍事：一爲求祖先的佑助，二爲統一君臣的意志，三爲防謀略的外洩。此時，基於彼我的考慮比較，而定出作戰的基本計劃，卽爲『廟算』。【多算】是周密的計劃或成算。【少算】是疏漏的計劃。計劃的疏漏者戰則必敗，在近代戰史上可找到兩大實例：一爲日俄戰爭中的俄國，一爲第次歐戰中的德國。德國對協約軍的作戰，當初參謀本部計劃一年便可結束戰事，因之，對於物質不作充分的準備。殊不知，戰爭的延長却超出他們計劃

四大例證

之外，終以物質的不足，發生恐慌，引起內部的革命，便乞和了。俄國對日作戰，戰前沒有計劃到西伯利亞鐵路單線運輸的不足，與波羅的海艦隊東航的疲勞，交戰後，以海陸軍的大敗，只得屈服。又在這次世界大戰，亦有兩大實例：一爲日本進犯我國，原計劃以三個月攻佔我首都後，便可結束戰爭，否料，戰事竟延長八年之久，反爲我取得最後勝利。次爲德國攻蘇，希特勒亦計劃以三個月征服了他，否料，莫斯科未攻下，即遇『冬將軍』，陷於膠着，翌年進兵史丹林格勒，又遭慘敗，一直被蘇軍跟蹤殺到柏林。於此，可見一國對外作戰計劃是不能錯誤的，一錯誤卽失敗，而亡國隨之。所以孫子於開端便大聲疾呼道：『不可不察也』。

五事
- 道——上下共同生死
- 天——天時
- 地——地利
- 將——智信仁勇嚴
- 法——軍制

孫子十三篇鳥瞰表


始計
兵者國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要審察
內謀之廟堂
七計
主—賢愚
將—能否
天地—得失
法令—嚴弛
兵衆—強弱
士卒—練否
賞罰—明否
經校之而知勝敗也
外謀以詭道佐內謀
詭道
能而示不能
用而示不用
近而示遠
遠而示近
利而誘
亂而取
實而備
強而避
怒而撓
卑而驕
佚而勞
親而離
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
計利聽而爲勢者因利制權也
未戰而廟算多者勝也

訪孫武墓

孫武五十七世孫清孫星衍作

吳將孫子武墓在吳縣，見劉昭注郡國志，引皇覽，元和郡縣志，謂在永昌縣。而吳郡志失載，後人遂不知其處。嘉慶庚申歲冬，予偕董文學（國華），家茂才（延）買舟訪墓，至巫門外，地名雍倉，得古冢，有柏樹甚古，土人呼孫墩，惜無碑識定之。越七年乃延祠虎邱東麓，立碑遯像云。

吾家吳將高絕倫，功成不作霸國臣。春秋左傳佚名姓，大冢却在吳東門。吳人耕種少閒地，訪墓雍倉一舟繫；彎環惟見古柏存，徧覽平疇失碑記。傳家私印不可磨，（註）闔閭家側祠巍峨，武成王廟廢不舉，東南淫祀何其多！君不見烏喙之鄰施間諜，內變忽然消霸業；西施可惜入宮遲，不付將軍教兵法

（註）家藏孫子銅印，方不及寸，文云：『孫武私印』

不久所此。方唯能力力攻是在而者因可抵被，不攻的這
特戰ㄅ次故能有逃弱弱者既久抵在爲久抗進速可人是篇
不略的對攻勝持勝則者多被，抗速進戰者攻非久國戒主
見，持日國之久，不，屬進即者，攻。不的說戰者進要

作戰第二 TSO CHAN (Operations of War) II

> 本篇以速戰速決主義爲中心，反復痛陳久戰之害。於糧食，主張『因敵』；於俘虜，主張收編；最後則强調將帥的重要性，以結束全篇，意思尤深長。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大凡用兵的法則，因時不同，僅就普通的戰爭說：駕四匹馬的快速而用於攻擊的戰車千架，與附屬而用於守禦的皮革裝甲車亦千架，合計配置佩帶甲胄的武裝兵十萬人，這大批軍隊，其輸送糧食於千里之遠的費用，國內外的戰事特別費，外交費，（如遊說家的懷柔費，對於中立國的使節所需的外交費，及其他間諜費等。）製造弓矢甲胄的膠漆原料費，以及兵車甲胄的修繕費，補充費，合計每日約

有連孫子，反見孫子用了孫子。

軍隊的機械化

需千金的巨款，然後方能出動了這十萬遠征軍。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百萬】中國古代的佈陣，類似荷馬時代的希臘，戰車爲重要的原動力，每架配以一定人數的步兵。在春秋時代馳車配七十五人，革車配二十五人，各一千架，合計十萬名。張預說：『馳車卽攻車也，革車卽守車也。』曹操新書載：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說到這裏，使我想起今日『軍隊的機械化』來，古代所謂『馳車，革車，帶甲，』無疑的等於今日所謂『軍隊的機械化』。自上次歐戰後，世界列强莫不努力於軍隊機械化的裝備，卽配屬戰車、汽車、裝甲汽車、汽車砲兵、瓦斯汽車等於軍隊，以調和充實其攻擊力，運動力，防護力，並增進其機動力，而使戰術與戰略上的急襲，得以確實。更進而創設『機械化兵團』，使其可以獨立作戰。其次，古代的馳車、革車是用牛馬拖動的，但現代的戰車、汽車等是一變爲用石油了；這『地球之血液的石油』，平時列强俱作牠的爭奪戰，因爲到了戰時，倘若石油發生缺乏，簡直足以導致戰爭的失敗。卽：軍用的最重要武器——戰車、飛機等物沒有石油使用，則變爲死物；至於兵艦沒有石油使用，則速度亦低，如使用石炭，則濃煙上升，易爲敵人所發現。法國福煦元帥曾說過：『一滴石油比一滴血還寶貴』。又說：『協約國是乘石油之浪而泳到戰捷的彼岸』。眞是經驗之言。

【千里，千金】是漠然的數字，一言其遠，一言其多。金是貨幣的通種，中國古代並不是以金貨爲本位。

【舉兵十萬，日費千金】這是兩千年前戰爭的一種狀態，可是降及現代的戰爭，其規模的龐大，迥非古代可比擬。第二次世界大戰，雙方動員達三千餘萬人（指直接間接參戰的兵員），第二次世界大戰，雙方動員達九千餘萬人，約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三倍弱。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雙方所用的戰費則爲上次四倍弱，據瑞士國際票據兌換銀行最近的報告：『第二次大戰所耗費用，計爲第一次大戰之四倍弱，至去年夏季爲止，世界各國國庫所負担經費約達六千八百萬萬美元。將一九一三年幣值合成一九四五年幣值（因物價高漲故），第一次大戰費用約爲一千八百萬萬美元。以上各數僅爲直接戰費；生命之犧牲，財產之毀損，生產之減少，戰事救濟費用以及中立國所受損失，俱未計算在內。』我想：這個天文學的數字，爲孫子當時所未夢想到吧！

○　○　○　○

奧國戰將莫德古里氏說：『作戰之第一要素曰金錢，第二要素曰金錢，第三要素亦曰金錢。』足見金錢的重要。在腓特烈的記錄中，亦屢說『軍力』與『財政』的密切關係，彼所導演的七年戰爭，倘若不得英國財政上的援助，決不會維持得那麼長久。上次世界大戰英、法各國如無美國的借款和供給軍需品，恐在美國參戰前，早被德國打敗，亦

未可知。至二次世界大戰，英、蘇、中、法等國亦靠美國物資的租借，用能支持戰爭，打敗敵人。據美國總統杜魯門氏最近宣佈：美國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卅一日以前，根據租借法案，曾借予盟國物資達四百六十萬萬美元，數目之大可見。要之，現代戰爭與經濟的關係，比古代更爲密切，而其必須依賴外國，尤爲古代所未見。卽以物資豐富的美國在此次大戰中，亦賴於『反租借』——由各盟國租與美國的物資，亦達六十二億五千萬美元（根據杜總統的宣佈），所以時代進化了，我們研究孫子也要知所闡揚才可。

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戰爭是以速勝而結束得愈快爲愈佳，倘若遲延時日，則兵器鈍敝，官兵的銳氣挫折，漸次喪失了戰鬥力，尤以攻城戰，多耗時日，易演成兵力屈竭——死傷消耗過多。同時，暴師於戰場的時間既久，必使國家的財政經濟枯竭。

攻城戰，以能避之爲最得策，因爲，一來犧牲太大，二來不能迅速解決。

羅馬時代，迦太基的猛將漢尼拔，帶着十萬雄兵，越過阿爾卑斯山，以破竹之勢，粉碎敵的大軍，於殺近敵國政府的所在地——羅馬時，知道牠是堅固的大要塞，攻之不利，乃出以別種巧妙的作戰。

要塞攻擊不利，影響戰爭的勝敗甚鉅。日俄之役，日軍攻下旅順要塞，竟費時五月餘，死傷五萬九千餘人。上次歐戰時，德皇太子親帶了十五師兵（後增至六十師）攻擊法國凡爾登要塞，結果浪費無數彈藥，死傷五十萬人（法軍爲二十萬人），依然攻擊不破。但是，德軍因爲受了這次大創，在戰爭遂行上，發生了一大漏洞，且引起國內的騷動，後爲協約軍所屈服，於此不能不謂爲一因。至於此次德國之敗於蘇聯，亦可謂由於『攻城力屈』。攻莫斯科不下，攻列寧格勒亦不下，尤以攻史丹林格勒不下，更使戰力消耗無算，遂爲蘇軍乘此『力屈』，實行反攻，打得一敗塗地，德國軍人今後如讀及是書，當必追悔莫及，要奉孫子爲圭臬了。

○　○　○　○

軍隊久戰，則經濟必告破產。

上次歐洲大戰，德國到了第三年，戰線的兵士要穿紙製的鞋子了，國內採用票券制度給食，也逐漸陷於不足了，即剛發育的兒童也不能給與充分的食料，自然，母乳亦不足，其結果，表現於後來德國青年的身上（體弱）了。戰後德人曾慨嘆道：『不到三十年，就會不像從前的德國人了。』

那時，德國各小學生搜集了紙屑、空罐、瓶塞、皮屑、玻璃片等物貢獻於政府以變造軍需品，人民則把貴金屬大量地奉納於政府以充軍費；甚至也有人募集女人的頭髮，

的艱危

用爲製造火藥的原料，結果，德國的崩壞，仍因物質的不足。

此次我國抗戰，達八年之久，其間所發生的『國用不足』，實在嚴重，弄得士兵食不飽，穿不暖，遠行無車，傷病無藥，至於兵器，亦很落後；幸能艱苦支持，及盟國的援助，得有今日的勝利，否則，恐怕我們早已變爲亡國奴了。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

這樣綿亘長期的戰爭，在外則兵器鈍敝，官兵的銳氣挫折，戰鬥力屈竭；在內則財源枯竭，軍費無着，內外均陷於疲弊之境，於是大難到來了，即觀望形勢的中立國，乘我的疲弊而起，企圖收獲漁人之利，或襲擊我，或干涉我，或壓迫我簽訂不平等條約。

久戰則國內革命起

久戰是很不利的，尤其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革命易起於國內。例如上次歐洲大戰，俄國於一九一七年產生了社會革命，德國於一九一八年爆發了民主革命，魯登道夫氏在其所著全體性戰爭一書，曾這樣批判歐戰說：『總之，世界大戰之中，不以戰鬥定戰爭之勝敗，而以革命定戰爭之勝敗，革命既起(指德國)，勝負隨之而分矣。』

蘇聯與日本

一九四五年蘇聯在遠東以中立國的地位，突然對日宣戰，我們也可以解釋爲『諸侯乘弊而起』吧？原來日本對華之戰已苦了八年，對英美之戰也苦了四年，益以美國原子

炸彈的投擲，更使其吃不消，于是蘇聯便『乘其弊』，遵照雅爾達及波茨坦協定，進兵滿洲之野，迫使日本從速作無條件投降。雖說日本早知蘇聯將『乘其弊而起』，故對蘇聯極盡其拉攏親善的能事，定有種種協約以維繫之，但因其罪惡滔天，已無可恕，且自己亦已危，故終難逃此厄運，哀哉日人！慘哉日人！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到了這時，雖有絕頂聰明的元首與主將，都無從打破這個危機！

今日以前的歷史不能避免戰爭，今日以後的歷史（世界未大同前），大概也不能避免的吧？列國之力的尖銳，均向着戰爭而躍動，戰爭的炸彈隨時有爆發的可能。然而開戰易，收穫戰勝的成果難。老子說：『民之從事，常幾於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不求善後的放棄責任之爭是上次歐洲大戰，媾和條約簽訂了不過二十年，第二次歐洲大戰又爆發了，現在這次大戰雖已結束，而第三次大戰又在醞釀了。故孟子說：『始於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於條理者，聖之事也。』

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基於上述的理由，戰爭（以及戰鬥）是以大巧，而作迅速的處理，迅速的結束爲最

此次歐日

佳。反之，僅弄小巧，延長戰爭時間，我未見過得到善果的！

Thus, though we have heard of stupid haste in war, cleverness has never been associated with long delays.（G）

【拙速】拙字，見解不一，據編者的研究：此非眞拙——無謀無策，乃爲老子所說：『大巧若拙』意。按王弼註：『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或『大智若愚』意。眞拙是不成的，孫子不是把『智』列爲將帥所應具的五大要素的第一位嗎？足證此『拙』爲『大巧』或『大智』。而『巧久』的巧，乃爲小巧。大巧與小巧不同，所謂小巧者：不顧將來，不管整個局勢，僅是立異爲高，醉心目前的利益，大巧反是。一八六六年普奧之役，普軍大勝，若依毛奇的主張，乘勢追擊，可以擊滅奧軍，而陷其首都；但俾斯麥從政略上着眼，則制止追擊，意在避免結成萬世不解之仇，阻礙將來聯合對付其大敵——法國，後來尤得結爲同盟，於上次歐戰時，與英、法等協約國作戰，便是一例證。

近代戰爭的觀念是速戰速決，（即集中無比的威力，一舉殲滅敵人，迅即結束戰事，以免事久變生），這就是數千年前孫子所倡導的拙速主義。老子說：『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這是說要果斷地給敵以一大打擊，不可延長戰期。又說：『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戰爭不合乎自然之道，則早衰，所以在未衰中，非速制勝不可。這大概是拙速論的根源吧？

的失敗因能激戰決義　拙巧眞義
即不眞速速主
拙速論的根源

——我想。

名將與迅速主義

○　○　○　○

古來名將的作戰，莫不採取迅速主義。建設橫跨亞兩大陸，前古未有的大帝國——亞歷山大王是以不失時爲戰勝的原則。拿破崙的戰略，彼曾簡單地說過：『以一日當作十時而進軍而作戰，而後休息。』這是孫子所謂『其疾如風』的神速戰略，同時也是不失時的孫子所謂『拙速』。又，所謂古今無雙之海的名將納爾遜說：『時是我們最善的同志，其他的同志都嫌棄我們，所以我非尊重它不可；與戰爭有密切關繫的時是萬事之本，五分鐘常決定勝敗之差。』這樣尊重兵的神速。

上述古之名將的迅速與時的戰略，換言之，是進而捕捉敵的虛隙而不躊躇地果敢斷行，決不是普通所謂無謀無策的拙速。

——見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時的原理

○　○　○　○

謀的巧拙，對於戰爭雖關係重大，但比謀的巧拙更重大而爲支配勝敗的結果，是『時』的原理。在這書中有『拙速』、『巧久』、『迂直』、『先後』等字眼，要而言之，是『時』的研究，時的尖銳是『機』。

從上海到南京的火車，分有慢、快、特別快的等級，係照着等級的票價付錢。而特別快票，係把時間(time; zeit; temp)用金錢來縮短的最高速度的代價，所以時間越短，

價格越高。

到了南京，寄宿旅館，從一天而二天，二天而三天，時間越遲。價格越高，係照着與火車反對的時間所換算的房金而付錢，爲付錢而把着錢袋，這時，也許懷疑錯了吧？

旅館之遲而價昂是老子，火車之速而價高是孫子，左右於兩者之間，不誤時之遲速是孔子。文明人比野蠻人對於時間的感念較强，濫用從天所賦與的時間而自疲，或爲了生活而疲於無意義的勞動者，不能說是賢人。倘若把那昇於最高的階段，達於好像釋迦的境地而超越時間，就與天地同以悠久。『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如果到了這裏，僅有枯木寒巖，沒有社會氣味，忘卻時間，忘卻歷日，自然戰爭也不會發生了。但人到底不能脫離社會的，這樣，所謂支配人的思想，戰之勝敗的怪物——時間究竟是怎樣呢？所謂時間，在哲學上說，是直觀事物的持續關係的先驗形式，一元地把一切現象表現於所謂數量上時，常導出一種獨立的變數；但在相對原理上，是經驗地否認絕對時間的存在。

這麻煩的時間是與計劃互相奏效於戰爭。戰爭動員愈速，愈有利，行軍也是一樣。在軍艦方面，速力即戰鬥力，砲彈以速而强；馬速牛遲，所以有騎兵，沒有牛兵。兵法上對於天時、地理、水、火以至無論什麼，雖是隨手利用，但其中第一强的是時間。

——見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惟稍加修改。

但不能執此以論被壓迫者對壓迫者之戰、因爲被壓迫者對壓迫者作反抗之戰，勝固戰，敗亦要戰，雖不敢希望速戰速勝，但以長期抗戰而勝，由此得以獨立復興，也可算真正有利於國了。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所以戰爭的時期延長，結局能够切實有利於國家的，過去尚無此例。要之，以速戰速勝爲有利於國。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所以沒有完全了解用兵的害處的主將，決不會完全了解用兵的利處。九變篇說：『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善於用兵的主將，僅一次動員必要的兵力以迅速壓倒殲滅敵人，而迅速結束戰爭，決不再動員，以免民勞怨生；並且糧食的輸送，僅以二次爲限，決不三次，免使國內空虛；弓箭甲冑等武器，供給補充自本國，糧食則徵發自敵國；這樣，軍

隊的糧食就不會缺乏的。

【役不再籍】役爲兵役，籍爲徵集意，即不做第二次徵兵，或第二次動員意，與『糧不三載』，均是說良將的速戰速決。【糧不三載】春秋時代，軍隊出征時，載糧送至國境。至凱旋時，則載糧以迎之於國境，僅此兩次，沒有第三次，因爲到了敵國，必須『因糧於敵』。【取用於國】因各國兵器各有特點，制式相異的敵國兵器，不適於用，故須取給自本國。【因糧於敵】有兩點利益：一使國內的食料不致減少，二使敵國的糧食倒因而缺乏。作戰綱要說：『戰地人馬之給養，與兵器、彈藥、燃料、器材、被服等各種補給，影響於作戰甚大。就中給養、燃料、彈藥，尤不可缺。』這是指示給養補充的重要。又說：『爲增進或保持軍隊之戰鬥力，須廣泛利用敵國之工場設施，故軍隊對於已經佔領者，應即講求防止破壞及散失之處置，同時并迅速報告，務使儘量利用而無遺憾。』再說：『必要時得以鹵獲品，補充其所屬部隊之馬匹器材燃料糧秣等，但須講求所要之(除)毒或防疫等處置。』這是說因糧(物)於敵應注意之點。

日俄戰爭：人口四千七百二十一萬，其中男子二千四百萬的日本，徵集了一百一十萬，其中四十三萬出動於戰綫。俄國人口一億四千六百八十萬，其中男子七千四百五十萬，徵集了一百二十萬。

二次世界大戰：英、法、意、德均徵集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德國，可以說差不多舉

國參加戰爭了，男子的工作，代以婦人，電車的售票員，以至煙突的打掃夫，也完全代以婦人了。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各國在『全民參戰』的口號之下，聯合國（或稱同盟國）與軸心國雙方動員之男女合計九三、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聯合國超過六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敵方占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據美將馬歇爾致陸軍部二年報告書的統計），而在聯合國中尤以英國的動員更爲澈底，無論海陸空軍及交通界，均有婦女參加工作，即倫敦郊外的高射砲手，海岸瞭望哨，亦有女子服役。總之跟着戰爭規模的擴大，人的需要是沒有限度的；機械戰的時代雖已到來，但不用人的戰爭時代還未到來。『不用人的戰爭』，僅是一種幻想。所謂『機械的戰爭』，僅是戰爭的一種手段，過去的兩次大戰，已立下鐵證了。

依然，人是戰爭的要素，仍未改變。但人的需要愈多，而附帶的問題亦愈大，這個問題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曰糧食。

所以出征部隊必須『因糧於敵』，日軍此次進攻我國所採取『以戰養戰』策略，即爲抄襲孫子此法。但我却採取『焦土政策』，及『空舍清野』以制之。

○　○　○

魯登道夫氏在他所著的全體性戰爭上說：『世界大戰中，海陸軍燃料之供給，爲政府極焦慮之事，所以侵入羅馬尼亞而佔據瓦拉西者，非但糧食問題，同時亦爲獲得燃料

於敵

。羅馬尼亞有極多之油池，羅軍退出時，先行破壞。而德軍入羅後，尙能採取多少煤油，可充自動車及飛機之燃料。』這是近代因糧並因燃料於敵的事實。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國家出師遠征，倘若不『因糧於敵』，而把大批糧秣作遠距離的輸送於國外，這不獨使國貧——財政困難，而且使民貧——既被課以重稅，又疲於勞役（運糧），必致減少生產。

管子說：『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所齎之物，耗於道路，農夫耕牛，俱失南畝，則百姓貧矣。』足見遠輸的不利。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

及至軍隊進入敵國，倘若不『因糧於敵』，則所經過的地方，尤其駐軍的附近，土人爲求暴利計，乃提高物價，並以需給失了平衡，物價又行暴漲，但軍用的必需品是不能不買的；因此軍費陷於不敷，即須向本國請求撥給補充，政府爲應此要求，遂增稅又增稅，一直演成『百姓財竭』的一幕；百姓財竭後，於是迫不得已

，復按丘甸的役制，着手於糧食牛馬等實物的徵發。

【丘役】爲丘甸的役制。據司馬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

戰爭一起，國內物價必因之騰貴，古今同然。在這次抗戰中，我國因受倭寇的封鎖破壞，益以天災的流行，商人的囤積居奇及通貨的無限制發行，弄得物價日漲一日，於最後一年平均竟漲至三千倍上，眞是歷史所未見，世界各國所未聞。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這樣，國內(中原)的人民爲運糧而至力屈，爲課稅而至財殫，家家變成空虛，到了這時，人民的所得已被征收了十分之七了。

本節爲現代戰時的工役及財政問題，均要從人民的身上來求解決，卽所謂『出錢出力』及『出物』，在這次抗戰的過程中，我們對于孫子這個描寫，眞不勝今昔之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就政府的消耗說：由於戰爭的延長，這時，戰車的破壞，軍馬的殘廢，以及甲冑

、矢弩、戟楯、蔽櫓、大牛、輜重大車等物的損壞，已達十分之六了。

【楯】與盾通。【蔽櫓】櫓爲大盾，蔽爲屏障意，卽爲抵禦敵人矢石的大盾。【丘牛大車】丘爲形容詞，丘牛卽大牛。大車爲重車，輕速車曳以馬，重遲車牽以牛。中國的馬小，非始於今，觀於殷墟的出土古物，便可瞭然。由於小而力弱，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穆王的八駿，卽是例證。

武器與重工業

古代的武器和近代的不同，近代的武器以重工業爲基礎，重工業是軍需工業，國防工業。所以假設孫子生在近代，他在這裏必力說重工業的重要性了。所謂重工業，卽是鋼鐵、石炭、石油、機器、造船、電汽等工業，舉凡國防用具，如船隻、車輛、飛機、兵艦、大砲、鎗彈等均爲重工業的出品。故先發達重工業，始有資格從事於近代的戰爭。記得日本軍事評論家平田晉策所著『一九三六年』一書評我國說：『中國雖擁有兩百萬的大軍隊，但沒有一個强有力的軍需工業根據地，徒有龐大的陸軍，於近代戰爭上不會有獨力作戰的能力。』雖爲持平之論，却忽略了我國所需的軍需品可以仰給於外國。例如這次抗戰中，我所得美國物資的援助約值六萬萬餘美元。據美總統杜魯門氏最近的宣佈：我人所接獲之報告顯示，在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期內，援華和借品共值六三一、五〇九、〇〇〇美元，其中計分種類如左：

一、兵器與火藥　一六五、八〇五、〇〇〇美元

二、飛機與零件　一一二、九七〇、〇〇〇美元
三、坦克與零件　一一、〇七〇、〇〇〇美元
四、摩托車與零件　八九、四九三、〇〇〇美元
五、機器與五金屬　三四、六四四、〇〇〇美元
六、汽　油　七、〇八七、〇〇〇美元
七、其他供應品　一九三、九四八、〇〇〇美元
八、運輸及其他費用　一七、四九二、〇〇〇美元

倘若非我海口的被敵封鎖，駝峯空運的困難，我想美國此次援華物資當不止此數，但對我長期抗戰已給予助力不少了。

○　○　○

近代戰，因其規模的龐大，便需要大量的兵器。第二次歐洲大戰，所謂『近代戰的惡魔』機關鎗，與『戰場的支配者』的大砲，於初期與末期的比較：

大砲與機關鎗數量

德軍　機關鎗：從一萬二千挺增至十萬四千挺
　　大　砲：從七千五百門增至二萬五千門
法軍　機關鎗：從五千挺增至二十萬挺
　　大　砲：從四千八百門增至一萬七千五百門

——大砲爲重砲輕砲合算，機關鎗爲重輕的合算。

又，爲運輸而活躍於戰場上的汽車總數，協約軍有二十六萬七千架，俄軍有一萬五千架，德、奧軍有八萬架。出現於大戰末期，號稱『活城』的坦克車，英、法、美軍方面有三萬三千輛，德軍有一千輛以上。更至所謂『鐵鳥』的飛機，所有大戰期間的補給數目爲：

德軍：　四七、六三七架
法軍：　六七、九八二架
英軍：　約五、〇〇〇架
美軍：　一一、二二七架

以上合計十三萬一千八百四十六架。至於這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三年至四四年間五大參戰國的飛機生產數量：美國二十三萬架，蘇聯十二萬架，德國八萬架，英國七萬九千架，日本五萬三千架，合計五十六萬二千架，約爲上次大戰四倍强，這眞是孫子所說：『馳車千駟，革車千乘』的大發揚。

且，近代戰亦是兵器的大消耗者，例如普法戰爭，普軍消耗了砲彈五十萬發。日俄戰爭，亘全期間的日軍所發射的砲彈達百萬發。至如世界大戰，馬魯奴的一週間，法軍發射了百萬發。凡爾登的攻防戰，二週間爲四百萬發。松姆的會戰，一日竟射至百萬發

（以上均指砲彈，至於二次世界大戰，飛機的投彈殆已取大砲而代之，而英美空軍對德日投彈數量之大，更爲驚人，見用間篇）。又，坦克車爲英國於大戰末期所發明的，據一九一八年的調查，約有三千三百輛，就中百分之四十五已用不得。飛機的壽命，平均只有兩三個月，至於其他步鎗、機關鎗、兵艦等的消耗，也是大量的，不問可知。總而言之，這是孫子所謂『十去其六』的大證明。

再，近代戰是需要最新銳的兵器的，所以自二次大戰後，世界列强莫不爭相改良兵器，發明新兵器，其已出現於二次世界大戰，而爲世人所週知的：有俯衝轟炸機，有磁性水雷，有火箭砲，有噴火坦克，有火焰噴射器，有飛彈，有雷達，有超堅堡壘，有原子炸彈等等，這都是科學的產品，所以現在世界各國莫不以全力從事於科學的研究與發明，相信將來還有新武器的出現，不過各國老是保持她內容的秘密。

恩格斯說：『依賴於經濟的前提條件，沒有甚於陸海軍。兵器、編成、組織、戰術及戰略——特別依賴於其當時的生產程度與交通機關。』富勒將軍說：『勝利的秘密，百分之九十九在兵器。』眞有見地！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糧食遠輸，對於本國的不利，已如上述；所以智將務要盡量奪取敵國的糧秣以給養人馬。因爲吃彼一鍾兵糧，足以當我們遠輸的二十糧；用彼一石馬秣，足以當我們遠輸的二十石。誠以『千里餽糧』，遠輸的費用，以及路上的損耗，是非常大的。

【一鍾】爲六斛四斗。【一石】爲一百二十斤。【芻秆】芻爲豆稭，秆爲禾稾，均爲牛馬飼料。在交通未機械化的古代運輸，既因道路的惡劣，復以所用的運具爲牛車、馬車、及人力挑担，加以氣候的影響，平均每日走路有限；這樣，若作遠距離的輸送，則所帶的糧秣豈不是於途中已用去大部份嗎？又益以途中意外的損失，則所運到目的地的，豈不是所謂『所遠無幾』嗎？這便是孫子所以極力主張『食敵』。在孫子以後的歷史，亦有這樣記載：『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担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雖然，因糧於敵，戰務食於敵，固屬必要；但以近代國際戰爭，往往動員至數百萬以上，遠征敵國，據軍事家的觀察，以這龐大的軍隊，乃欲專靠敵地的給養，實在戛戛乎其難，根本仍在乎本國的供應。至關於運輸，在機械化交通的現代，大可省了古代那種弊病，不過却有敵機敵艇或游擊隊截擊破壞的危險。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

所以，要使我士卒爭先地去殲滅敵人，須先鼓起他們的怒氣——敵愾心；要使我的士卒勇敢地去奪取敵人的利益（如軍需品、城市等，）在乎秉公分賞他們的功勞【賞】爲賞賜意。【怒】可解爲敵愾心，卽煽動士卒對敵憤怒，——此爲現代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或精神講話。過去上海之戰，我軍的英勇殺敵，是由於憤怒日帝國主義的結果。總之此爲攻擊精神問題，福煦元帥說：『必勝之意志，乃勝利之第一條件，兵卒應以此爲第一要義，同時指揮官亦必須以最高之決心，貫注于每一個兵士之精神中。』

上海之戰

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以養之，是謂勝敵益强。

例如車戰，如果我士卒俘獲敵人的戰車十架以上，則以厚利（或升級）獎賞其陷陣先得者的功勞，以資勸勵餘衆；同時又將其所俘獲的戰車，拔去敵人的旌旗，插上我旗號，而雜配於我戰車中，每車除降卒外，又雜入我士卒而乘之，以防叛亂；降卒善爲待遇他，使爲我用。這就是叫做戰勝敵人後，更使我兵力强大。

車戰民族

【車戰】說到車戰，就令我們想起我國是一個長於車戰的民族，有着數千年車戰的悠久歷史，所以我們今日在這個軍隊機械化的大潮流中來建軍，就應加强我們對於車戰的自信心，發揚過去車戰的精神，致力於現代化的戰車部隊建立才可。

俘虜處理問題

【卒善而養之】這是收編俘虜問題。收編俘虜爲我國內戰常有的事，即在日本戰國時代也是如此。但收編俘虜，在近代國際戰爭上則未見。誠以種族心理等等的互異，勢必發生叛亂，貽禍無窮。例如日俄之戰，日軍雖將所俘獲大砲，編爲戰利重砲隊或戰利砲連（即車雜而乘之一套），但俘虜一概不用，——或殘殺或戰終放還。但殘殺俘虜或敵國非戰鬥人員，爲國際公法所不許，更爲人道所不容。然而此次中日之戰，日軍不獨殘殺我俘虜，且殘殺我非戰鬥人員，其野蠻可見。又，三次世界戰爭中，各國多用俘虜從事勞役，（如修路、耕種、製造等事）尙無編組爲軍隊使其獨立作戰的事。

主將應具的心慎

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依於上述，戰爭是以迅速的得勝爲最佳，倘若拖延長久，那是最忌的。所以深知用兵之法的賢良主將，簡直可以說是握着人民生命，繫乎國家安危的偉人。

【司命】是星名，一種司人之命運的星神。

主將的責任是這樣的至重且大，所以吳子曾指出他要具有這五項愼心，原文是：『故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名將所的大重關

名震古今的政治軍事天才家諸葛孔明，彼出茅廬後，輔佐劉備、後主，建國蜀土，造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五丈原頭，大星先殞，』於逝世不久，蜀也就滅亡了。

馬其頓之兵統率於亞歷山大王，常破十數倍的大敵，征服廣大無邊的土地。

迦太基軍，統帥於漢尼拔，遠征羅馬，雖與隔海的故國斷絕連絡，尤能孤軍奮鬪十有餘年，席捲羅馬全土；不久，漢尼拔死，迦太基的隆盛便變爲如落日一般的了。

腓特烈大王征戰數年，精銳的軍隊雖損失了大半，猶能逐個擊敗歐洲諸國的軍隊，確立普魯士帝國之基。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羅斯巴哈（Rosbach）之戰，爲腓特烈大王所擊敗的法蘭西兵衆，以拿破崙的出現而指揮之，於是昨日之羔羊，忽變爲猛虎，蹂躪了歐洲全土。

震駭世界，如百雷同落般的蒙古軍，自成吉思汗與其孫拔都歿後，便可憐地被驅逐了。

良將與軍的强弱，國之安危，已如前述，在現代，因爲國家的機構，國策的根本，與前不同，若以全盤『律古證今』，當是不對。但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以毛奇將軍一人的連戰連勝，而建立德意志帝國。

二次歐洲大戰，法國有霞飛、福煦將軍等的努力，終救了沈於死淵的法蘭西。

同時，在德軍方面，倘若當初就啓用名將與登堡與其參謀長魯登道夫在大本營中指揮，或者不致於失敗，也未可知。

此次歐洲大戰，美有艾森豪威爾，英有蒙哥馬利，蘇有朱可夫諸將，終把希魔打垮，博得大捷。

一國到了生死關頭的時候，與其有千百的凡將劣將，不如得一智勇兼全，振起全軍的名將。至於以一身之榮利富貴爲依歸的俗將之徒，唯有百害無一利，見於歷史，不知多少。

作戰

- 久戰之不利
  - 出師十萬日費千金
    - 內外之費
    - 賓客之用
    - 膠漆之材
    - 車甲之奉
  - 故久暴師
    - 鈍兵力屈
    - 百姓貧
    - 國用不足
  - 諸侯乘其弊而起
  - 故兵者貴拙速
    - 振作士氣（殺敵者怒也）
    - 賞典（取敵之利者貨也）
    - 先功表彰（賞先得者）
    - 善養俘虜（卒善而養之）
  - 以勝敵而益其強
- 善用兵者（智將）
  - 知久戰之不利
  - 知用兵之害
  - 故
    - 役不再籍—取用於國
    - 糧不三載—因糧於敵
  - 故軍食可足也

兵貴勝不貴久，即兵貴拙速而不覩巧之久也

桓桓我祖　傳此韜鈐　信賞必罰　不殘以嚴
霸吳入楚　折衝樽俎　歸功伍胥　榮名不處
兵經煌煌　名將之則　適道以權　我戰則克
士有誦法　神所憑依　支族分布　崇祠在斯
左瞻巫門　北倚虎阜　魂無不之　死而不朽
廢祀復舉　武功右文　吳都永庇　潢池掃氛

——清孫星衍於吳縣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銘

謀攻第三 MOU KUNG（The attack by Stratagem）III

本篇以提倡『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存主義，爲用兵的最高原則，即是說運用外交的解決，勝於武力的攻取。此外，並力言統帥權的獨立，與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用兵的法則，對敵人以謀攻，卽運用外交、經濟等和平手段，不經血戰，（一可免我兵力的損失，二可免我財政的破產，三可免我人民的貧勞），彼卻屈服於我，而達到我的目的，這是上等戰略；反之，不得已出於血戰，擊破其國，彼方爲我所屈服，這是下等戰略；推而至於與敵的軍、旅、卒、伍作戰，都以不經血戰，而彼卻屈服於我，爲上等戰畧；反之，將其擊破，彼方屈服於我，爲下等戰略。【軍、旅、卒、伍】依司馬法：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

爲伍；但在這裏，則不限於人數；自『軍』以下，均是同樣意思的反復，在文法上，爲一種叠句法，用以加强語氣。

不可好戰

老子說：『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兩國經過大戰之後，而遺下大怨恨的是春秋時代的吳越，在現代則爲德法的關係。打敗敵人，而遺下復仇之稱的怨恨，不是勝者之利。中庸載：『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僅强不是軍人，更不是兵法家。

專用兵取，不用謀攻，往往自蹈滅亡。吳子說：『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　○　○

全破主義

自從上古的亂世，以至於今，主要的是同胞相殺的國內戰，但也有刃不血而佔領敵國的土地，屈服其人民的事；這種精神，便是孫子所謂：『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即敵國全存的佔領，敵軍全存的屈服爲善中之善；實際訴于干戈，弄得血流成河者爲下策，『至仁之言』，誰不首肯！

但實證了近代戰之本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此次大戰亦然——洛日註）恰與孫子所說的完全相反，不獨企圖殲滅敵軍，並且空襲無防禦的都市，而殺戮非戰鬥員的老幼男女；或行無限制的潛艇攻擊，而使非戰鬥員的商船乘客葬於魚腹中；或陷敵國人民於

飢餓線上，依於肉體的衰弱而消滅寄託於其中的抵抗意志；總之，不管你願意與否，都是使用着强迫屈服的手段。

總而言之：這是欲根本傾覆整個敵國敵軍的全破主義。

固然，運用這種戰法，並非始於近世，在十三世紀的初葉，征服歐亞全土的成吉思汗，爲其最著者，所以彼便能於短期中，征服了廣大的土地，屈服了幾十種民族。日本文永弘安之役，蒙軍進攻壹岐對馬、九洲北岸，所加於居民的暴虐，眞是言語所不能形容。總之，這種現象在過去異民族間的戰爭上是往往不能避免的。

於此，從正面而論全破主義的，有克勞塞維慈將軍，彼關於殲滅主義說：

有惻隱之情者也許這樣相信吧？對於敵人不加以多大損害，而解除其武裝，或不講求擊破的方法，而認爲是戰爭術策的正當傾向；這種說法，在外觀上雖是美麗，實際則成爲謬見，我們非把這種謬見打破不可。

這無異駁斥孫子言論的錯誤。彼又關於暴力之無限界的行使說：

戰爭是暴力行爲，其行使沒有什麼界限；所以某方行使暴力，他方就不得不酬答以抵抗的暴力；這樣所生的互相作用，在概念上，是沒有極限的。

要之，敵國的人民，不問老幼男女（僅有直接與間接之別），都一樣成爲敵軍戰力的因素；故戰爭的本質，可以說是在消滅敵人之肉體的抵抗與心力的抵抗。

雖然，倘若不經流血與破國，而能屈服敵人的方法也有，則彼（克勞塞維慈）也不會反對的。因爲，孫子是從大的政畧上論理想的兵法，克勞塞維慈係依交戰手段，以屈服敵人的實際行爲作軸心，孫子亦於第十二篇談殘虐的火攻，第七篇說：『侵掠如火』與第十一篇說：『千里殺將』的猛烈的殲滅作戰；故亘於亘細的檢討，他倆的思想，實沒有多大出入。

——見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所以，縱是百戰百勝，不能稱爲至善的；不戰而屈服敵人，纔是善中的最善的（卽用謀攻）

戰則必有損害，損害的大小是比較的計算，沒有絕無損害的交戰，而戰勝的害，不及不戰而勝的利。

No modern strategist but will approve the words of the old Chinese general Moltke's greatest triumph, the capitulation of the huge French army at Sedan, was won practically without bloodshed.（G）

『百戰百勝』是多麼不善！秦將白起戰勝攻取，拔城七十餘，破趙斬首四十萬，但秦

好戰必亡

的士卒也損失了過半。拿破崙算是百戰百勝的了，結果，一敗塗地，慘死孤島。德軍在上次歐戰，老是擊破敵軍於國境之外，結果仍不免於敗；迄此次大戰，閃擊歐陸各國無不成功，且攻入莫斯科近郊，史丹林格勒市內，結果亦不免於敗。日本呢？在中國戰場每戰必勝，在太平洋戰場最初也是每戰必勝，結果仍是重蹈德國的覆轍。這也可以說是侵暴者自食其果的。

不戰而勝的一例證

『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多麼可貴！在歷史上已有不少戰例，但此次美軍的佔領日本本土，亦不失爲一例證。原來美國經已準備了數百萬大軍，實行敵前登陸，殺到東京；日本亦準備『本土決戰』，作『玉碎』的奮鬥，但以原子炸彈的投擲，及蘇軍向滿洲的出動，裕仁自知勢窮力屈，只得向盟國乞和，完全遵照波茨坦宣言，使美軍不須再來一次重大的損失和犧牲，便安然進兵東京，佔領整個日本本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依於上述，用兵的最上戰略，是以强大的軍備爲背景，把敵國的企圖或計謀，於未成熟前，而挫折之，粉碎之，使不能實現，唯我的意志是從；次等的，或離間或收買敵的親交國、同盟國，使陷於孤立，而爲我所屈服，（在春秋時，因爲列强的對峙，所以孫子很注意站在局外的隣國之向背）；再次等的，直接與敵軍交

戰，擊破了他，方達到我的目的；最下等的，圍攻敵人的城砦，發生了重大犧牲後，纔得解決。

【上兵伐謀】老子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春秋時代，如鄭弦高以牛犒秦師，而使孟明還師，中止襲鄭，可爲例證。【其次伐交】如秦之運用『遠交近攻』策略，以滅六國，算是一例。【其下攻城】城字，在我國文字上，具有城市的意義，因有防禦的設備，亦具有要塞的意義，與德文的Burg(堡)，法文的Bourg俄文的Grad意義相同。說到要塞戰，自古以來，不知苦惱了多少作戰家。對於傲然蟠居於軍之前面的要塞，或應正攻，或應包圍，或應監視？——這固然是依於什麼時期，怎樣場所而決定；但攻擊部隊，在作戰上老是成爲重大的疑問。濫用大兵力從正面攻擊大要塞，是拙策的拙策；於此，海軍若用艦隊從海的正面試行砲擊等，那也是無益的冒險。攻擊要塞，於作戰上的理想，在使其孤立或迂迴其側背。

要塞戰　因時制宜

最後，我可以來一個結論：孫子在這裏所說：『伐謀』，『伐交』，『伐兵』及『攻城』的四策，固有上下策之分，上策爲人所喜，下策爲人所惡；但在戰爭上因情況的千變萬化，自不限於一策的單獨使用，有時須併用二策，或三策，以至四策，纔能爭取最後勝利。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

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攻城是到了萬不得已時所採取的方法，亦爲最艱巨的作業，既要三個月修具防禦矢石的大楯（櫓），攻城用的戰車（轒轀），以及種種攻城器械；又要三個月建築用以射擊，或用以掩護，或用以偵察的土壘（距闉），合計須六個月的長期間準備，方能正式攻城；這樣，爲將者（攻城司令官）覺得太慢，不勝焦燥，（失了忍耐自制之心，不待攻城具的完成），急於建功，便連下總攻擊的命令，士卒像蟻羣一般的攻到城下，攀登城壁，弄至喪失了三分之一，而城還攻不下，這是攻城最倒霉的慘事！

【轒轀】是攻城用的四輪戰車，用巨木造成，脊以繩爲之，上蓋以生牛皮或犀皮，中可容十人，推到城壁下，施行破壞工作，爲金、火、木、石所不能毀，類似今日的坦克車。【器械】本是一般兵器之謂，但在這裏係指攻城的工具，如飛樓、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等。【距闉】距與拒通，闉有書爲堙。【三月】是概算，說要多費時日。

攻城之法，在我國往昔尚有水攻與火攻（指用火藥炸毀城垣），降及近代所用的武器，有飛機、大砲、坦克車等，在這種立體進攻之下，如果對方缺乏此種武器，則城之

被攻破，指顧間耳，那裏需要『三月』又『三月』的長久時間？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所以良將用不着交戰，也可以屈服敵兵；用不着圍攻，也可以拔取敵城；用不着久戰，也可以迅速地覆滅敵國。把握着不受絲毫損失的全存之計，而爭勝負於天下，這樣，則兵器兵力不致鈍挫損失，安然收穫完全的勝利，這是叫做謀攻的法則。

這一節，是兵法的哲學，也是孫子的蘊奧與精華，它淵源於老子，而與孔孟的學說相提攜。

孫子與老孟

過去在國際會議上，照着强國的主張，對於軍艦加以限制，使彼我的對比不均等，不能反抗而受其束縛，這是『屈人之兵而非戰』。又如在軍縮條約上禁止建築要塞，或用思想宣傳促成內部的崩壞，這是『拔人之城而非攻』。又如豐臣秀吉不戰，而使伊達政宗臣隸，這是鑒於『毀人之國而非久』。但這僅是外貌相似，還沒有觸着孫子的原意。哲理之根，會生應用之枝，應用之枝，不會生哲理之根。最接近的引例是武王滅殷的史實；

然做這種證明，孫子的哲學就要消失了。老子主張：『戰則果而已』。意卽說，如交戰的話，則果斷地給以一擊而解決。這與儒教的觀點稍異，孟子對梁惠王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以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孔子抑制子路的豪勇而說强：『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老、孔、孟的思想是順次的穩健，孫子則連絡了這三者。

——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

以上爲北村佳逸的解說。在這裏，我且添上一些關於『屈人之兵而非戰也』的例子：美國現在眞可以說是這個原則的奉行者，他爲維持世界的和平，又爲避免生命財產的犧牲，所以對於假想敵不輕於一戰。然既不願一戰，又要使其聽命就範，那眞不易易。好在她撑握着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又擁有威力無比的原子彈，（最近對原子彈的宣傳，極爲誇大，意在先聲奪人也。）現他正運用着這兩種工具，相信必可以保持相當長久時間『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

這是到了不能不相見於戰場了。就這時用兵的法則說：若我有十倍於敵的兵力，

則宜四面包圍攻擊之，以收一網打盡之效；若我有五倍於敵的兵力，則宜集中攻擊之，一鼓作氣，殲滅敵人；若有兩倍於敵的兵力，則宜分爲兩部攻之；一部從正面，其他從背面或側面。

【用兵之法】卽兵法意，狹義爲戰略戰術的原則。

此節可用古代『康納戰法』解釋之，這個戰法創始於迦太基名將漢尼拔，漢氏於紀元前二一六年在康納（Cannae）與羅馬軍會戰，置重點於兩翼，因而造成典型的兩翼包圍殲滅戰，以後名將如腓特烈大王、拿破崙、毛奇等莫不師承之，前德參謀總長史蒂芬尤崇拜是項戰法，著有『康納』一書，由是康納戰法更爲知名。又可用美軍此次對日作戰擬採取的『奧林匹克運動』(Operation Olympic)及『王冠運動』(Operation Coronet)解釋之；前者爲美軍擬於一九四五年秋向九洲南部進擊的戰法，後者爲美軍擬於一九四六年春初向東京平原進擊的戰法。詳見美將馬歇爾近著致美國陸軍部二年報告書。

康納戰法　『奧林匹克運動』與『王冠運動』

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前節所說，係關於優勢兵力的使用，這裏，係就諸對等與劣勢兵力而言：——倘若我的兵力與敵相匹敵，則宜竭盡全力和他死戰，因爲相匹敵，則勝敗難斷，若能效力而戰，亦可得勝；倘若我兵力比敵少，則宜據着險阻或城砦而取防禦態勢

；倘若我的兵力比不上於敵，則可巧爲退却，避與交鋒。（言外卽說：俟有援軍，卽轉爲攻勢。）

此節各『能』字，須留意！【少則能守之】守字，有些版本作『逃』字。至於『敵則能戰之』，及『不若則能避之』的兩個原則可做爲現代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

孟子說：『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所以力弱的小敵，倘若不知自量，徒作頑强的堅守堅戰，那簡直是力强的大敵所多謝的俎上肉。

上述十、五、倍、少、不若、小、大等字，雖是就軍隊之量來計算，當然亦包含着質的方面，如武器的鈍銳，訓練的精劣，兵質的好壞，糧食器材的足否等。——陸戰力的强弱以此測定；至就海軍說，固以噸數爲基本，但速力、備砲（口徑）、根據地的遠近、艦載飛機的性能等，也必須計算在內。

拿破崙說：『以僅有敵六成的兵力而戰，等於賭博。』

魯登道夫說：『世界大戰明白昭告於吾人者，卽敵人在數目方面之優勢，實勝敗之所決；故數目爲戰事之要鍵，不可不注意者也。戰事中，置數目之重要於不顧，而妄冀

以少制多，實爲大誤。法蘭西在世界大戰以前，確知所以爲全體性戰爭之後盾者，惟在於傾盡一國之全力。』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

這是說關於政府內部的問題。主將爲國家元首的輔佐，好像車之支柱一樣，這支柱般的主將，倘若具備了智、信、仁、勇、嚴的五德(周)，元首亦信任之，國家必可日臻强盛；反之，主將的五德不全(隙)，有了缺點，元首亦妄加制肘，國家必日益衰弱。

【國】是國君(元首)，是國家，也是政府。這三者，在古代往往成爲三位一體的。像春秋時代的君主，係以個人的私經濟而撥給國家財政，又以絕對權而取自國民；所以政府、國家是包含於國君之力中；國君固依自己的意旨而行政、立法，而且特別掌握着宣戰媾和的大權，所以國即君。【輔】車的支柱，即兩旁的夾車木，轉用爲輔佐意。

故君之所以患於三軍者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這裏有一問題應注意的：即元首足以爲患於軍事的有三大項：其一、妄濫干涉軍

事，不應前進時，而命令前進；不應退却時，而命令退却，這叫做縻軍。

【三軍】古代軍制，天子之兵，定爲六軍，諸侯之兵，定爲三軍，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縻軍】縻爲絆意，如有絆之馬的軍隊，意謂束縛軍隊的行動。岳武穆班師之事，可爲例證。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其二、沒有軍事的知識經驗乃撐握和總司令一樣的職權，妄行處理軍政，弄得軍中行政混亂。朝令夕解，於是將士茫然莫知適從了。其三、不懂軍事上的權變，缺乏戰略戰術的知識經驗，也負起和總司令一樣的任務，妄行指揮，弄得笑話百出，於是，將士互相疑懼了。

上述三項，實沒有區別的必要，可以說均是戒不懂軍事者干預軍事。古人說：『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又說：『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亦卽此意。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將卒對軍中一切既生疑惑，於是鬬志沮喪，內訌發生，必致招來敵國諸侯（當前

之敵，或第三國）乘虛而壓迫我、攻擊我；唉！這眞是攪亂自己的軍隊，以導致（或製造）敵國取勝於我的愚蠢舉動！

But when the army is restless and distrustful, trouble is sure to come from other feudal princes. This is simply bringing anarchy into the army and flinging victory away. (G)

元首對於前線的指揮官，不加干與，應任其進退自由；不然，就會發生『亂軍引勝』的禍害。

指揮權獨立要獨立

統帥權獨立呼聲的原因，就是在此。如果君主或政府干涉軍事，則適合戰況的行動，當付之闕如。

英國的國王僅有陸海軍大元帥的虛名，沒有任何統帥的實權，過去日本，意大利也是一樣。

克雷孟梭的權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閣員常常議論戰爭實行上問題的是非，因之，每誤了各事之機宜的處置，後來政府覺得了，立刻從戰線上召回羅白特遜（Robertson）將軍，任以參謀總長，負起一切責任。

其在法國，對每一將帥雖沒有交與兵事之權的慣例，但鑑於前綫狀況的日非，克雷孟梭總理方委貝當將軍（堅守凡爾登的勇將）爲全法軍的統帥，於是出征軍的指揮權，方

柏脫曼的誤國

羅福斯的偉大

從此完全獨立。

克雷孟梭總理斷然的處置，雖救了法國，但於此以前，前綫的指揮權，可以說握於法國政府之手。

當時視察前綫的國會議員，吃驚於激戰的慘狀，乃要求陸軍部長立刻中止攻擊的命令，但亦不足怪，因爲他們不懂軍事，不知戰況的推移，僅見局部的慘狀，遂於悲觀之餘，出此下策。其在德國也有這種事實：立法院每派員到前綫干涉，弄得戰事不易進行，魯登道夫氏在其所著全體性戰爭一書說過：『內閣總理柏脫曼氏(德國)阻止無限制的潛艇戰爭，使德國有精良的武器而不能使用，謂爲誤國有何不可。』

到了第次世界大戰，各國政府因鑒於上次大戰政治與軍事間發生摩擦的惡果，所以對於軍隊的指揮權殆能保持其獨立，不加以無謂的干涉，就中首推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氏爲代表的人物。正如馬歇爾將軍致陸軍部二年報告書上說：『羅斯福總統對余之信任，及其所以應付戰爭危急關頭之嚴肅的決意，余迄今仍抱持一種至深感激之情。當諾曼第登陸時，總統除看例行報告外，初未在任何時要求情報，於亞德納斯反攻之役，情勢異常危急，總統對予及艾森豪威爾將軍亦未嘗有一語之詰問，此乃一饒趣味之歷史事實也。至其對軍部管理之信任，則使陸軍部之官員辦事上大覺方便。』羅氏此舉，眞是今後政治家的楷模！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在未戰之先，從這五個原則上，便可以判知勝利之事：第一、爲主將者知道自己的兵力優於敵，則可以戰；敵優於已，則不可以戰，那麼戰則必勝。（按此項與始計篇的五事七計有密切關係，且含有本篇的圍、攻、分、戰、守、避的意義）。

『能戰與不能戰，亦視乎時與地爲轉移，不知此而妄戰必敗。過去日俄之戰，對陣於沙河已久，日軍豫計，一待春意初動，決然大舉猛襲；這時，適值攻破旅順，遂調此方面軍隊增配於最左翼，準備一經完成，便乘春冰未解的機會（倘若春冰已解，則妨礙軍的行動）而攻之，果獲大捷。故可以戰則大軍猛襲，不可以戰，則堅壁固守，此爲日軍在滿洲戰勝俄軍的原因。』——這是日人大谷光瑞的例解。

識衆寡之用者勝；

第二、在戰略上，對於兵力的使用，沒有錯誤了某一方面宜用衆兵——主力，或寡兵——一部，當可取勝。其次，就戰術說：對於攻擊防禦沒有錯誤了兵力使用的重點選定，亦可取勝。（按此項含有本篇所說十、五、倍、敵、少、不若等的用兵之法的意義）。

王翦與李信

王翦事秦始皇，拔趙取燕，這時，有叫李信者，年青而氣秀，曾以數千兵破過燕太子丹，始皇奇之，問信說：『朕要取荊，你看要多少兵？』信答道：『二十萬够了。』至問王翦則答要六十萬。

始皇說：『王翦老了吧？信說二十萬已足。』於是，以李信爲將，帶兵二十萬攻荊，不足，結果以六十萬兵破之。王翦眞可謂爲『識衆寡之用』的名將了。

古人說：『大兵適於廣的平地，小兵適於狹的山地。』又說：『小兵適於夜戰，小兵可以依其使用之法，而破大兵。』又說：『用衆宜分，用寡宜合。』這也是用大兵與小兵的法則。

上下同欲者勝；

第三、上下一心，目的一致，視敵人如私仇一樣，當可取勝。

作戰綱要說：『協同一致，爲達戰鬥的目的之要素。不論兵種，無分上下，均須「同心戮力，」「同仇敵愾」，始可獲戰鬥之成果。』

以虞待不虞者勝；

第四、虞是戒備意，這項是說在戰時的戰場上，我要嚴加戒備，以求安全；一經

發覺敵人沒有戒備，即猛攻之，必可取勝。至就平時說，我時時預防，改進軍備，而敵則否，那麼乘機攻之，亦可取勝。

吳子說：『出門如見敵』。

老子說：『禍莫大於輕敵』。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第五、主將有將能，即具有智、信、仁、勇、嚴的五德，元首不在後方遙爲牽制，而聽其運用自如，必可取勝。

史記載：孫子將斬不服軍令的吳王寵姬二人時，雖有吳王『勿斬』的命令，但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之；這，不僅是軍紀維持問題，同時也是暗示軍隊的指揮權，如果被制肘於內，則不能運用自如，爭取勝利，所以吳王卒用彼爲征楚之將了。

這次美國在歐亞兩戰場的勝利，固由於艾森豪威爾、麥克阿瑟、尼米茲、安諾德諸將之『能』，亦由於元首羅斯福、杜魯門的『不御』，即不干涉其指揮權，而讓其自主，否則，恐怕也就不會這樣順利地完成任務了。

羅斯福杜魯門的『不御』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總之，這五項原則是一體的，不是分開的，一套判別勝敗的法則。

Thus we may know that there are five essentials for victory: (1) He will win who knows when to fight and when not to fight. (2)He will win who knows how to handle both superior forces. (3) He will win whose army is animated by the same spirit throughout all its ranks. (4) He will win who, prepared himself, waits to take the enemy unprepared. (5) He will win who has military capacity and is not interfered with by the sovereign. Victory lies in the knowledge of these five points. (6)

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知己知彼，是多麼膾炙人口的名句！實爲人類社會一切鬥爭的法則。這裏僅就軍事而說：明白彼我的情形，或虛實(如關於作戰計劃，戰鬥能力，天時地利等)，縱是百戰，都不會發生危險的；其次不明敵情，僅是認識自己，那麼打起仗來必致或勝或敗，勝敗不能預斷，適等於賭博之舉。再其次，對敵情既不明白，甚至連自己軍隊的如何也不清楚，打起仗來，宛如暗中摸索，那有每戰不敗？

名將的知己知彼

珍珠港敗此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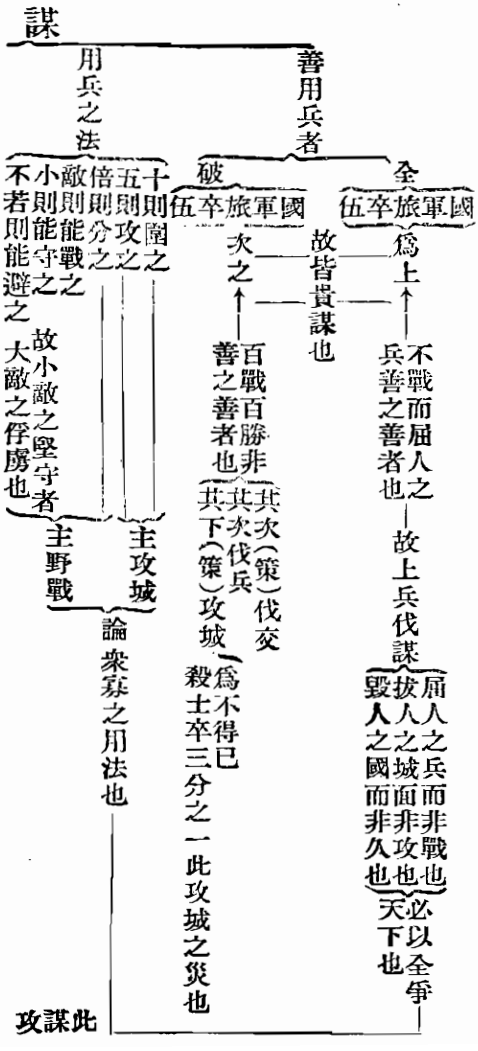
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吉田松陰說：『前半篇，伐謀、伐交、伐兵、攻城，事皆與敵鬪，故以知彼結之。後半篇，三負五勝，事皆在自爲，故以知己結之。三句用韵，反復嘆詠，結法似不甚緊，而其實極緊。』

知己知彼，戰則易勝，不知己又不知彼，戰則必敗，這是戰史上常見的事。普奧之役，普軍之所以打敗奧軍，是由於毛奇將軍既明白『己』——普軍的實力，又認識『彼』！——奧軍的素質、裝備、戰鬥力等；反之，奧將昧於彼此則敗。至如普法之役，毛奇認爲欲統一南北德意志，建設一個强大的帝國，非把西歐的霸者法蘭西打敗不可，所以於勝奧後，又攻法，結果普勝法敗，亦是由此。自古名將，除知己外，而對於知彼更爲着眼。普魯士腓特烈大王說：『若能常常豫知敵的企圖，雖以劣勢的軍隊，每回都可以立於優越地位。』拿破崙爲探知敵情，用間固勿論，且於將會戰時，都是先以優勢的騎兵集團行進於數日路程之前，偵察敵的運動，另一面又極力掩護己軍的運動，即自己既明瞭敵情，同時，又使敵絲毫不能窺知己軍的行動。

㊟ 一九四一年冬美國在珍珠港所吃日本的大虧，不待說，也是因爲『不知彼』之故，即事先沒有知道日本進攻珍珠港的企圖，致毫無被備，爲其所欲爲。正如最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司法官勞勃茲爲首領負責審查此案之委員會宣稱：『珍珠港被襲之令人驚異一

點，爲美方之情報缺乏，而非配備缺乏，即使當時有更多之飛機與雷達配備，情形恐亦未必較佳，蓋最大之錯誤在於對敵人之全面襲擊，事先未有戒備，致不克立起應付。吾人之組織並無錯誤，吾人對局勢之估計錯了。』由此可見一國不能一時一刻不知敵國的動態，同樣一軍也是不能一時一刻不知敵軍的動態，否則只有覆軍殺將，亡國滅種。孫子的名言，應永遠作爲我們謀國者，治軍者的座右銘吧！



攻

將者國之輔佐也

輔周則國必强

輔隙則國必弱（三軍之患）

糜軍士之惑軍士之疑　所以使亂軍引勝也

知勝之五道

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論知戰法之將也）

識衆寡之用者（論知用兵之將也）

上下同欲者（論上下一致之法也）

以虞待不虞者（論治而乘亂之法也）

將能而君不御者（論君將之和不和也）

故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敗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故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己者五事知彼者七計）

也法之

軍形第四 CHUN HSING (Tactical Dispositions) IV

戰爭必須先立於不敗之地，而完成之法，則爲『修道保法』——實現軍隊之精神物質兩的全主義。攻守以保持行動的秘密爲最上，一經發覺敵的敗形(虛隙)，即集中無比的威力，一舉而殲滅之。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古時善戰的主將，當要進攻敵人，都是預先充實了自己的內部(精神物質的兩全)，使敵不能勝我；而且確保主動地位，一待敵發生有可勝的虛隙，卽乘之。敵之所以不能勝我，是由我預先充實了我的內部，——這是屬於自己的問題，雖可以自由處理；但僅是這樣，還不能勝敵的，勝敵必須乘敵的虛隙，然而虛隙的發生與否，則屬於敵方的問題，不讓我自由强求。

The ancient masters of war first made their armies invincible, then waited

until the adversary could with certainty be defeated. The causes of defeat come from within; victory is born in the enemy's camp. (C)

【先爲不可勝】即於未戰前，充實了自己的內部，與後述『先立於不敗之地』的意義相同；其完成之法，爲後述的『修道保法』，因之修道保法，便是全篇的主眼，詳後。又此篇，有人評爲：『現代一篇頂有價值的國防原理』，實有見地。

美國的爲先不可勝

美國這次反攻日本，眞可以說是『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美國於一九四一年遭受日本對珍珠港的奇襲，一時因損失過大，自知反攻無『先勝』的把握，於是乃暫取守勢，埋頭準備，直至一九四四年認爲戰鬥力已加强，即已具『不可勝』的條件，同時日軍亦已陷於勢分力弱，遂轉取攻勢，由瓜加林之役至琉球之役——其間眞是所向無前，每戰必勝。亦即後面所說：『勝兵先勝，而後求戰。』那有不勝的道理？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

所以善戰的主將，雖能够使敵不能勝我，決不能依我的意志，造成敵的敗因——虛隙以取勝。故曰：勝敵之事，是可推知的，但不讓我自由造成敵之虛而取勝。良將不爲敵所乘，却能乘敵之虛以取勝，這虛，是待敵自然發生而捕捉之，故解爲

由我造成之則不對。作戰綱要等書所謂『立於主動地位』，卽使敵不能捕捉我之虛意。在戰爭與戰鬥的過程中，彼此必會自然發生虛隙，而能捕捉之，這是名將與凡將之所由分。柔道家（柔道爲日本一種拳法）所乘的對手之虛，決不是勉强地造成對手之虛而乘之，而是乘其自然發生的間不容髮之虛而取勝。這節雖是難解之文，但舉出這個譬喻，也許可以使讀者領悟孫子所說兵機的要諦吧？

范鑫說：『時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這是就戰場上而說：倘若我尚未有勝敵的兵力，則暫行防守；反之，倘若我一有勝敵的兵力，卽速行攻擊。大凡我守的時候，是因勝敵的兵力尚不足，而攻擊的時候，則由我勝敵的兵力已有餘，（兵力的有餘或不足，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當勝敵的兵力不足而守，這時所謂善守者，好像藏於最深的地下一樣，使敵無從偵知我的虛實，以施其技，且當保主動的地位；及至勝敵的兵力已有餘，這時所謂善攻者宛如飛翔於最高的天空一樣，行動秘密而機敏神速，乘虛攻之，使敵無從應付。這樣的攻守，便可以保全自己的軍隊而取得完全的勝利。

攻守原爲用兵不定之形，用兵的最後目的爲取勝，但欲取勝，結果必取決於攻擊。

故『不可勝者，守也，』不是永久的防守，乃是暫時的防守。【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兵力不足是弱，兵力有餘是強。大場彌平少將解說：『日清戰爭之前，日本的陸海軍比清劣勢，因之在未獲得制海權的當時，便以守勢爲骨子，着手構築本國內各戰略要點的要塞，以爲防衛國土。可是日本以前是怎樣「守的不足」呢？現在各地所留存的要塞，便是最好的證明。不久，陸海軍俱達於必勝的境地，於是乃捨守勢而轉取攻勢，進兵於遼遠的滿洲之野，求決戰的戰場於大陸。』【九天九地】爲中國舊天文地理學的名詞，據楊雄太玄經的記載：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晬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九地——一爲沙泥，二爲澤地，三爲沚崖，四爲下田，五爲中田，六爲上田，七爲下山，八爲中山，九爲上山。在這裏，比喻其深與高，卽形容行動詭祕，莫測高深。但在現代戰爭上還有其巧妙的意思，這令人想到孫子又是一個豫言家了。

九天
九地

藏於九地之下的要塞戰

在上次歐洲大戰，一九一六年凡爾登的要塞戰，優勢的德軍以猛烈的砲擊，幾乎盡將法軍的堡壘粉碎，創造了『凡有形的，必被破壞』的新記錄。因此，以巨砲巨彈，空中爆擊等破壞火器爲攻擊之主力的現代戰，對於要塞的構築，有愈趨藏於地下的傾尙。例如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德國的齊格飛防綫，又如蘇軍在東部西伯利亞的國境防線上，建築了數千僅露一點頭角於地面的『托赤卡』（Tortica）分散要塞羣。孫子於兩千多年前

，就說『藏於九地之下』的守城戰，眞是意思深長。

又，在上次歐戰時，一種新的兵器——飛機登場了。據說：英法協約軍於最初的國境戰，發現德軍侵入比利時，是由於『動於九天之上』的一隻飛機偵察的結果。

與漢尼拔的康納包圍戰，俱稱爲世界二大美技的一九一四年秋坦能堡殲滅戰，是飛機活躍的賜物；與登堡元帥於戰後，曾這樣述懷：

『沒有飛機，便沒有坦能堡。』

最近飛機愈呈跳躍的進步，不僅可舞於九天之上而俯瞰，且可搭載大量炸彈作遠距離的轟炸，成爲直接攻擊的强銳武器；倘若想起：牠加於敵國的首都、主要都市、戰略要點的巨大威力，則孫子『動於九天』的戰略，正是古今一貫的大原則。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　○　○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以馬奇諾防綫及新嘉坡要塞的陷落，使一般人對於要塞的價值，起了動搖，卽一般人以爲孤守『藏於九地之下』的要塞，是無用的，所以我們應把孫子這個原則活用到防空方面來。在二次大戰中，像重慶桂林等地的大隧道、防空洞，眞不知救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至於倫敦的地下避彈室，乃建築於地底七十英尺深處，更爲安全，其中分有：地下內閣，用厚達十六呎的鋼骨水泥來保護，且有避毒氣的門戶和禦捕

炸彈的鋼網，戰時首相邱吉爾及其閣員就是在這裏工作着。地下總部，內部共有一百二十七個房間，屋頂上面有通風管，空氣調節器，氣管等設備，在那裏工作的人員限於中級以上軍事人員，所以倫敦當時不論在德機怎樣瘋狂的轟炸之下，均不足以妨礙他們的安全及工作。尤其是自從原子炸彈出現後，使將來的防空設備愈有深藏於九地之下的必要，所以現在有人主張在將來原子戰爭的時候，所有軍事設備和有關作戰的工廠均要預先移入地下，必要時人民也要完全躲避到地下去。

其次說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更成爲此次戰爭的制勝鐵則。例如爲上次大戰所無的降落傘部隊，全以『飛將軍自天而降』的姿態，乘敵方的不備，降落於敵後，而收驚人的戰果，像德軍的佔領荷蘭水閘，及攻破列日要塞，均爲傘兵之功。至於空軍，不特可以制陸，且可以制海，例如美日海軍在太平洋之珊瑚、中途、塞班諸島及菲律濱、台灣海面諸海戰，雙方的兵艦往往相距百里以上，即開始空戰空襲，不待兵艦的接觸而勝負已分。不待說，這是由於美國空軍占絕對優勢，把日艦炸得片甲不留，或畏戰而逃。至於原子彈的轟炸日本，這是超空保壘以動於九天之上的姿態演出。孫子於兩千年前已預言了今日戰爭的形態，彼眞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大軍事思想家！

○　○　○

這一節還未見過健全的解說，大概是因爲不知解釋之法吧？所謂『全勝』是怎樣的呢

？我軍以千人之力，而殺敵百人，這不是全勝，何故呢？蓋其中僅發生一死一傷，都不是全勝；僅損失一矢一弦，也不是自保；有損害的僅是比較的勝利，不是自保，也不是全勝；不然，我以千人之力而遭遇萬人的戰鬥力，那就要完全消滅了；像這樣相對的考察，不是孫子的根本思想；勝者卽敗者，勝與敗是互生於同一根蒂，故孫子的所謂全勝與全敗相同，色卽空，空卽色。老子說：『善行無轍迹』，這便是戰爭的哲理，亦卽孫子所說：『形兵之極，至於無形。』這節所用『九天九地』的名詞，其意形容至高至深；天地雖高深，用科學之力，却可以測定其高深；至於無形在物理學上則爲無限大，縱是若何剛健者，都不能取勝於無形，且又看不見其無限大，故敵不能與之戰，所以老子把牠叫做『不爭之德，不負之强。』故謂：『敵雖百萬，我僅一人未必敗。』這，由於哲理比數理的觀念更高，在朦朧的夢境中，孫子的戰爭哲學露着微笑。

說起來是很複雜的，但因是孫子的要點，所以再有回頭作一度解說的必要。用拳頭擊暖簾，强是不勝弱的，鐵腕比暖簾，暖簾比空氣，而克服空氣的是什麼？空氣雖强，卻有氣象構成牠的原素，但夢幻是無形的，所以最强，所謂『形兵至於無形』，就是這樣。於描寫禪的祕境，有『電光影裏斬春風』之句，山岡鐵舟在道場中對於掛着這七字匾額，認爲是劍道的眞諦，但同時也是兵法的眞諦；閃然的電光，於很快消失之前，立刻拔劍而斬春風，——那是狂人吧？我想：精神變態者因於物慾，是不會嘗得這種妙味的；

然在那反復披誦中，自可以領略其妙吧。

關尹子說：『聖人藏於天，故不能傷焉。』尉繚子說：『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原來良將是用不着作戰而屈人之兵的，故洞識勝利的機會，超不出常人所洞識的範圍，（爲人不知而勝取的，以謀攻爲最善。）不是最善的勝利，因爲結果必出於交戰；至於敵人力戰苦鬥後，方獲勝利，爲天下人人拍手贊美說：『勞苦功高呀！勞苦功高呀！』這也不是最善的，因爲自己已蒙了無限的損失。總之，這簡直好比能够舉起一根輕細獸毛的人，不能叫做體力强的人；能够看見太陽與月亮的人，不能叫做視力强的人；能够聞得轟轟的雷聲的人，不能叫做聽力强的人。

在歷史上，燦爛輝煌（殺得血流成河）的大勝，以兵法家的眼光來看，不是善中之善，而以屈服敵作戰於未萌爲至善；次之，爲不費摧枯拉朽之力而勝的自然之戰。

老子說：『上善若水。』又說：『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

以墨子爲體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古時所謂善戰的主將，其取勝，是勝於很容易取勝的敵人，卽不待敵人的兵形已成，而機智敏捷，運用伐謀伐交等手段，不經交戰，而使敵人屈服，——這是一種微妙機祕的動作，故爲一般人不注意，不驚訝。因此，這種勝利，就不會震動炫耀於一般人的耳目之前，被稱贊爲智者勇者的了。

墨子說：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胡）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由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其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良將對於戰鬥的勝利，是一定有把握的，即其所戰必勝；而其所以勝，則由於捕捉着已露敗形的敵人。

【不忒】爲不差或一定有把握意，有本作『不惑』。【所措】爲所戰，或所舉兵意。

故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這與前節的『自保而全勝』相應，良將的作戰，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一經發見敵人露出敗形，就不失時機而速攻之，使敵不能倖免於敗。

老子說：『善建者不拔。』孔子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所以可勝的軍隊，於戰前已具備着戰勝的條件（即前說的內部充實），然後出而捕捉着敵人的虛隙以決戰，故百戰百勝，反之，必敗的軍隊，事前沒有具備戰勝的條件，貿然出而戰鬥，僥倖勝利於萬一，結果每戰必敗。

Thus it is that in war the victorious strategist only seeks battle after the victory has been won, whereas he who is destined to defeat first fights and afterwards

looks for victory。（G）

戰爭哲學者克勞塞維惹用辯證法研究戰勝的結論說：『勝利的最初是極微小而難感覺的；但在戰爭的進行中必擴大，而其結果更大。』老子說：『見小曰明，守柔曰強。』又說：『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以上所述，要而言之，善用兵的良將，既修明道——『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又保法——保持『曲制，官道，主用』的完整；所以，就能够支配勝敗，卽我可以乘敵之虛而取勝。

【修道保法】道與法，均爲始計篇所說的道與法，但這裏所說的道，撰編者的研究，乃爲將帥對部下士卒的有道，如共同甘苦，財政公開，訓練有方，紀律嚴明，賞罰公平等是。保法，爲保善軍制或保持軍備的充實意。這樣，則軍隊的精神與物質俱臻於優越，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出而求戰，其攻則動於九天之上，守則藏於九地之下，那麼，當然能够『爲勝敗之政』了。但亦有此種解釋：『修道』的道，爲戰略戰術。『保法』的法，指下引的五項用兵之法。

【爲勝敗之政】爲勝敗卽爲勝（必勝），敗字乃無意思的接尾詞。好比一旦有緩急的緩，是無意義的接頭詞；能辨異同的同，是無意義的接尾詞，——在古文上，此例頗多。

板井末雄說：『修道保法爲全篇的主眼，本論已盡於此，下爲餘論。』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勝。』

在古代兵法上說：『戰爭之事，先從度（地理的研究），經過量、數、稱，而到達勝。卽憑測度地形的險易遠近，而決定作戰大綱爲度；度決定以後，其次爲依戰場的廣狹；而研究戰綫的長短，兵種的配備爲量；以量爲基礎，而決定兵員的多寡爲數．由數的計算，而估定彼我戰鬥力的輕重（强弱）爲稱；依於這四種法則的研究，而得的勝算爲勝。』

For the rule is the survey of land; the measure tells the amount of that land's produce; the tables its population; from the scales their weight or quality is made known; and then can we calculate victory or defeat.（C）

孫子在這裏所說的『度』，『量』，『數』，若以今日的眼光觀察，實過於物理的，大有

一讀難解之感。但在古代，用密集集團，而各持原始的白兵，以猛烈的衝擊力，而壓倒突破敵人，乃依兵數的量與其速力的相乘積以構成運動的摧毀力而求勝，因有量、數之說，並不足怪。

孫子與西方軍事家觀點的相同

在拿破崙戰爭後，普魯士軍事著述家 Rustow（著有十九世紀的作戰等書）曾這樣說過：

兵力的優勢，非先從數的優越中求之不可。如果得不到絕對的優越，亦須得到相當的優越，這就是決定戰爭的要點，即不論在某戰地，某地點，某戰場，非求得到勝利的最確實而最容易之點不可。

拿破崙關於兵力量，在其筆記說：

軍隊的力量，好像機械學的運動量一般，是質量與速度的相乘積。

這是說軍隊的行動迅速，同時，也是從物理的和量的來看戰鬥的軍隊。這點，與孫子的看法同一。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良將明於上述的五項法則，定下勝算。然後開始戰鬥；敗將昧於上述的五項法則，糊里糊塗而戰，於是兩者的相差：前者如以一鎰之重而臨一銖之輕，後者，如

以一銖之輕而當一鎰之重；那麼，勝敗之數，在未戰之前，已昭然若揭了。

A victorious army, opposed to a routed one, is as a pound's weight placed in the scale against a single grain.（G）

【銖鎰】爲我國古衡名，十黍爲累，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二十四兩爲鎰。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所以良將一經開戰，好像決開數千米突深之山谿的積水奔瀉而下一樣（卽集中無比的威力，一擧粉碎敵軍），這是叫做軍形。

The attack of a conquering force is as the outburst of long-pent-up waters into sunken valleys. Such are the orders of battle.（C）

【積水之谿】谿是山中之澗，積水是蓄積着的水，卽澗中蓄集着的水。【千仞】古以周尺八尺爲仞，合今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

老子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堅强者，莫之能勝。』

一八〇六年拿破崙在耶納的戰勝，其戰勢的猛烈，正如孫子於此所說：『決集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彼於戰後向天大嘯：

『殺我的彈丸還未鑄造！』

其勝因，固由於戰略的巧妙，用兵的迅速等，要而言之，還是以二十萬的本軍對普軍十五萬之壓倒的優勢，爲其重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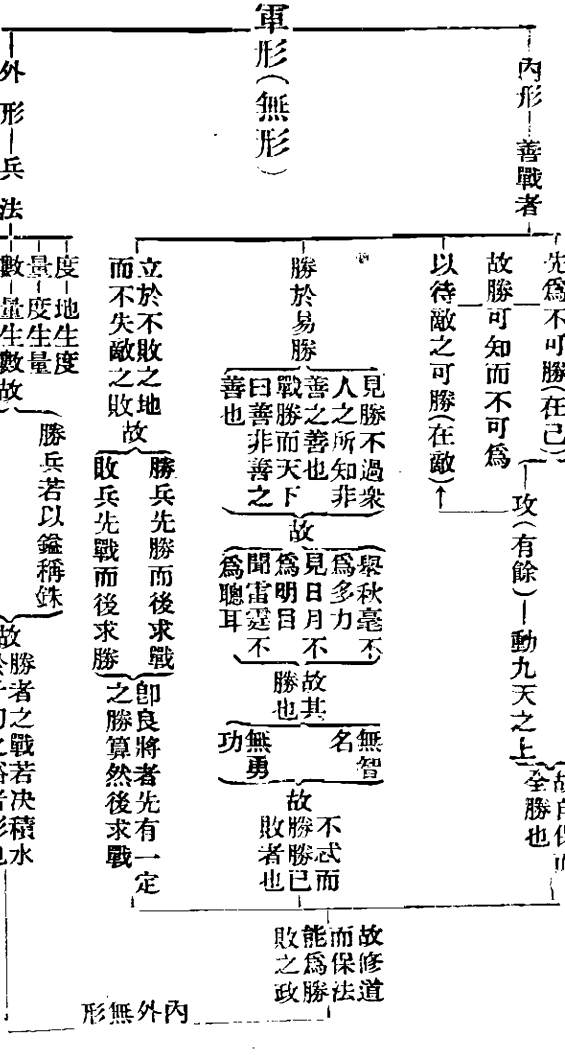
優勢

談到孫子的這種戰勢論，同時，也令人聯想起軍的速力。美國的偉大海軍戰略家馬翰氏，於其著作中，解說當爲海戰必勝的要訣，就是這速度的問題。

速力

此次太平洋之戰，美空軍常以壓倒的態勢，奪取了制空權，擊敗日空軍，而各機均以無比的速力火力，保持其優勢的戰鬥之姿，這也令人想起彷彿孫子所謂：『決積水於千仞』的威勢。

壓倒


軍形（無形）
內形—善戰者
先爲不可勝（在己）
守（不足）—藏九地之下
攻（有餘）—動九天之上
故自保而全勝也
故勝可知而不可爲
以待敵之可勝（在敵）
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
勝於易勝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
見日月不爲明目
聞雷霆不爲聰耳
故其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故其戰勝不忒
不忒而勝已敗者也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卽良將者先有一定之勝算然後求戰
故修道而保法而能爲勝敗之政
外形—兵法
度—地生度
量—度生量
數—量生數
稱—數生稱
勝—稱生勝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敗兵若以銖稱鎰
故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內外無形

虛實

兵法是虛對實、虛實。

○　○　○

虛實的轉化、相生，虛變實，實變虛，虛虛實實。

○　○　○

虛對虛，實對實的虛虛實實不是兵法。兵法是虛對實，實對虛的虛實實虛。虛變實，實變虛的虛實實虛。

○　○　○

虛實轉化而變爲虛實實虛，虛實展開而變爲虛實實虛，那麼所謂虛實實虛是虛實的轉化，是虛實的展開。

○　○　○

虛虛實實原爲兵法向來的意義，但不過是虛實的單一返復、循環，并表示虛實的轉化、展開而已。

——譯自多賀義憲著東洋古兵法的精神一書

兵勢第五 PING SHIH (Energy) V

用兵之法不外奇正兩端，活用奇正，便可制勝。而導致戰鬥於有利，以發揮部下的特長，亦爲本篇的要點，與次篇成爲姊妹篇。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統帥大部隊，恰如統率小部隊一樣的簡易，是由於有了分數——編制編成，倘若編制編成適切，縱是十萬以至數百萬的大軍，亦可由一人統帥指揮自如。

古代編制

【分數】是軍隊的編成，卽戰鬥序列，軍隊分區。曹操註：『部曲爲分，什伍爲數。』卽：分是部隊編成，數爲人數意。古代部隊的編成有種種的記載：依周禮分：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萬二千五百人），另把十人稱爲火，五十人稱爲隊。依司馬穰苴分：以五十人爲一隊，而把一軍的一萬二千五百人，分爲二百五十隊，其中七十五隊爲握奇（總豫備隊），其他一百七十五隊，分爲八陣，卽本隊八千七百五十人，豫備隊三千七百五十人。據張預述漢制：一人曰獨，二人

指揮要簡易

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曰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一軍計三千二百人，比周制一軍的人員較少。至於現代各國軍隊的編制，通常分爲班、排、連、營、團、旅、師、軍等；幷有平時編制與戰時編制之分，前者爲後者的基礎，後者依前者而產生，造成有組織的武力，卽基於此。

孫子於此是論戰場指揮的簡易的，西歐名將說：『戰爭計劃的第一要件是最簡單，因爲簡單的計劃，比複雜的計劃，令人容易想起，容易實行。』語雖不同，其意則一。拿破崙戰略戰術的全貌，始終是蠹於『極簡單』一語。因爲簡單便可『治衆如治寡』，進而奇想天外，捕捉良機，衝敵之虛。

拿破崙侵略英國，嘆爲唯一的缺點是彼艦隊的不振，於一八〇五年二月一日致書維斯敦說：『我海軍的最大缺點是做司令官者，不論在什麼場合之下，老是不慣於下命令。』這，雖與孫子所謂『分數是也』的編組關係很少，却證明了『治衆如治寡』的戰場指揮之適切簡單，在海戰的戰略上也是同樣的重要。果然，法國的海軍慘敗於特拉法加。

組織統帥適切的軍隊，大將有大將的職責，推而至於師長團長也各有其不可侵犯的權限；將軍干涉連長的職分，等於士兵侵犯軍官的範圍，凡此都足以紊亂紀律，削喪軍隊的鬥志的。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與大軍交戰，好比與小軍交戰一樣的輕鬆自在，這由於有了形名，即用旌旗之形與鑼鼓之音的信號爲指揮。

【形名】形是旌旗，名是聲音，即鑼鼓。在古代戰場上指揮軍隊，所用的是旌旗與鑼鼓。在現代爲喇叭、電報、電話及其他傳令信號。

亞歷山大王之密集長槍隊（Phalaux）的密集戰法，也是用旌旗指揮，且認爲是戰鬥指揮上最重要的事。但那是怎樣的重要呢？在大王對密集步兵隊訓練的文告上，有下面的話：

各員要注意將帥所發細微的信號，依其軍旗而保持隊形；所命令的事，不論何事均要實行。

至於向敵包圍，攻此擊彼，變更戰鬥序列等，其操縱兵的容易，要如操縱將的容易。

由此觀之，大王所見與孫子所見，實是不約而同。至於日本戰國時代，如信玄、謙信等名將指揮『鶴翼』或『車懸』的密集陣時，都是用旌旗與大鼓。——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吳子說：『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

亞歷山大王之密集隊所見相同

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大國三軍之衆，不論在任何場合之下，可使其與敵作戰而不敗的，是由於奇正戰法運用的不誤，即不誤了戰鬥的常則與變則的運用。

【奇正】奇正與虛實向爲兵家所殫精竭慮研究的課題。曹孟德註：『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尉繚子說：『正兵貴先，奇兵貴後。』（即正兵先向正面攻擊，奇兵擊其背面之謂）。李衛公說：『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唐太宗說：『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尾川敬二說：『正是戰鬥的常則，如正攻等；奇是戰鬥的變則，如迂迴等。』至依北村佳逸的見解：『防備得使敵不能勝我爲正，乘敵之敗形襲擊爲奇。潛水艇，航空母艦等是奇，戰鬥艦隊是正。在春秋戰國時，正攻用車隊，奇襲用馬隊（騎兵）：現代騎兵的任務，除搜索警戒外，還可擔任破壞，衝鋒工作的』乘馬用刀，下馬用槍。『奇兵尙神速，對於戰車隊難以通過的小道，爲便利而用馬隊，把』騎『字的馬兒傍書爲』奇『，不是甚於此嗎？就將棋（日本玩具，略似中國象棋）說：金銀步等是正兵，飛車角是正奇兩用，善用奇者，常有以弱

奇正的種種解

卒擒獲主將的妙事。正兵與正兵的衝突雖勝，死傷却多。所以損害少而獲大勝的，僅限於奇兵。」

春秋戰國的詳細教戰之法，不傳於後世。據吳子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役，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初期的羅馬軍團區分步兵爲重甲兵與輕裝兵：重甲兵戴垂至肩膊的鐵兜，並披胸甲與屈伸自在的鎧、脛甲、臂甲等，左手佩長四尺寬二尺的楯，右手執投槍，（與敵戰，則先投此投槍）。左身插三尺的長劍，右腰插短劍。輕裝兵頭戴兜子，左手佩楯，或佩手楯，右手依兵種之不同而持投石器、弓、戟，跟着重甲兵之後，而排成整然的隊伍。

春秋戰國的戰法教練

羅馬時代步兵的裝備

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

我軍所向——攻擊敵人，恰如以至堅的石塊投擲那脆弱之卵一樣，一碰必破，這是由以我之實擊彼之虛

The enemy is crushed, like the fall of a grindstone upon an egg, by knowledge of his strength and weakness, and by the employment of truth and artifice. (C)

【碬】是磨刀的石，堅實的石。【虛實】作用兵上，有弱點叫做虛；沒有弱點，精神物

質俱保持充實的狀態，叫做實，詳虛實篇。

腓特烈大王每以劣勢的兵力，破優勢之敵，卽彼常出乎敵的意料以外，而以迅速微妙的迂迴運動，把主力移向於敵之一翼，造成優勢的兵力以擊敵的弱點——虛，卽是孫子所謂『虛實是也』。至於拿破崙的屢戰屢勝，亦由於採取以實擊虛的碬卵戰法；但最後在滑鐵盧之役，因以虛擊實，致自碰鐵壁。被譽爲『戰爭之王』的希特勒，他在歐洲戰場上的勝利，如以四週而解決波蘭，五天而解決荷蘭，七天而解決比利時，六週而解決法蘭西，亦由於使用『以碬投卵』的戰法；而最後的失敗，乃由於精疲力竭，變爲以卵當石，盟軍却以『以碬投卵』的威勢，展開東西夾擊，使其無從抵禦，終至一敗再敗，慘死柏林。

腓特烈大王，拿破崙，希特勒的用兵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切戰鬥，首先多是運用戰鬥的常則，作堂堂正正的合戰，然後因着戰況的變化，運用變則（奇兵）以取勝。

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稱爲現代空軍之花的單座戰鬥機，在空中的格鬥，正是這樣的『正合奇勝』。他們一上一下地相搏於大空中的壯觀，眞是發揮着高度的鬥志、智力、體力、熱情和機械的能

外國著作家引用孫子的話

力及一切一切的奇術而角逐。

現代世界各國兵學家多愛用孫子的名言。近讀美國拉姆氏撰：『蒙古的戰法』一文，曾引孫子這個原則，批評一九一六年福根漢與德皇太子攻擊凡爾登要塞的失敗說：『福根漢與德皇太子的戰術應用，顯然違背二千年前孫子兵勢篇所指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原則，故有此失。卽是說，他們僅作頑强的正面攻擊，未能以奇制勝。』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所以善用變則的將帥，常是因着戰況刻刻的變化而運用之，使敵無從偵知應付，恰如天地的運行無窮，江河的奔流不竭；又宛如沒於西天又昇於東天之日月的終而復始，春夏秋冬之循環的死而復生。

【天地】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這是無窮的理由。【江河】如長江與黃河。老子說：『聖人不積，旣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中庸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日月】是循環理法之物的證明。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時】春死夏生，夏死秋生，秋死冬生。老子說：『有無相生，前後相隨。』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音樂之譜，大別爲宮、商、角、徵、羽五種，但變化起來，卻令人聽不勝聽。色彩大別爲青、黃、赤、白、黑五種，但調合起來，却令人看不勝看。味素大別爲酸、苦、甘、辛、鹹五種，但調和起來，却令人嘗不勝嘗（這是喻奇正的變化，用兵的藝術）。

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Cornelius Scipio爲攻擊迦太基人——Hasdrubal，取道西班牙；Hasdrubal豫想羅馬人的慣用戰法，置精銳於中央，乃配主力於中央以相對；但敵人反其豫期，却把勇敢的軍團配於左右翼，在中央僅配以最弱的部隊，中央軍在遲緩的行進中，兩翼便急速進出，於中央未交戰前，迦太基軍的兩翼便潰亂了，敗兵像雪崩般的退到中央來，因此，中央軍的隊伍也混亂崩潰了。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戰評說：『羅馬軍所用這奇的戰術，倘若用進步的砲兵以對之，則勝敗的結果，將成爲相反的吧！爲什麼呢？因爲中央軍在這距離中的躊躇，正是砲擊的好目標，其受損害，必比接戰爲大。』但是不管大砲怎樣進步，飛機怎樣發達，特別不要忘記了轉變樣式的奇兵，常操勝利之機。

知不奇無正的結果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奇正的哲理

戰場的情勢雖是千變萬化，但在用兵法則上，其實也不過是奇與正的兩種：這兩種奇正的變化，由正變奇，由奇變正，即正兵忽變爲奇兵，奇兵忽變爲正兵，奇生正，正生奇，兩相變化互生而無窮盡，好比那無端的圓環一樣，縱是任何天才作戰家都不能窮窺其究竟的呢！

In battle, there are not more than two methods of attack—the direct and indirect; yet these two in combination give rise to an endless series of manoeuvre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lead on to each other in turn. It is like moving in a circle—you never come to an end. Who can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ir combination?(G)

奇正，虛實是宇宙的兩大動力，即陰陽，天地間的萬有以此而生滅變化。易繫辭說：『太極生兩儀』的兩儀是陰陽，物的表裏。朱子亦說：『陰陽原爲一氣』。要之，係從太極所分裂的一元二面。就辯證法說：正是These，奇是Antithese。天地、晝夜、剛柔、強弱、勝敗、興亡、生死、虛實、消長等名詞的上一字是陽，下一字是陰，二者交錯着

、表裏着、循環着。中國最古的哲學體系，在易經上，便可窺見；而孫子則從這原理中抽出必勝與必敗的兩大原則而用爲兵法的根據。在自然界、人類界中的物質消長現象，雖是神秘不可捉摸，但那奇術的種子，不過在陰陽二氣的規律命令之下，依着時與地而離合，給予起伏屈伸的動機。在古代民族的原始生活中，於智的方面，竟有這樣可驚的大發現：重疊八卦，造成六十四卦，依此而說明萬有的變化，眞是令人敬服靡已！（在希臘古代，柏拉圖的觀念，暗示宇宙論的進路，類似伏羲八卦之點很多）。孫子吸收爲現代科學所不能說明的陰陽而用於兵法方面作爲勝敗的本原，總算沒有缺陷的了。

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知正而不知奇，那是紙上談兵。——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拆者，節也。

水本比石輕而柔，因其奔流急速，至於漂流石塊；其原理，可以用勢字說明。又如鷲或鷹等鷙鳥，利用其猛速力，至於毀拆小鳥的骨與翼，是由於善爲節量距離和時間而對目標作突然的搏擊（此亦可作爲今日俯衝轟炸機投彈的原則）。

As the rush of rock-shouldering torrents, so is the spirit of the troops. Like the well-Judged flight of the falcon, in a flash crushing its quarry, so should

the stroke be timed. (C)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所以善戰的良將，其進軍是迅速的，其衝擊是猛烈的。

wherefore the spirit of the good fighter is terrifying, his occasions sudden.(C)

【勢險】水勢險，當是迅速。(節短)節，是節量意。鷙鳥對於小鳥，節量了很短的距離和時間，然後搏擊之，自然發生很大的破壞力與摧毀力。

希特勒在此次歐戰中，所採取閃電戰的行動，眞似『勢險節短』。而閃電戰所具的條件有三『S』，亦名『三S戰術』，卽(1) surprise奇襲，(2) speed迅速，(3) superiority優勢，但這些原理均爲孫子於是書中說破了。

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又以他物比喻之：所謂勢者，當進軍時，恰如張滿的强弩，聲勢洶洶；至衝擊時，所謂節者，恰如射者立於適當距離，瞄準着標的而拉動發條機一樣，——一往無前，百發百中。

【弩】古之軍用强弓，弓身裝有發條機，用以發矢。【機】爲上述發條機，如今步鎗扳

機。

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兩軍交戰時，我軍的旌旗隊伍，甚至像那絲一樣的紛亂，似乎敗形已現，但由於訓練有素，指揮統帥的適當，卽『分數正，形名宜』，決不致紛亂的。又我軍在混混沌沌的狀態中，似乎敗形已露，但由於奇正的善用，正像圓環的旋轉滑脫，使敵無從捕捉着我的弱點以制勝。

此節以下，曹孟德謂爲『皆變形匿情也』，藉以蒙蔽敵人的聰明。老子說：『挫其銳，和其光，同其塵。』又說：『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作戰綱要說：『戰鬥方酣，敵我死命相搏，尤其勝敗將分之際，戰勢更形混沌，狀況亦極慘烈，此時之指揮官，須知敵之艱苦，與我相同，勿萌畏縮之心，應本必勝信念，以堅確意志，遂行當初之企圖爲要。』這是說在混沌的狀態中，應巧爲利用兵勢，捕捉戰機而收戰勝之功，正與孫子的論調一致。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强。

看之似亂，其實是治，唯治者方能爲假的混亂；看之似怯，其實有勇氣，卽從勇氣中裝看假的怯懦；示弱的是爲誰敵，係由强中生出的詭計；要之，皆是隱匿我的眞形以誤敵人。換言之：亂戰亂鬥的戰法，是由眞治而生；怯弱的軍形軍容，必待眞强眞勇者始能爲之。亦有解爲：治亂、勇怯、强弱，原無一定，亂從治生，勿恃治而怠，怠則生亂；怯從勇生，勿恃勇而驕，驕則生怯；弱從强生，勿恃强而懈，懈則强變爲弱。這是戒爲將者，勿怠、勿驕，勿懈。

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强弱，形也。

還有一點要注意：軍隊的或治或亂，大半基於『分數』的明不明，明則整治，否則紊亂；士兵的或勇或怯，大半基於兵勢的得失，得勢雖怯者亦勇，失勢雖勇者亦怯；軍隊的或强或弱，大半基於軍形（配備）如何，軍形不爲敵人所知則强，反之則弱；亦有解爲：基於地形、軍形、運用的得宜與否。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所以巧於誘動敵人的良將，故意示以亂、怯、弱，則彼必爲所動而來戰，故意給

以小利，則彼必爲所誘而來取；要之，以利益誘出敵人，就要整備着勁卒而待機，這也是用奇的一個要諦。

Thus one who is skilful at keeping enemy on the movement maintains deceitful appearance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enemy will act. He sacrifices something, that the enemy may snatch at it.（G）

這節【卒】字，有本作『本』字，解爲本軍，主力軍。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任勢。

良將唯從自然的情勢上去求勝利，决不因戰鬥的如何而責備部下或推諉責任於部下。換言之：部下不能發揮其最善的戰鬥力，是因爲將者對於戰勢的指導拙劣。故良將既善爲使用部下的長處與各部隊的性能，同時，又善爲指導戰鬥的情勢，向着自然而有利方面發展；亦唯如是，纔能使部下與各部隊盡量發揮其長處與性能。

以戰要爲綱作

這個規箴，對於自己不努力，而動輒責備部下的長官，正是給予當頭一棒。實在說，負責指導戰鬥於有利，是指揮官的任務；在此情勢之下，又使各部隊應機完成其準備，而發揮其全能力，於是戰果便可以擴大了。作戰綱要：『命令須適合受令者之性格及

識量，又凡受命者能自行處斷之事項，不可妄加拘束。』又說：『各級指揮官縱使戰況不利，亦須盡各種手段以圖挽回戰勢，而導之於勝利。此際指揮官之一言一動，於戰鬥之利鈍，具有重大影響，不可不毅然負責，而開勝利之途。』又說：『高級指揮官至見有可能戰勝之徵兆時，爲求捕捉殲滅敵人於戰場，須使各部隊應機完成其準備，迅速移於有利之態勢，最爲緊要。此際各級指揮官，務須不失時機，各在前方，行其所要之準備。』

老子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尉繚子說：『因其長而用之。』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巧爲利用自然之勢的良將，其指揮部下與敵人戰鬥，恰如推轉木石一樣，原來木石的性質，置於平地——安，則靜止；置於傾斜地——危，則轉動；至於四角形的則不動，圓形的則易動；要之，這是說，因勢用兵。

以軍比木石，驟看之雖似粗魯之詞，其意思却深長。現從戰理上，把它解釋如左：

安——是軍的兵勢如磐石般的狀態，士兵的精神亦鎮靜。

危——是兵勢的不備缺陷，士卒互相疑懼，部隊陷於危殆，而發生動搖的狀態。

方——是戰法上，僅有正的一面則不勝；有奇正兩面，奇正變化的妙用，然後可期善戰善勝。僅用方的正面兵勢，則缺乏奇面的機動性，於是士卒的精神澀滯，軍隊亦不發生實際的活動力。

圓——是兵勢如木石之圓，富於機動性，應着千萬變化的狀況，沒有任何澀滯，而圓滑地推進戰鬥；士卒亦被驅於其勢，好像圓石的旋轉般前進。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故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良將利用自然之勢，指揮軍隊對敵作戰，恰如從那幾千米突的高峰投轉圓石而下一樣，愈進愈猛，所當者破，這是軍勢。

上項『戰人』與本項『戰人』的人字，均指敵人，戰人爲與敵人戰鬥之謂。

孫子在這裏的所謂『勢』，這勢當然是指自然的情勢，向能作具體的解釋者却未多見，依我的研究：一爲指利用我軍有利的情勢，如士兵思鄉之心急，人人想『打回老家』去；或援軍到達，人人懷必勝之心；或我軍所長，如長於攻者則使之攻，長于守者則使之守，長於山岳戰鬥者則使之担任山岳戰鬥，長於河川戰者鬥則使之担任河川戰鬥等，這

勢字的研究

樣必可發揮全力，勢如『轉石』一般。次爲指敵軍發生不利的情勢，如士兵厭戰，內訌爆發，彈糧告絕等，這樣，我乘而攻之，亦可發生『轉石』的威勢。這是爲將者要善爲運用的。

孟子上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磏基，不如待時。』

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奇正

正是正兵，是正道、正面、正正堂堂之陣等的正。奇是奇兵，是奇異、奇計、奇襲、奇變等的奇。

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變爲正，正變爲奇，這是奇正的轉化、展開。恰如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變而爲實，實變而爲虛，虛實的轉化、展開。

——譯自多賀義憲著東洋古兵法的精神一書

兵勢

- 形（正）
  - 分數（治衆如治寡）
  - 形名（鬥衆如鬥寡）
  - 以正合
- 勢（奇）
  -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 奇正（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
    - 表裏不相離
    - 虛實（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
    - 以奇勝
- 其勢險（如彍弩）
- 其節短（如發機）
- 故
  - 紛紛紜紜（奇正之變）
    - 鬥亂而不可亂（勢之整）
    - 渾渾沌沌（奇正之變）
    - 形圓而不可敗（勢之全）

- 亂生於治—分數
- 怯生於勇—勢
- 弱生於强—形
- 故善動敵者
  - 形之敵從之
  - 予之敵取之
  - 以利動之
  - 以卒待之
- 故善戰者
  - 求之於勢
  - 不責之於人
  - 故能擇人而任勢，其勢如轉木石
    - 安則靜
    - 危則動
    - 方則止
    - 圓則行
  - 故

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第六 HSU SHIH (Weak Point and Strong) VI

戰鬥貴立於主動地位，避實擊虛，與因敵變化，以決策制勝。唐太宗說：『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大凡先於敵人到達戰場，一切準備完善以待者，爾後在作戰上就極順手(佚)了；反之，後於敵人到達戰場，慌慌張張，須出而求戰，那就極麻煩(勞)了。故善戰的良將，老是在未戰之先，先到戰場，立於主動地位，使敵闖進我方，供我宰制；而不陷於被動地位，闖進敵方，中敵奸計。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這項在戰術上解爲：是強調防勢的有利，或攻勢防禦的必要，固是不錯；但有人以爲：更進一步，做戰略上的解釋尤爲洽當，卽『先處戰地』，爲先到戰地，據守要點，築好工事，立於主動地位而待敵，那麼就與後文——『致人而不致

於人』，首尾一致了。

作戰綱要說：『作戰必須立於主動地位』。又說：『當定決心時，須對敵立於主動地位，力求獲得動作之自由，尤須出敵不意，最爲要緊；倘一陷於被動，必致始終追隨敵人，而歸於失敗。』又說：『戰鬥之主眼，在能確保主動之地位，并出敵意表，於敵預期之地點與時機，予以澈底的打擊，而達成戰鬥之目的。』正是同一旨趣。

李衛公的評語

【致人而不致於人】人指敵人，致同至或到字意，其要義是說立於主動地位以宰制或支配敵人，不可陷於被動地位爲敵人所左右。李衛公說：『千章萬句，不出於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鬼谷子說：『事貴制人，而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制於人者，制命也。』老子說：『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

大凡能使敵人自進於我所預期的地區，供我殲滅，則在使其判斷這種動作的有利，就虛實說：爲示敵以虛；又，我的陣地，不欲敵來攻，而所以能使之望而生畏，不敢來攻，是因使其感覺來攻時有覆滅之害，就虛實說：爲示敵以實。至於敵

人先佔有利地區，戰備完成時，即欲以彼之佚待我之勞時，則要誘之以利，使彼唯我追隨，疲於奔命；又，敵人於糧食等物充實時，則宜採取遮斷其運輸線，或別働隊燒燬其糧食儲藏庫等手段，陷彼於飢餓，以削喪其鬥志。又，敵人安定時，卽佔有利的據點，或安於警戒部隊的掩護而行動或休息時，或據守堅固的陣地時，則宜破壞或襲擊之，使彼不得安定，爲我所左右。（要之，這是說不論在任何場合之下，常要以主動地位去支配敵人，擾亂其備戰，摧毀其鬥志。）

一個空軍戰略

本節所說『佚勞』、『飽飢』、『安動』三個原則可做爲現代游擊戰術原則，或空軍戰略原則。方今空軍的作戰，主要的以大編隊的轟炸機連續轟炸敵軍敵地（如陣地、倉庫、工廠、交通線等）；這樣，實足以『勞之』，『飢之』，『動之』，而達目的。孫子的戰理，至今竟可運用於空軍上，眞是偉大！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敵人預想爲我必攻的方面，或爲我攻擊所不能忽略的方面，敵必應我攻擊而進出防禦；對於這方面，我就要派遣一小部隊進出，俾敵誤認我的意圖，同時，我則另使用大兵力向彼所不顧慮的方面——弱點（虛），而猛攻粉碎之。我行軍千里

之遠，沒有感到任何疲勞危險，是由行於沒有敵人之地（不設防之地），或行於敵人抵抗薄弱之點，兵不勞而破敵通過。又，攻而必取的，是由於攻擊敵人不施防守的地區，或防守不固的陣地，卽出乎敵的意表而攻其弱點。守而必固的，是由於守着爲敵人不敢攻擊的險要，或守着爲敵人怎樣攻擊都莫可奈何的要塞，以至以攻擊而守，或以機動而欺騙敵人，或遠離陣地而戰等，使攻者無從達到目的。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二其字均指敵人。出字爲遣兵進出意。前趨字，意謂敵軍進出防禦，後趨字，意謂我出兵攻擊。要之，這項是說捉敵弱點而攻擊的，這種戰法，歷代名將多用之。

歷代名將皆是擊虛

亞歷山大王以寡兵破波斯的大軍，是由於洞察敵的弱點，而加以突擊的，卽大王巧於搏敵陣之翼，更搏其背面，而施行包圍攻擊。漢尼拔的攻擊點，差不多與彼同樣。愷撒亦爲覘破敵的弱點而攻擊之，如發見敵的弱點在左翼，則以彼的右翼攻擊之。

腓特烈大王以彼精練機動的部隊，攻擊敵的弱點——主要的側面，而博善勝。拿破崙有時擊中央，有時擊翼。要之，都是捕捉着戰術上的弱點而傾注全力以破敵。

又，日本海的海戰，東鄉艦隊對於分爲二列縱陣而來的俄艦隊的先頭，是壓迫包圍其不備而薄弱的一點，向之集中砲火。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看來似是無味平凡的言詞，實則說做戰略的前進時，選擇進路的重要。例如，日本戰國時代，源義仲跋扈於京都，大逞橫暴，賴朝使其弟範賴、義經往討之，這枝兄弟之軍，進出於名古屋，更要西進時，範賴的主力軍乃通過美濃近江路，以瀨多爲目標而前進，但義經軍一轉而經伊勢、伊賀，指向京都的南方宇治；這樣，義經軍在途中，如行無人之境，一瀉千里，一日行軍約七十里，很快地到達宇治，結果攻擊義仲爲從宇治方面而宣告成功。這偉大的戰略前進，即是孫子所謂『行於無人之地』。

義仲的戰略前進

又如鄧艾之越陰平，拿破崙之越阿爾卑斯山，亦爲最洽當的例證，尤其于此使我聯想到今日飛機的飛行於天空，眞有『行於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之概。像這次大戰中美國超空堡壘携帶原子彈投擲於廣島長崎的成功，就是由於空中未遇敵機，否則那有這樣輝煌的成功？美機眞巧『行於無人之地』！

現代的攻守戰

【攻而必取，守而必固】在現代的運動戰、陣地戰、要塞戰上，攻者往往先以大隊飛機的轟炸與大砲的轟擊，使敵方的兵員工事幾乎燬滅之後，方用戰車掩護步兵進攻，其間尙有飛機大砲的掩護，幷阻止敵軍的增援，以期攻而必取。守者欲『守而必固』，固須構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最重要的還要擁有强力的空軍，將敵機擊敗，並協同砲兵燬滅其砲兵與戰車部隊或用重兵威脅其側背。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故長於攻擊的將帥，由於企圖動作的祕密，足令敵人不知怎樣防禦；同樣，長於防禦的將帥，由於虛實的不露，足使敵人不知從何而攻擊。

軍形篇說：『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可作爲此二原則的註脚。這是一個『神韻縹渺的戰略』（大場彌平的評語）。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虛實的法則，已如上述；至於實地運用，則要因時、因地、因敵制宜，其微妙神祕，至於無形無聲，爲筆墨口舌所不能形容；故對此有深造的良將，實操着敵人生死之權。

東方哲理

這一節的哲理，是東方哲學的蘊奧。老子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爲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莊子說：『一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孔子說：『「參乎！吾一道以貫之。」曾子曰「唯」』

。文殊師利於答維摩詰問不二法門說：『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不二法門。』妙喜說：『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不載，默也載不得。』他們這樣的一致，實爲西方學者用科學方法分析哲理所無的特點。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以戰鬪之道作戰綱要說

當進擊敵人時，能使敵人莫能抵抗我，是由我衝擊其虛隙——沒有佈防之點，或守備薄弱之點。至退却時，能使敵人莫能追及我，是由我退却時企圖的祕密，行動的迅速。

作戰綱要說：『攻擊愈能出敵不意，其成果亦必愈大。』又說：『攻擊之重點，依狀況，尤依地形之判斷定之，通常指向敵之弱點，或其最苦痛之方向。』這與本節所謂攻擊的意義相同。同書又說：『退卻之主眼，在能迅速與敵隔離。』這和孫子所謂退卻，若合符節。又，近代軍隊在戰場上的退却，都是置有掩護部隊拒敵，俾得安然後退。其次關於追擊敵人的退却部隊，同書說：

追擊之主眼，在迅速捕捉敵人而殲滅之（中略）。軍長以下各級指揮官之獨斷專行，與放膽行動，實爲收獲偉大效果之要件。

當將敵擊退時，步兵須迅速移於追擊前進，始終與敵接觸，使其主力無脫逸之機

會，尤不可爲敵一部之抵抗所抑留，應將我之大部，勉力速向敵之側方，或其間隙突進。

這可作爲從反面解釋本節的有力參考資料。

軍隊要摩托化機械化

惟於此要注意的：在現代戰場上，進退欲速，有待於軍隊的摩托化，否則，徒步而行，退固遲，進亦遲。例如日軍此次在我國戰場上的行軍，往往進用汽車，退亦用汽車，而我軍僅用兩足，故在前者則使我措手不及，在後者則使我徒喚奈何。哦！這個教訓難道還不深重嗎？此可見我今後的建軍非向摩托化、機械化的大道邁進不可。

○　○　○

證以魯氏戰理

魯登道夫氏在其全體性戰爭中，關於衝虛說：『用兵之際，主將先審察敵人弱點所在，集中力量以攻之，以求勝利，此謂用兵之重典。』又說：『戰事關鍵，又視其戰術上與戰略上之巧妙，此在小戰與大戰中，無處不然。所謂戰略與戰術的巧妙，卽在造成一種可以利用敵人所犯弱點之處而攻之。在坦能堡之戰中，可以證明，不特大挫敵人。且可保全自己實力。至於最廣闊之戰略的包圍，最後亦須在某地點上，作一種戰術的攻擊，使敵人被迫之翼，因而後退，再加上餘力，以助其圍攻，可使敵軍雖欲退却而不可得。其有與此形勢相似者，卽敵人陣綫中忽得一虛隙，包圍者乃得間深入而制之。此爲余在坦能堡戰中所採之方略也。處此情況中，應先在戰術方面集中火力於敵之內翼，使彼

此不能相顧，乃生出漏洞，吾軍可乘隙而入，彼之漏洞愈大，我乃可截斷而宰割之。」關於退却說：『兵家每視退却爲受戰略支配不得已而出此者，故羞言之。但依實戰之經驗而說，苟其部隊對於其指揮者有絕對之信仰，雖作普通之退却，未必有損於軍隊向前之勇氣，其後退也，以平日預備有素而整然有條，果如此者，雖後退無害。有時軍隊在戰勝之後，竟放棄戰線，退至自身之根據地，不獨陸軍爲然，海空二者亦復如是。雖然，後退之結果，爲放棄陣地，可以大影響於戰鬥之士氣，此不可不注意者也。』又說：『依實戰經驗言之，陸地上之被追擊者，其行動較勝利皆爲迅速，以被追擊者常可用極少之器材，阻止追擊者之前進，而其大隊人馬乃有從容退却之餘。』以上可當爲孫子此節的註解。而爲退却之反面的追擊，魯氏力主窮追說：『在今日而言窮追，較昔爲易，以空上則有飛機，陸地則有自動車隊及鐵甲車隊，可以在側面及正面襲擊敵人。然而敵人仍能對此追擊者，設爲種種障礙，阻其前進，如軍民之召集，如自動車部隊之使用，與夫號召人民使爲堅壁清野之舉，仰勝利者雖欲盡勝利之果而不可得。然正惟其如是，勝利者尤應用其全力於窮追，以謀收勝利之效，因最大成功，即在眼前也。就海上與空中言之，應竭汽鍋及摩托之最大速率而用之，俾得完全殲滅敵人。』此亦與孫子在九地篇所說『千里殺將』的意思相同。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

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故我欲與敵決戰，敵人縱高壘深溝以固其守，採取持久之策，結果不得不與我交戰，是由我分兵攻其弱點或最苦痛之點；又我一時爲避免與敵決戰，縱不設防而守之，好像僅在地上畫了一條線，却足以使敵人束手無策，不敢與我作戰，是因使敵進則懼墮入我詭計中，與其原來的願望相反。（例如諸葛亮對司馬懿所用的空城計）此句尚有另種解釋：我不欲出而與敵決戰，僅佔領着某種地點，選擇地形（畫地意）而配備兵力，不設堅固的深溝高壘，而使敵不敢與我戰，卽不敢進擊，是因我在其所佔領的地區，具有戰略上的要機，足以牽制敵軍的行動，卽現代兵學上所謂的戰略側面陣地。

本節要義，是由我知敵虛實，敵不知我虛實的結果。【畫地而守之】爲不構築防禦工事的形容詞。【乖】爲背，不符，相反意。【所之】之字，爲往，進意。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敵者，約矣。

故我示形（攻防之形，如佯攻，僞裝工事等）於敵人，但非我的眞形（眞虛實）

，於是敵人誤判於斷，分散其兵力，而我的兵力却可集中，換言之：我的兵力能集中於一點而使用，敵的兵力非分散配置於十處或多處不可；這樣，我便可以用十倍兵力攻擊敵比我僅有其一倍兵力的一點，即形成我的兵力占優勢，而敵的變爲劣勢，而能運用這種『以衆擊寡』的戰法與敵作戰，那就容易地戰勝敵人了。

【約矣】約字有各種解釋：（一）約是少數，即敵少數意；（二）約是節約，可以節約我兵力；（三）約是要點，即攻擊其要點；（四）約是敵方成爲少數，而我方成爲大多數等等。但依編者的研究，約是簡易或容易意，即說我以優勢的兵力攻擊劣勢的敵軍，那就可以容易地戰勝敵人了。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敵之所備者多，則吾之所與戰者，寡矣。

這是把前文稍做具體說明。例如我欲進而攻擊敵地，爲敵所不知道，（由我企圖的秘密）敵因爲不知道，乃左顧右盼，茫無頭緒，到處分兵防備，陷防綫於廣泛與稀薄；這樣，則準備與我戰的敵軍，在我軍當面的兵力，就變成爲寡弱了。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

，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也，衆者使人備己也。

敵人因不知我企圖的結果，故對於兵力的運用，多備於前面，則後面的兵力陷於寡弱；多備於後面，則前面寡弱；多備於左，則右寡；多備於右，則左寡；弄至各方面皆備，則各方面皆寡。要之，這樣寡弱者，是因自己失去主動地位，受敵所擺弄而多方防備的；反之，集中雄厚的兵力，立於主動地位者，可以使敵備我，依我的意志而指導戰鬥。

日軍違反孫子而致失敗

日本軍人在二次大戰中，其勝利固由於抄襲孫子，而失敗亦由於違反孫子，或誤用孫子。以他有限的兵力，除用以防衛本土外，還散佈於中國大陸，南洋羣島及安南緬甸等地，其戰場之廣，戰綫之長，爲有史以來所未有。即他無所不攻，則無所不備，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故一遇盟軍反攻，則無所不敗。你看他在緬甸及瓜加林、塞班、關島、帛琉、菲律濱、硫磺、琉球等地的失敗，其失敗那麼快，莫非由於兵力分弱。所以孫子的原則是不可違反的，違反必失敗。日本軍人如再拿起孫子時，不知將作何感想！

故知戰之地，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能够預知何地爲與敵必戰的戰場，又預知何日爲與敵交戰的時期，於是，在某地

某日便可準備完成，這樣，縱遠往千里之外與敵會戰，都可以『不殆』。

史記孫臏傳載：『……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能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這是孫臏知戰地與戰日，龐涓反之。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反之，不諳敵情，沒有預知與敵會戰的戰場和時日，於是在某地某日毫無準備，倉皇地與敵會戰，弄至敵人攻我右翼，則不能調左翼部隊以相救；敵人攻我左翼，（亦可解爲左翼趨往相救），則不能調右翼部隊以相救；敵人攻我後面部隊，則不能調前面部隊以相救；敵人攻我前面部隊，則不能調後面部隊以相救（均因被截斷）。何況部隊之間遠則隔離數十里，近則隔離數里麼？（按古代戰場上部隊間距離很短）那當然不能協同動作，以相救援的。

與敵軍（假想敵）交戰的戰場及時日的調查算定等，原在平時，已要準備完成；至出師後，則更要搜索偵察，以求準確，自不待說。其次關於部隊必須協同一致，方能制勝

，古今不變。又關於調兵相救一點，現代以有飛機、汽車、火車、兵艦等工具以供運輸，即遠在數百里，亦可很快到達，已不同古代那樣的遲滯了。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

要之，勝敗的決定，基於明瞭敵的虛實，極用兵之妙者，敵兵雖多，亦不成問題。故以我的觀察，越國的兵力雖比我多，但使其多備，豈能勝我嗎？

【吾】有書爲吳。俱下平，同音。意義亦通。【越人之兵】吳越是世仇，這書，孫武爲獻於吳王闔閭而作，故特提及，以期打動吳王。至可注意的：孫子自篇首至此，其間未用過一個固有名詞或一段史實，老子八十一章的全卷中，沒有用過一個固有名詞與史實，所以有人說：老子是反歷史主義者；孫子的文法酷似老子的很多，但自此後，却使用好幾個固有名詞。

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鬥。

依於上述，故可以說：勝利之事，倘若敵軍不知我的虛實，當然可以由我造成；敵軍縱怎麼多，也可以使其不能發揮協同一致的作用，（即敵不知戰地戰日，弄至『無所不備』之故）。

有人說：軍形篇說：『勝可知而不可爲』，這裏乃說：『勝可爲』，豈不是矛盾嗎？不，軍形篇說：『不可爲』，是指實的敵人，（只得待其自然生虛，然後擊敗之）。這裏說：『可爲』，乃指虛的越軍，不知戰地戰日的越軍，決不會矛盾的。總之，我們研究孫子學理，決不可以詞害意，作呆板的解釋。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我與敵相對立，欲探知敵的虛實，約有四種方法：第一、先考究彼我的情況，戰場及敵的當然行動，而推知利害得失；第二、漸漸與敵相見時，則用盡一切搜索偵察的手段，以看敵人對此所引起的動作，而判知其動靜，卽敵人有何種企圖；第三、爲準備與敵戰鬥，乃施以具體之形（配備），卽作兵力的運用，這時乃努力偵察判斷地形，以便明瞭那個地點爲生死所分的重點；第四、這樣還不足，則更試行小小衝突，以暴露敵的兵力、配置及企圖，從而較量彼我兵力，以辨知我兵力，果是有餘抑或未足？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策是占筮用的蓍草，轉用爲推定或推測意。這項是說對於彼我的情況，戰場及敵的當然行動等，作縝密攷察後，以判定利害得失。

以作戰要務爲證

此項具有首先着手判斷一般敵情的意義。作戰綱要說：

『爲期指揮適切，須不斷判斷狀況。然狀況判斷，以「任務」爲基礎，綜合「敵情，地形，我軍狀態，及天候氣象」等各種資料，而加以較量，積極決定「完成我任務」之有利方策。關於敵情，尤其是「敵之企圖」，雖常不易明瞭，然依軍隊自己蒐集之情報，及由他方面所得之各種資料，並與敵之國民性，編制，裝備，慣用戰法，指揮官之性格，敵軍之特性，及當時之作戰能力等，綜合研究，依戰術上正當的着眼，由多方面判斷敵人，可能之行動，更於其若干可能之行動中，更進一步，考慮其「實現之公算較多」，及「與我之利害較切」之行動，則其判斷當不致大誤。』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作是引起意，比推定更進一步；憑用直接搜索偵察的手段以引起敵人對此的動作，又看敵人對此的處置，以判別其採取某種行動。

作戰綱要說：『行搜索時，不問兵力之大小，須努力以積極手段，迅速達成其目的，但須注意勿爲敵之欺騙手段所惑爲要。』且本項是指近距離搜索的，又如同書說：『近距離搜索，乃爲各級指揮官收集「戰術上之部署及戰鬥指導」，接敵愈近，其搜索愈宜周密。此等搜索，以騎兵及機械化部隊爲主，飛機爲副，迨與敵接近，則各部隊亦宜自行派遣斥候，或小部隊，以實施搜索，近距離搜索若能善用便衣偵探，以爲補助，常可獲得充分的效果。』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是戰鬥實施已迫的運用兵力，即所謂配備；死生之地，是辨別怎樣的地是死地，或生地，即勝敗所分的重點。要之，這是就戰鬥前的搜索而說的，與作戰綱要此條相當，是：『戰鬥前之搜索，其主要目的在一使戰鬥部署適切，及爾後之戰鬥指導有利。』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即角逐、角力的角。這項是憑戰鬥搜索，戰鬥實施，以得愈加明瞭敵情，而應機使用適切的兵力。作戰綱要說：『戰鬥間之搜索，繼續戰鬥前之搜索行之。其主要目的，在爲「各部隊之戰鬥實行及上級指揮爾後之戰鬥指導」求得必要之資料。又敵之兵力及配備，常因「實行戰鬥」而暴露，有時更可依戰鬥，而得窺知敵軍之企圖，故須細心伺察之。』

孫子以上所述，條理井然，實與現代的搜索順序一致。其故由於古往今來的戰鬥經過，沒有多大差異。

吳子說：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這也是和孫子的論調一致的，即是說要經過策、作、形、角等，方可與敵會（合）戰。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良將用兵臻於極致(神妙)之境，千變萬化，沒有一定的形跡(等於無形)；這樣，縱是眼光精深的間諜，(亦有解爲，深入我方的間諜)也無從窺知我的企圖與虛實；縱是智慧超常的參謀，也無從發制我的奇謀。

【形兵】爲向敵示我的兵形，卽用兵，或運用軍隊作攻防的部署配備之意。

老子說：『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廣德若不足……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無窮。

因敵之形，卽因敵之虛實情形，以決定戰法，而爲部下兵衆贏得勝利，但部下兵衆卻無從了解其所以然之理由，卽不明爲何得勝的理由；戰後，一般人憑着戰蹟等等得知我以這種陣地、這種戰法而制勝，至說到爲何採取這種陣地戰法，以制勝的理由，却沒有一人能够知道。因爲良將不把同一的戰勝方法，做二三次的反復使用，而是完全因着敵人千變萬化之形，運用適切的戰法以制勝。

The general make his pla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positions of the enemy and puts his hosts in motion; but the multitude cannot appreciate the general's intention; they see the signs of victory, but they cannot discover the means (C)

【措勝於衆】措勝應解爲決定戰法，以取勝意。【制勝】爲制敵取勝，亦有解爲製造勝利意。【應形無窮】是說因着敵人的無窮變化之形。原來戰史、戰略、戰術及平時訓練的諸原則，諸法則與諸制式，不過死物而已，而能活用與否，就是名將與凡將之所由分。岳武穆氏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正此之謂。還有本節所謂『衆不能知』及『人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皆因他們（衆人）兵學知識及戰爭經驗的不足。益以良將運用的機密巧妙和千變萬化，那更足使他們莫明其妙了。

魯登道夫氏說：『凡爲傾袖者，不應爲理論的試驗所束縛，且尤不可抱一成不變之計劃，以爲可以應敵。』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原來兵力的運用，可取象(似)於水(水與兵是建立於同一的原理上)，蓋水的性狀避高處而向低處奔流，兵力的運用，亦在避敵之實而擊其虛；又，水是因着地形

哲理與水

的如何而成種種的流形；兵力的運用，也是因着敵情的如何而臨機應變以制勝。

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很喜歡用水以喻其哲理。除孫子外，老子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又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莊子說：『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又說：『水靜則明，燭照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平靜，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孔子說：『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又說：『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者捭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不漏盡，似道；若其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口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大水必觀焉。』孟子說：『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說：『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所以每次用兵（每戰）沒有一定的形勢，恰如水的性狀沒有一定的流形，能够因

着敵情變化，運用兵力及戰法以取勝的將帥，叫做神明。

孫子爲說明虛實，而以水的性狀譬喻之，眞是中肯而趣味之言。但從『因敵制勝』，與『因敵變化』等句看來，似乎孫子放棄自己的主動地位，實則不然，孫子不是於本篇之始，以『致人不致於人』爲大前提，而定虛實的用法嗎？足見依然以堅確的意志，實現自己的企圖，絕不放棄主動地位。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依於上述，兵力的運用，是變化無常，沒有一定的，正像五行的運行，也沒有那一種能够常勝的，卽有勝必有負，木勝於土，却負於金；火勝於金，却負於水；土勝於水，却負於木；金勝於木，却負於火；水勝於火，却負於土；（因其如何配合，而生勝負）。又，好比春夏秋冬的四時，也是不斷變動的，沒有那一種能够經常停止於某一階段；又，好比晝間有長時（夏長），也有短時（冬短），一月之中有死日，也有生日。

Among the five elements there is no settled precedence; the four seasons come and go; the days are long and short and the moon waxes and wanes (so in war there is no fixity.) (C)

五行之說

【五行無常】據北村佳逸於此書附帶下了這一個解說：『五行說，係從易經的深奧哲理而派生的學說，附以迷信，更爲奧妙，因爲奧妙、神祕，所以從周末，便蔓延到戰國，又從戰國而流傳到漢代，一時代比一時代繁盛。迄至所謂陰陽家的異端學者出現，于周易之理，配以曆法，又加上自然現象以立說，一時風行，從之者榮，背之者衰，一直發展到算命（如人生的壽夭、富貴、貧賤等）擇日（如結婚、開張、旅行的吉日等），成爲一家之說。其在日本，於平安朝以後，極爲隆盛，縱至今日仍有多少信仰者，尤其從事冒險事業的人如船員、投機家、旅行家、政客、軍人等，其信仰的程度更强。』但孫子於此決不是提倡迷信的五行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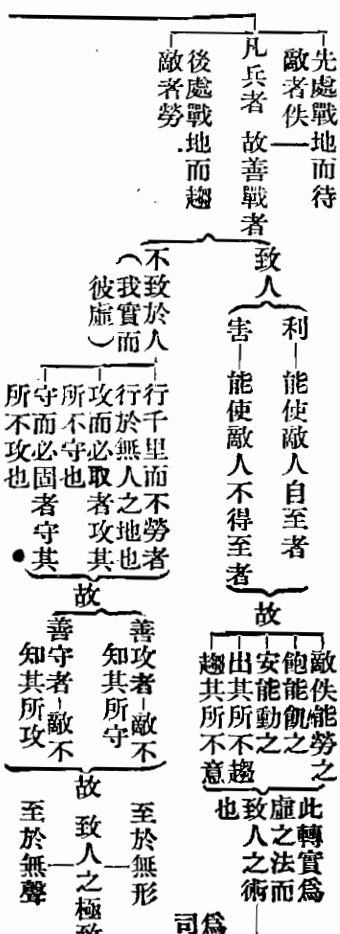
死生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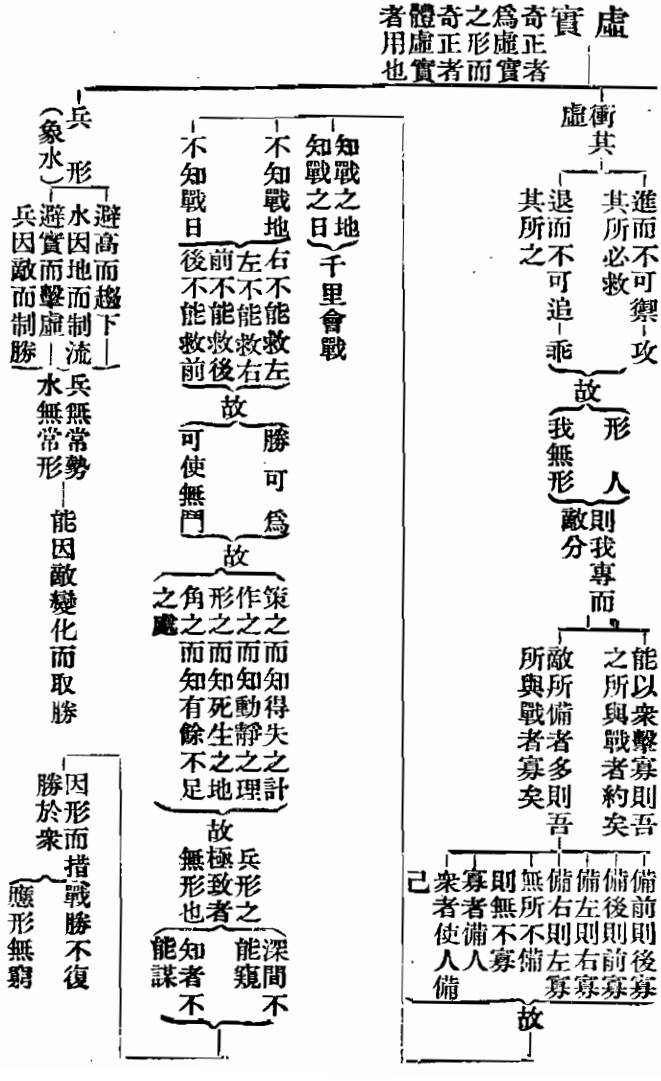
【月有死生】此句一般學者向註解爲『月有盈虛』或『月有滿時，亦有缺時，』這都是錯誤的。它原爲周曆制中的二段，卽死是『既死霸』，生是『既生霸』。據王國維生霸死霸考說：『周人月行四分制；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與近人之星期相類。』又據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說：『余覽古器物銘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爲四分：一曰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謂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也；四曰既死霸，謂自二十三日以後至於晦也。』

相對

孫子在這裏用『五行』，『四時』及『日月』等自然界的變化原理，又爲相對原理（非絕

對的）來指示吾人的用兵，眞是不朽之論。西方學者批評克勞塞維慈的名著戰爭論是『一貫地用輝煌的辯證法寫成』。而孫子寫成這部傑作，我亦有同感，他日有暇，當作『孫子的辯證法』一文。原來用兵有虛有實，有實有虛，沒有絕對的虛，也沒有絕對的實，要能變化制宜，不可拘於一端。故知此而能以實擊虛者，或以虛而使敵認爲實者，必可取得燦爛的勝利。




虛實
奇正者虛實之形奇正者體用也
衝其虛
進而不可禦攻其所必救
退而不可追乖其所之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備前則後寡
備後則前寡
備左則右寡
備右則左寡
無所不備則無不寡
寡者備人者使人備己
故
知戰之地
知戰之日
千里會戰
不知戰地
不知戰日
右不能救左左不能救右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
故勝可爲可使無鬥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故極致者兵形之無形也
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因形而措勝於衆
衆不能識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
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故其戰勝不復
應形於無窮
兵形象水
水因地而制流避高而趨下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避實而擊虛
兵因敵而制勝

軍爭第七 CHUN CHENG (Battle Tactics) VII.

軍爭是兩軍相對而爭利，有爭戰略戰術的利益，有爭財貨領土的利益。孫子認爲戰爭的勝敗多決於軍隊的機動，故在這篇裏倡導機動的用兵，如『以迂爲直』，便是一大原則。後面所述的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的四治，及八項的用兵之法，亦爲讀者不可忽略的要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

大凡用兵之法，主將受大命於元首，而集合各鄉邑的軍衆（卽動員全體國民）以編組作戰軍，一直發展到戰爭快要爆發，與敵對峙宿營時，此後在互相爭利的戰鬥行爲上，就要煞費苦心，成爲最艱難的事情了。

【交和而舍】和是軍門，交和是我的軍門與敵的軍門相對峙。舍是宿營，戰國策裏有『與秦和而舍』之句，言與敵人對壘而舍。但亦有解爲軍隊上下一致和睦，然後可以出兵

宿營，吳子上有『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之句。

○　○　○

謀略戰

【軍爭】亦有解爲：軍戰，戰則先定謀，軍爭卽謀爭，或『抄襲』。軍爭二字，從來有此兩種解說：(一)軍不和協一致，而相爭於內部，卽軍的內爭，治之極難；(二)從事土地的佔領，軍器的俘獲等——這均是外行的解釋。其實孫子在本篇是述其意思深遠而最難的戰略用兵之妙。例如說迂迴作戰，或疾風般的用兵，或懸軍萬里的猛勇進擊，皆爲孫子兵學十三篇中的白眉。倘若僅憑簡單文學的印象，而忽略了祕奧的眞理，那孫子就要哭泣於九泉了。又，軍爭既是『抄襲』，卽對正兵而用奇兵，是最重要的謀略戰。依照這樣的解釋，方與孫子的眞意一致。——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軍隊相爭的最困難之點，是以迂迴曲折的遠路，當作直綫的近道，幷變禍患爲利益的。

The difficulty of tactical manoeuvring consists in turning the devious into the direct and misfortune into gain.(G)

老子說：『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以迂爲直】可解爲迂迴作戰。談到迂迴作戰，拿破崙的越阿爾卑斯山，算是最有名的例證。

拿破崙的迂迴作戰

一八〇〇年春，法軍介在阿爾卑斯山系，其南，有在北部意大利澤尼亞的馬仙納（拿破崙部將）軍，拿軍則在萊茵上流左岸的特勻因附近，與當面的奧軍相對，這時麥拉斯將軍率其優勢的奧軍向馬仙納軍攻擊而來；拿破崙看破了這整個態勢，便決心放棄以前正兵的計劃，一轉而越過阿爾卑斯山，壓迫敵的麥拉斯軍的背後。

拿破崙於五月十三日，統帥着六萬大兵出發，除漢尼拔以外，誰也不能續行的天下無比的峻嶮——二百三十餘里的阿爾卑斯山，彼於備嘗辛苦艱難中，居然征服一切障礙，一共費了八天而踏破之，好像百雷同落般突現於奧軍的背後，把慌張的敵人，任意地粉碎於馬倫哥（Marengo），時是六月十四日。

○　○　○

迂迴戰的批判

迂迴作戰，曾爲現代蘇聯的軍事家普力特孟氏所否定。他說：『迂迴戰是向敵之一翼或兩翼而澈底地給予側面的攻擊，乃是迅速地，且決定地殲滅敵人的戰法；因此，這個戰法的條件是「機動的祕密」與「急襲」。但以飛行隊的空中搜索，已不容機動的祕密，更以敵軍擁有鐵道、汽車等大交通機關時，也不能實行急襲，百萬軍與百萬軍之戰，包圍行動，倏忽間，就會暴露而被阻止。敵人利用快速交通機關而輸送大軍於包圍軍的

攻擊方向，其結果，包圍變爲正面衝突；所以這時包圍軍方面，反陷於危險的狀態。』又說：『運用大兵團的作戰，迂迴戰法，是退却於過去歷史的領域；正面打擊，正面突擊、突破，這是新戰場的戰術形式。』雖然，但在現代侵略戰爭中，仍有使用迂迴戰法，尤成爲日寇的慣用戰法，舉凡上海之戰，徐州之戰，桂林之戰，莫不出此。又如德軍對英法比聯軍的作戰，則避開馬奇諾防綫的正面，而從其延長綫急速地突破色當，跟着即向英法海峽地帶作深遠的迂迴，結果迫使法比兩軍全部投降，而英軍則演出敦克爾克狼狽撤退的悲劇。

故迂其塗，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故我欲迂迴其進軍之途，必先在他方面誘敵以小利，以轉移其視綫，並牽制其行動；這樣，雖後於敵人向目的地出發，却可先於敵人佔領了目的地——有利的地點，出其不意，而制機先，這是叫做深明迂迴之計的良將。

Thus, to take a long and circuitous route; after enticing the enemy out of the way, and though starting after him to contrive to reach the goal bofore him, shows knowledge of the artifice of deviation. (G)

【後人發，先人至】含有迅速與秘密性。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軍爭是有利的事情，也是危險的事情；取利避害，以能否深明迂直之計爲斷。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倘若舉全軍而爭利，卽爭有利的據點或戰略上的利益，則運動不而輕快，失了時機；倘若不顧全軍的統一，委棄了一部份，只以輕兵或騎兵急進而爭利，則後繼的輜重必至捐棄，爲敵所掠奪。

Employing our whole force at one time in order to gain advantage over the enemy, we may not have time enough to gain our object if we push on with a portion of the force only, the transport is lost. (C)

軍的機動的行動，最須注意的是輜重問題，而爲高級指揮官煞費苦心之點。作戰綱要說：『戰地人馬之給養，與軍需品之補給，爲維持並增進軍隊戰鬥力之重要事務，在現代作戰，軍之需要，益趨繁複，其實施亦易生困難，苟措施不得其宜，往往影響作戰之利鈍，故各級指揮官，關於輸送連（卽行李以下同）及輜重等之部署，常須加以周密之注意爲要。』又說：『高級指揮官須時時應乎作戰之推移，預察本軍之需要，權其緩急先後，竭力施行有計劃之補給。對於補路線之設定，輸送機關之運用，暨軍需品之整

備及交付等，務使適切機宜，而能以統制實施其補給爲要。』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更詳言之：不帶甲冑而輕裝急行，晝夜完全不休息，以兩日的行程爲一日，而做這種强行軍，這時，倘若開往百里之遠的前方（在古代，爲三日半的行程，）爭利作戰，則三軍——上軍、中軍、下軍之將，必至被擒於敵；又由於這種强行軍，弄得强者先行，弱者落後，及達到目的地時，就通則說：兵力也只得十分之一了；倘若開往五十里的前方（二日弱的行程），爭利作戰，則前敵指揮官——上將軍必遭挫折，兵力到達戰場時，也只有一半了；倘若開往三十里的前方，爭利作戰，其兵力也只有三分之二到達參加作戰了。（要之，這是說長驅作戰的危險性。）

Disarming helmet and armor; stopping neither day nor night; marching double distance; doing double work; and finally contending with the enemy at a distance of hundred leagues; results in the loss of the general. Since the drop in rear

only one tenth of the forces is available. A forced march of fifty leagues to secure an advantage may result in failure to the leader of the vanguard for only half his men will arrive. After a forced march of thirty leagues to secure an advantage only two thirds of the army will be available (C)

【卷甲而趨】卷是收藏，在此爲脫卸意，即各脫卸重鎧，僅穿輕便戎裝而疾走意。就現在的軍隊說，則爲脫卸背囊等物。雖然輕裝對於强行軍很有利，但却要作麻煩的輸送了。【三將軍】是上軍、中軍、下軍，即三軍的將軍，相當今日各軍指揮官。

【蹶】是失敗或挫折意，亦有解爲被俘虜意。

長途行軍在運輸機械化前的古代，其消耗是很大的，即在克勞塞維慈戰爭論上亦有這樣一個論述：『行軍對於兵力所生的消耗作用，極爲顯著。在戰場上因食料和宿舍的缺乏，又因車輛的往返致通路的損壞，及須不斷警戒，爲戰爭的準備等，均可使有形的及無形的諸力發生無比的消耗。試觀莫斯科戰役，便可知精銳的法軍是怎樣的困苦了。拿破崙於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趾高氣揚地渡過尼門河時所統率的兵員共有三十萬一千人，到斯摩稜斯克時，尚有十八萬二千人，直到莫斯科時，僅剩十一萬人了。』惟現代以運輸的機械化，像孫子拿翁時代所發生的那種消耗現象，已大大減少了。

古代行軍途中的消耗大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像這樣的强行遠征，是特別要給與充足的。所以倘若沒有輜重（如彈藥、器材帳幕、服裝等物）的補給，或沒有糧食的接濟，或沒有倉庫貯藏品的準備，這都足以陷全軍於敗亡之境。

空中補給

老子說：『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補給所給予作戰的影響，於今尤甚。因爲現代軍隊所用的武器，如大砲所需的砲彈，機鎗步鎗所需的子彈，以及飛機車輛船艦所需的燃料，不能一時或無，既要多，又要快，否則，便等於死物，無法戰鬥。在這次大戰中，軍隊在前線作戰，由于空中補給系統的建立，縱是背後聯絡線被截斷，或被包圍，或深入敵地作戰，決無『彈盡糧絕』之虞，卽是說：一切軍用品均可由運輸機運到上空投下補給。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加以在平時，對於中立諸侯的企圖，沒有充分調查研究，則不能預先結交，以爲戰時的援助，誠恐戰時彼以利害所關而撕毀前約；又，對於敵國的地理地形，倘若沒有預先精密的偵察研究，則進軍時就不能出以機敏的行動；且爲得到這地理地形之利，則必須利用當地土人以爲嚮導。

【諸侯之謀】春秋時，在北方中原有晉、齊、秦、楚、宋五强的對峙，在南方有吳越

二雄的對立；這，就物理說：以物體互相引力的作用，很難保持均衡的；倘若兩國交戰，則以中立國的向背而破壞均衡，故孫子當注意其動向，雖是敵之敵，意外亦可成爲我之敵，所以非先知其本意不可。

【山林、險阻、沮澤】張豫註：『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卽近代兵學上所謂戰場上的地形地物。這，倘若不明瞭，固不能行軍，更不能戰鬥。作戰綱要關於行軍與此有相同的指示：『當選定行軍路時，通常依地圖，及偵察所得報告，或諮詢地方居民，而決定之。』【鄉導】鄉間，詳見用間篇。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用兵之術，以詭詐爲根本，（卽使敵人誤認我的虛實，而亂其判斷爲本），捕捉着有利於我的戰機而行動；當行動時，或把兵力合一，或把兵力分開，——因時、因地、因敵制宜，而收戰勝之效。

Disguise your movements; await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divide or unite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 (C)

【以利動】亦有解爲以利動部下意，與後面所說『掠鄉分衆，廓地分利』相照應。【

內外線作戰

以分合爲變』在廣義上解：爲戰畧的內外線作戰等的兵力之集散分離，或別働隊、挺進隊等的派遣意；在狹義上解，則當於戰術上的助攻、主攻，或支隊、先遣隊等的派遣，或在攻防上的預備隊的使用等之義。本此以達到我的目的而變戰局爲有利，故言『爲變』，實是言簡意遠。至於所謂內線作戰，是指我作戰軍對敵的作戰軍，立於被包圍或被夾擊的關係位置而作戰；這種作戰，有集結兵力，將敵逐個擊破之利，但動輒失去良機，且因陷於被夾擊的位置，易招來士氣的沮喪。而外綫作戰，爲我作戰軍對敵作戰軍，站在包圍或夾擊的關係位置而作戰；這種作戰，概以攻擊爲主，易於包圍殲滅敵人，且易以一方面的成功，而促進他方面士氣的昂揚，但易受逐個擊破，及有指揮困難，連絡不便，加以兵力轉運阻滯之害。總之，不論那種皆須以分合爲變的。在戰術上由於支隊或先遣隊的協力，而把戰局推進於有利方面。又，在攻擊上，分爲助攻方面與本攻方面，藉預備隊的使用而增大攻擊力或防禦力等，這都是一種『以分合爲變』的。作戰綱要說：『預備隊已經用盡，或雖未用盡，而狀況有「保持預備隊必要兵力」之需要等時，務須由狀況上需要較少之方面，抽出所需之兵力，重新編成預備隊，或增大其兵力。』可作爲孫子分合的注釋，幫助讀者對本節的了解。

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

故良將的用兵，當時機已至，則行動迅速得如疾風般的去來無蹤；戰機未熟，則徐徐然、肅肅然，好比林木的並立無語，使敵人不加注意；侵掠敵地時，則如燎原之火，一草不留；佔據一地而等待機會時，則屹然好比泰山一樣，不爲威嚇利誘；隱匿我的兵力企圖時，使敵無從窺知，恰恰如陰雲蔽天，不見日月星辰；攻擊敵人時，則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猛烈迅速，使敵無從退避。

Let your rapidity be that of the wind, your compactness that of the forest. In raiding and plundering be like fire, in immovability like a mountain. Let your plans be dark and impenetrable as night and when you move, all like a thunderbolt. (G)

本節從『其疾如風』，至『不動如山』四句，曾爲日本戰國時代的名將武田信玄，以之書上軍旗，豎於軍門。足見日本軍人向對孫子的熱烈崇拜。有人撰文謂此爲『機動戰術』的基本原則，不無見地。

閃電戰

魯登道夫說：『戰爭之勝負決於戰鬥，故戰鬥卽「軍事行動」之核心。在此種事戰行動中，各種戰鬥部隊，應傾其全力。在各戰鬥部隊中所儲蓄之「戰鬥力」，應盡用之以加於敵人，第一步卽以優勢之火力，毀滅敵人。』這可作爲『動如雷震』的說明。又據編輯的研究，『動如雷震』，可解釋爲孫子主張『閃電戰』。

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

我軍既進敵地後，則掠奪（亦可解爲徵發）其都市鄉村的財貨糧食（卽因糧於敵），以分配於我的兵衆；又，對於攻略而佔領的敵地——領土，則將之論功分封於我將領；總之，進軍均要權衡利與不利，作周密的打算，以定行動。

【掠鄉分衆】卽以在敵地所掠奪之品，慰勞士卒之謂。拿破崙時代，曾有限定時日，以兵士掠奪的事例；後來認爲違反人道，且足以釀成不測的弊害，終於禁止了。此次中日之戰，日軍在我國不祇到處掠奪，且强姦婦女，屠殺平民，其野蠻可見。【廓地分利】廓是開拓意，是說戰勝佔領了某一地方後，則以之分封於有功將領，以資激勵。

上述兩項，很明顯的，屬於封建軍事侵略主義。近代帝國主義者在戰爭上所採取的侵略主義，其目的爲：（一）敵國的完全征服，（二）破壞敵的戰鬥力，（三）排除威脅，（四）佔領土地，（五）保衛權利，（六）發展貿易，（九）榨取利潤，（八）奪取資源，（九）掠奪金屬品、賠償金，（十）破壞經濟力，（十一）確立制空制海權。這自然是破壞世界和平，又是製造新戰爭的，我們非根本反對不可。

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預先了解前述的以迂爲直的計謀，而善用之，就可制勝，這是與敵爭取利益的良法。

So he who understands the crooked and the straight way conquers. These are the methods of battle tactics. (C)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金鼓；視不相見，故爲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古代軍政書說：『指揮大部隊，因爲說話不能相聞，故用鐘鼓爲信號；因爲視力所及的範圍有限，故用旌旗爲記號。』要之，金鼓旌旗的効用，是在統一兵衆的耳目於指揮官的意圖之下。

現代的通訊工具

指揮軍隊所用的通訊工具，在古代是那笨拙的旌旗與金鼓；到了現代以科學的發明，工業的發達，它是進步得驚人了，主要的有電報、電話、信號彈、閃光器及警報器等，故對於軍隊的指揮調動極爲便利，雖遠隔數千里，依於無線電的利用，瞬間卽可將命令傳達。第二次歐戰，德軍對於前綫官兵的傳令，使用有一種爲肉眼所看不見的光線，這是利用紅外綫製成的無線電話。這電話機與普通電話機不同，能把人的言語變成紅外線的波浪，傳達到若干英哩外，（天氣良好，話程可達十英哩），然後在收音機中變成

了言語，極爲靈便。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這樣，兵衆既專一，服從號令，構成集團人格，於是縱有特別勇敢者，也不得自由地前進；縱有特別怯弱者，也不得畏縮而獨自退卻；這就是指揮大部隊作戰的方法。

The host thus forming a single united body, it is impossible either for the brave to advance alone, or for the cowardly to retreat alone. This is the art of handling large masses of men. (G)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故在夜戰時，宜多燃燒炬火與大擂鼓聲；晝戰時，則宜多舉旌旗，其効用，在變亂敵人的耳目，而起恐怖。

In night-fing, then, make much use of signal fires and drums, and in figluting by day of flags and banners as a means of influencing the ears and eyes of your army. (G)

本來夜襲是禁戒舉火發聲的，但此處所言『多火鼓』，大概是用於佯攻偽戰，藉以威脅敵人，使其誤認我兵力雄厚，不戰而退。

攻心篇上

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這樣，既可奪了三軍的氣，使之沮喪；又可奪了將軍的心，使其不能謀。

此二句承上文，起下文。原來三軍以鬥爲主，鬥是乘氣，奪了此氣，則鬥怯；又，將軍以謀爲主，謀是運心，奪了此心，則謀亂；下不能鬥，上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而我的心氣專一，那就可以一舉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美國艾森豪威爾元帥說：『士氣是打勝仗唯一的最大因素。』又說：『破壞敵人的士氣應該是每一個司令官的經常目標之一。』再說：『士氣最容易在打勝仗時生長起來，但良好的領袖纔在漫長的困難時期中，也能使士氣在軍中保持不渝。然一時未能取得全面的勝利前，領袖們必須隨時找一些小勝仗打。』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士氣

大凡就一人或軍隊的精神說：在拂曉，充滿着銳氣，在晝中漸趨惰倦，至黃昏後

，則以一日的疲勞，各有歸休之感；故善用兵的良將，對於敵人的攻擊，必避其拂曉的銳氣，而乘其日中日沒的惰氣、歸氣。但還可以說是了解了氣的利用嗎？

——不，還有下面的解釋：

福特說：『朝的工作是金，晝的工作是銀，夜的工作是銅。』倘若說戰鬥也是從午後至夜裏而力漸衰，那是極淺薄的解釋。因爲敵銳時，我也銳，敵惰歸時，我也適爲此時刻。假設成爲中國與美國一樣：一方是朝，一方是夜，則那種解釋雖可適用；但在交戰地，由於彼我時刻的同樣，則爲不合理。

貫通精氣

宮本武藏的劍法說：『敵人第一回打來時，用全力，其勢銳；第二回打來時，漸衰；第三回打來時，已疲，便有虛隙，擊之必勝。』這節所謂朝氣、晝氣、暮氣也是一樣；即朝氣，是第一回的攻擊，晝氣是其次，暮氣是第三回，而不是談時刻的。其意是說：先避開敵的猛衝，即避其銳氣，迎其氣衰的第二回的晝氣，而用自己的銳氣以擊之；倘若敵之氣未衰，又努力於再度作戰，則在第三回的合戰時，就以全力向敵之歸氣以猛攻，這是治氣的祕訣。左傳所載：曹劌在長勺之戰所用的戰法，即其一例。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

『避其銳鋒，擊其惰歸，』亦可以引吳子上的話爲證：『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

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進而擊之，其兵可覆。」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心理戰

以我的安定，待擊敵的混亂；以我的靜肅，待擊敵的紛擾，這是治心的良法。

Disciplined and calm to await the appearance of disorder and hubub among the enemy:—this is the art of retaining self—possession.(G)

治與靜是由於訓練有素，指揮命令的澈底，計劃準備的完全。亦有解爲：治是軍的人和，靜是軍容整肅；亂與譁反是。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武力戰

以近於戰場的我，待擊遠來的敵；以安佚的我，待擊疲勞的敵；以糧食充足的我，待擊糧食缺乏的敵，這是治力的良法。

【以近待遠】照普通的解釋，爲我軍先到戰場，佔領戰地，迎擊從遠方進擊而來的敵人，即解爲採取防禦態勢者亦多；然如克勞塞維慈在戰爭論上所說：『防禦之後，斷然轉爲攻勢。』那還不失爲眞理。

慢撒、漢尼拔、成吉思汗、腓特烈大王、拿破崙的戰略，都是採取攻勢，因能制勝。防禦的名將惠靈吞在滑鐵盧之勝，不是以防禦粉碎拿破崙的，是由於猛將布留歇將軍向拿軍的側面與乘其不意的採取攻勢。所以孫子這個原則實含攻勢防禦的意思。

東鄉之勝

【以佚待勞】在對馬海戰的東鄉艦隊，先殲滅了旅順的俄國艦隊，僅以海參崴艦隊爲敵的日本海軍，乃在佐世保、吳等軍港，修理各艦，整備大砲彈藥，且在朝鮮南岸的鎭海灣及其附近的要地構築根據地；司令長官及全體戰員一致鬥志充盈，浩氣衝天，等待着從印度洋東航的波羅的海艦隊，

這時，東鄉艦隊本可遠出新嘉坡，或台灣海峽的附近求敵決戰的，但這不獨反使兵員疲勞，且足以消耗了戰鬥力的航續力，殊非得計；於是乃採取孫子所謂『以佚待勞』的戰法，迎擊『鵬程萬里船足遲』的心身過勞之敵，而殲滅之。

封鎖轟炸

【以飽待飢】使敵飢餓，在戰爭遂行上極爲重要。上次歐洲大戰時，英法協約軍以潛艇水雷對德實施經濟封鎖，使德國人民盡受飢寒之苦，因而鬥志日喪，發生革命，至於屈服。據說：協約軍於一九一八年曾擬定了一個這麼大規模而殘忍的計劃，即預期於翌年一九一九以大隊空軍撒布毒瓦斯於全德的田園，使一切穀物枯死，陷全德於澈底的饑餓，人人變成餓殍，但未實施而休戰了。誠以天天進步的飛機的魔力，所謂『空中戰略』（戰略轟炸），唯有愈趨愈烈，這又是孫子的飽飢戰略的大發揚。

日軍用人違孫子失敗

孫子在這裏所說的武力戰上三原則，其中之一的『以飽待飢』，在此次抗戰中，曾爲日軍用以對我作戰——施以狂炸，復施以經濟封鎖，弄得我官兵吃不飽，以至穿不暖，行亦無車，眞是慘不堪言。然以抱着必勝的信念，堅持到最後五分鐘，遂使無所售其技，而我便博得最後勝利了。其次，日軍於太平洋之戰初捷以後，亦滿以爲利用此三原則，即以爲從美國遠渡洋來進攻日本，路程不爲不『遠』，身心不爲不『勞』，加以運輸不爲不難，因而引起供應不足，發生飢餓，而自己却可以『待』擊之。這樣便足以制美軍的死命，重演東鄉擊破俄國海軍的一幕；否料，美軍由於實力的强大，有着快速飛機與船艦爲用，便縮小遠渡洋的距離及減少精神肉體的疲勞，加以供應的充足，既無飢餓之象，且無彈盡之虞。於是一味憑其壓倒優勢，施以無情的打擊，弄得日軍每戰必敗。不待說，這又是由於犯着孫子所說：『不知彼，不知己』的大毛病。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望見敵人的旌旗整齊不亂，是不可迎擊的；又，對於堂堂而强大的敵陣，也是不可進擊的。（此皆言敵軍無虛可乘，須待其生虛，然後擊之。）這是治變之法，

即制止禍變的良法。

【正正之旗，堂堂之陣】均是形容敵軍的强實，前句指敵攻，後句指敵守；當敵採取守勢，陣地堅强，我乃以大兵對之作正面攻擊，結果誰勝誰敗，雖未可知，但攻者的犧牲往往較大於守者。魯登道夫將軍說：『陸戰上最後制敵之法，唯有使用砲火，坦克車與夫飛機之轟炸，對於敵人作正面之攻擊而使之後退，且衝破其陣綫。蓋在他種方略無法使用之時，惟有正面攻擊一途而已。世界大戰中，英法俄在東方與西方謀衝破德國陣綫，而皆失敗；一九一八年，西綫上德軍之攻擊，但能使敵人陣綫稍一進而不克截斷之……要知正面攻擊之戰略，在攻者方面，必受極大損害，此勢所必然也。』由此亦可見步兵攻擊『堂堂之陣』的不合算，難勝利。但是戰爭之事，在戰鬥上不勝亦不要緊，而運用其他術策，如『亂之』——宣傳戰爭，『飢之』——經濟封鎖，亦可達到勝利的目的。上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的取勝德國，可爲鐵證。孫子在戰鬥上，係着重乘敵人的弱點——『有虛之陣』而攻之，（因爲在相持中，敵陣必有弱點發生）此點，魯氏亦有同樣見解，彼說：『負指揮之責者，不論其爲海爲陸爲空，能選其數目與火力之優勝，選擇敵人之弱點，自可成作戰重點而猛攻之，庶幾可以形成敵之大敗，而我之大勝。』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這是局地戰法，卽對於佔據高地爲陣地的敵人，我不可仰攻，因爲仰攻，則不利。又，對於以丘陵爲背，卽從高地上進出的敵人，我也不可迎擊，因爲這足以暴露我的行動，而受敵的瞰制。

佯却勿從，銳卒勿攻，

對於佯爲退却的敵人，不可跟蹤追擊，因爲彼必設有伏兵。又對於士卒精銳，鬥志旺盛的敵人，也不可攻擊，因爲損失必大，且無必勝把握。言外是說：要逐次消耗其精銳，然後可擊之，亦有『强而避之』的意思。

餌兵勿食，歸師勿遏，

對於以一部弱卒，或以軍需品，或以都市、港灣、要塞等餌我的敵人，亟須辨別之，不可貿然上其釣。對於退自陣地，急向本國歸去的敵軍，其歸心如箭，倘若我在途中給予截擊，阻止其退路，彼必死力奮戰，結果，不獨我的目的難以達到，反使自己飽受極大的損失，此非注意不可；故欲殲滅之，應講求其他術策。

圍師必闕，窮寇勿迫，

包圍敵人，僅可包圍其三面，應闕一面；不然，四面包圍，使彼沒有退却的生路，勢必出於決死的搏鬥，反使我蒙極大的犧牲，這是就野戰而言；至於攻城則非四面包圍，使彼與外部斷絕一切連絡不可。又，對於無路可逃的敵人，也不可急於追擊的；因爲這種敵人，勢必上下同心，出於死裏求生的抗戰，卽所謂『鳥窮則搏，獸窮則噬。』追擊之，反使我蒙不測的損失。

此用兵之法也。

以上八項，均爲用兵之法。它與上述四治有密切關係。但據前人張賁、劉寅的研究：從『高陵勿向』至此，爲次篇九變的錯簡。在九變之始的『合軍聚衆』之下，加入『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八句，連原有『絕地無留』一句，以備九變之數，次置『此用兵之法也』一句；而把九變篇中之『圮地無舍，衢地合交，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四句，當爲九地篇的錯簡而刪除，文義較順。特錄於此，以供參考。

Do not attack an enemy on high ground, nor one who has high ground at his back; do not pursue an enemy who is imitating flight; do not attack a spirited enemy.

if the enemy offer an allurement do not rake it. Do not interfere with an enemy who has struck camp and is about to retire. When surrounding an army allow him an outlet, do not press a desperate enemy. These are the methods of employing troops. (C)

上述八項兵法，殆由於古代的弓矢刀矛的軍隊使然；但以今日空軍的發達（一變爲立體戰），炮兵的進步，殆已不適用。今日的軍隊，是使用最新火器而作戰的，故以遮斷退路，立體進攻，完全包圍，徹底追擊爲擴大戰果的良法，於是一變爲——『高陵可向，背丘可逆，銳卒可攻，歸師可遏，圍師勿闕，窮寇可迫』（或用飛機、或用大砲、或用戰車攻擊）了。

戰術革命

吳子說：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

一曰：疾風大寒，早與暮遷，剖冰涉水，不憚艱難。

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

四曰：軍資既竭，薪蒭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

五曰：徒衆不靈，水地不出，人馬疾疫，四鄰不致。

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
八曰：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軍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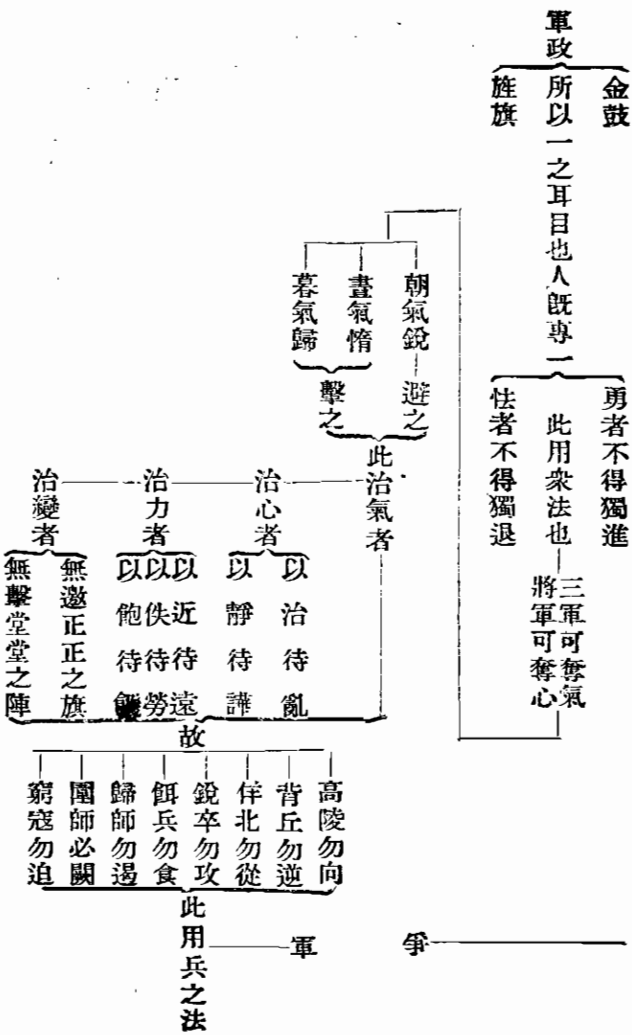
用兵之法
- 將受命於君
- 交和而舍
- 合軍聚衆

軍爭爲利
- 以迂爲直
- 以患爲利
- 故
  - 迂其途而誘之以利
  - 後人發先人至
- 迂直之計也

軍爭爲危
-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 故
- 百里而爭利
  - 擒三將軍
  - 勁者先
  - 疲者後
- 五十里而爭利蹶上將軍
-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 其法十一而至
- 軍
  - 無輜重則亡
  - 無糧食則亡
  - 無委積則亡

懸權而動故爲良將者
- 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
-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 故兵者
  - 以詐立
  - 以利動
  - 以分合爲變
- 故
  - 其疾如風
  - 其徐如林
  - 侵掠如火
  - 不動如山
  - 難知如陰
  - 動如雷震
  - 掠鄉分衆
  - 廓地分利

此用兵之法


軍爭
軍政
所以一之耳目也人既專一
金鼓
旌旗
勇者不得獨進
此用衆法也
三軍可奪氣
將軍可奪心
怯者不得獨退
此治氣者
朝氣銳
晝氣惰
暮氣歸
擊之
避之
治心者
治力者
治變者
以治待亂
以靜待譁
以近待遠
以佚待勞
以飽待饑
無邀正正之旗
無擊堂堂之陣
故
高陵勿向
背丘勿逆
佯北勿從
銳卒勿攻
餌兵勿食
歸師勿遏
圍師必闕
窮寇勿迫
此用兵之法

賴山陽說：『莊妙於用虛，左妙於用實，兼之者孫子論兵也』。

余讀孫子常當作兵法七分，文章三分。即兵七文三之讀書法。余在兵法中見文章法，在文章法中見兵法之活用，不論何人研究孫子，自覺兵法與文章相輝映於紙上。

——譯自多賀義憲著東洋古兵法之精神

九變第八　CHIU PIEN (The Nine Changes) VIII

九是數之極，九變不限於九種變化，而是多種多樣變化的意義，與『七變八化』，『千變萬化』的意義相同。利害爲戰爭的指針，先述爲將者遇利害應知所變通，次述對敵運用利害，最後則指出爲將者五種有害的性格，而促其省察。首尾一致，天衣無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這與前篇的發端相同，想是孫子用以起下文。解釋見前。

圮地無舍，

圮地，卽濕地，不衛生之地，這種地帶不可宿營。

這裏所說的『圮地』與九地篇的『圮地』，一爲指示吾人以『無舍』，一爲『則行』，意同詞異。

外交的重要

衢地合交，

衢地，卽介於我、敵及他國之間的中立國，彼之向背，影響戰爭至鉅，故應好好地和他結交，以便我軍通過，更進而使其切實援助我，或參加我方對敵作戰。

在近代戰爭上，中立國更爲重要，因爲一國對外作戰，絕不能樣樣依賴本國，如軍費、糧食、燃料、武器等免不了要仰給於中立國，（如二次世界大戰，中英蘇各國皆租借於美國），且空軍之通過其領空，及其飛行根據地的借用；海軍的通過其領海，及其軍港的借用，燃料的補給等，亦所必需，然這都是取決於外交的。孫子於兩千多年前，早已注意到中立國與外交的重要，彼的眼光，眞是遠大！

絕地勿留，

對於水草缺乏，糧食困難，與交通不便的絕地，應迅速通過，不可停留或久留。這是一種常識，毋須詳解。

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陷於被包圍之地時，則宜速出奇謀以解脫之，詳九地篇。又，陷於難以生還的死地時，則宜出以死戰，以圖死中求活。

塗有所不由，

軍隊的行進，有時對於正大的道路也捨而不走的，例如拿破崙征奧的越阿爾卑斯山，鄧艾征蜀的繞道陰平。又如上次歐洲大戰，德軍竟採取非常手段，破壞國際公法，取道中立國的比利時以攻擊英法的協約軍。此次日軍進攻我國，在南中國各役中，往往走小路而不走大路。

【塗】與途同。

軍有所不擊，

敵軍有些也不必攻擊的，如果在整個作戰上沒有什麼影響，也有僅予以監視牽制，而不進擊。

城有所不攻，

敵城有些也不必進攻的，也有僅行包圍——以炮擊或封鎖，而不作肉彈的強襲。例如上次歐戰，德軍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侵入比利時，爲了速調主力軍侵入法國，對於列日、奈爾姆兩城，僅以預備軍監視之，而待其自滅。

美軍行動合乎孫子原則

地有所不爭，

敵地（或中立地）有些也不必爭奪的。這裏的地字，依編者的研究，具有兩種意義：（一）可供戰鬥上用的土地，如城塞、要隘等。（二）有財富之地，如都市、鄉村等。上面所說：『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這三個原則，至今還是不變的。像美軍此次在太平洋上的反攻，當攻下菲律濱、硫璜島之後，次一行動應爲台灣，或小笠原，甚至同時登陸中國。他却不然，仍本其『越島攻擊』的戰法，登陸琉球，以琉球爲基地，進攻日本本土。因爲在這廣大的戰場上，如果『軍有所必擊』，『城有所必攻』，『地有所必爭』，一來既分散兵力，增加消耗，二來還要延長戰勝的時間。所以美軍此舉是對的，合乎孫子的原則。

君命有所不受。

在戰場上，元首的命令有時也可以不服從，而採取臨機應變的處置。

春秋時，元首（君侯）是文官，不是武人，所以服從不諳軍事的元首之命，而致僨事是不行的，孫子大概有感於斯而發吧！孫子是言，實與『軍不可從中御』及『軍中不聞天子詔』兩格言，皆然成爲歷代主將的口號。

『自「圮地無舍」至「死地則戰」爲常法。自「塗有所不由」至這項爲九變。先知常法，

次及變通。老子說：「不知常，妄作凶。」——北村佳逸說。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所以將帥能夠通曉這九變之利，那算是用兵的能手了；倘若不通曉這九變之利，縱是熟悉地形，也不會得地利。又，在指揮統率上，不知這九變之術，縱是熟悉如何取得地利，也不會發揮用兵的微妙，而博得勝利。

【九變】爲多樣變化、變通意。不限於九種變化。【得人之用】是說善於用兵。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基於上述，所以智將的思慮，必常顧到利害的兩面；因爲利中必有害，害中亦有利；利害是相錯綜的，沒有絕對的利，也沒有絕對的害，好像形之有影，影之隨形。

作戰篇說：『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前後相隨。』於此，可見老子與孫子的話，實合乎今之相對

論、辯證法。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於害中，雜入利以考慮，乃竭力抓着幹去，則任務可以完成；於利中，雜入害以考慮，而巧避之，則禍患亦可免除。

【信】是相信，或把握，或完成意。

自『智者之慮』至此，尙有人做這樣稍具體的解說：卽智者對於敵軍的企圖、地形等情勢的考察，必併以利害的兩面，其結果，判斷爲對我軍有利的；但有利必有害，其所雜入的害，如能設法除去，則我就可戰勝敵人。結果，判斷爲對我軍有害的，（如上述的圮地、絕地至受君命等），但有害必有利，其所雜入的利，倘能把握着，（如上述的勿留、則行至不受君命等，）則在戰爭上便可避免覆軍殺將的禍患。

老子說：『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是故，欲使諸侯屈服於我，聽我指揮，在捉着彼的弱點而示之以害；欲使諸侯爲

我奔走，在委託以事業；欲使諸侯奔附於我，在誘之以利。

爲達到本節各項的目的，當然是採取外交手段。至關於『役諸侯者以業』亦有解爲：慫恿諸侯大興土木，或嗾使其與他國交戰，以蕩盡人力、財力，而失去戰鬥力免爲我患。

『有時討之，有時誘之，有時利之，——德川家康是其標本；今日的友，明日的敵；昨日的敵，今日的友；好惡由己，生殺隨意——這是家康的狡獪；弄得諸侯一日不安，互相猜忌，天下洶洶。』——櫻井忠溫曾這樣批判此節。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用兵之法，不可徼倖敵人不來，要恃我常有足以抵抗的國防力；也不可徼倖敵人不來攻，要恃我常有攻而不破的防禦力，或常保持着沒有爲敵可乘的虛隙。（例如上次歐戰時，凡爾登要塞，爲德軍多次猛攻，屹然不陷）。

Wherefore in the conduct of war do not depend on the enemy's not coming, but rely on your own preparations; do not count on the enemy not attacking your fortress, but leave nothing undefended. (C)

充實國防

本節是孫子勸人『厚於求己』。與軍形篇說：『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意思照應。

戰爭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是一種動的東西；看之似爆發，卻不爆發；看之似不爆發，卻又爆發；這爆發的時間，是超乎一切理論之外，爲任何人所不易斷定的。故一國爲應付不時的戰爭，最好豫先充實國防力；國防力充實，便可『恃有以待之』，與『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像今日各國的普及軍訓，擴充軍備及獎勵科學發明，卽屬此意。孫子在春秋時代，目覩群雄對峙，一國時有被侵略的危險，所以在這書中，力說充實國防力的重要，其原理至今，尤見正確。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

就將帥的性格說，約有五種危險性應戒除的：其一，是必死，本來決死而戰的果敢，是軍人的本分，也是最高尙的行爲；但由於缺乏智謀，暴虎馮河，必致爲敵誘殺。

老子說：『堅强者死之徒。』又說：『勇於敢則殺。』

司馬法說：『上死不勝。』岳武穆將軍說：『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

必生可虜，

有智謀者，往往沒有必死之勇；及至身臨戰場，畏怯多疑，只想生還，必爲果敢之敵所生擒。

於此，亦可來個這樣的解釋：『富有智勇，欲以小兵當敵的大軍，以最少的損失收最大的戰果，固是良將之器；畢竟因爲兵力寡弱，變爲「以卵投碬」，則不難爲優勢之敵擊破，俘虜而去，例如李陵的被擒於匈奴。』

老子說：『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司馬法說：『上生多疑。』

忿速可侮，

容易受刺激而輕躁的人，是可以侮辱的；彼遇受侮辱時，則失了自制心，變爲輕躁，易墮入敵人的詭計中。

【忿速】對任何事情，僅是用感情，使意氣，缺乏鎮靜與理智。

老子說：『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仲尼說：『小不忍，則亂大謀。』

廉潔可辱，

廉潔本是可貴的德性，但失之急於潔己，喜矯飭，好名譽；便易爲敵利用其短以汚辱之，而乘其隙。

愛民可煩。

愛惜士卒，本是善德。但因溺於愛惜，便不能採取果斷的行動，易爲敵人所煩——『勞之』，疲於奔命。亦有解爲：對於扼守險阻的敵人，我乃分兵騷擾其人民，這時，有仁心的敵將，不忍坐視，倉皇赴援，勢必墮我術中，而吃大虧。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萬物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作戰綱要

作戰綱要說：

欲使完成戰勝之效果，須行猛烈果敢之追擊；然當戰勝之後，一般多以目前之成功爲滿足，而躊躇果敢之追擊，常致功虧一簣；故各級指揮官應以極鞏固之意志，斷行追擊。

戰鬥後，勝者之疲勞固大，而敗者之體力與氣力更屬困憊；故勝者愼勿爲部隊之損傷整頓等所拘束，尤須克服疲勞與補給之困難等，一意決行追擊，以完成最後之勝利。此際各級指揮官不惜對部下爲過劇之要求；否則仍須更大之犧牲，而再攻擊敵人也。

這是關於追擊戰鬥的記述，可作爲本節的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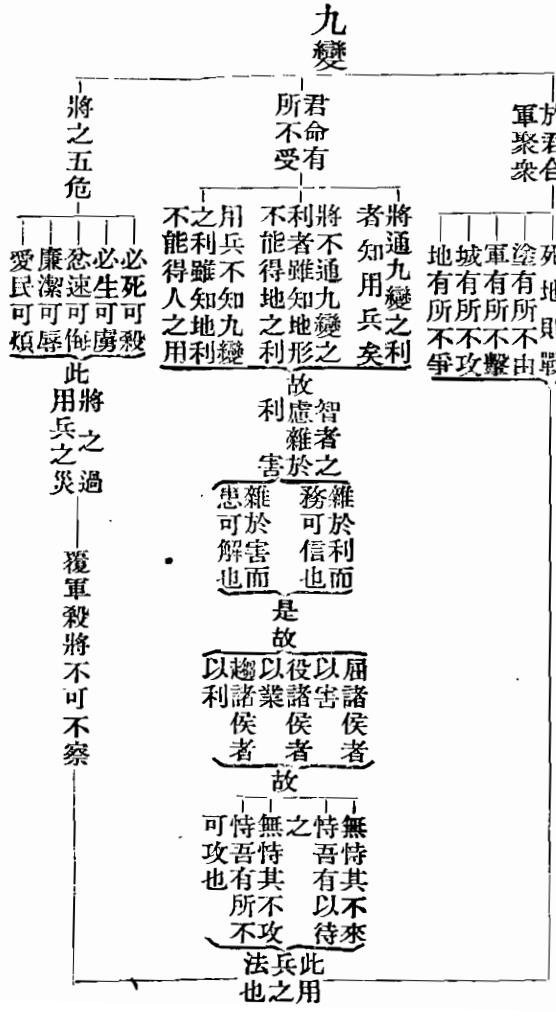
凡此五危，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以上所說的五種危險性格，或偏倚性格，是爲將者最大的缺點，用兵上最大的災殃；足以造成全軍的覆滅，自己被殺的悲慘，必以這五種原因，這是爲將者不可不深深地審察的。

These five faults in the leader are disastrous in war. The overthrow of the army and the slaughter of the general arise from them, therefore they must becarefully considered. (C)

五危與五德

原來利中有害，害中有利；長處即短處，短處即長處；然所以能棄短留長，則在於修養有素；取利避害，則在雜於利害而考慮；此孫子最後所以督促吾人說：『不可不察也』。但這樣的解釋還是不够的，爲將者欲避免此五危，一定要具備始計篇所說的五德——智信仁勇嚴，然此固繫乎先天的秉賦，尤關乎後天的修養，爲將者能本此不斷地修養，自可兼備五德而避免五危了。


九變
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圮地無舍
衢地合交
絕地無留
圍地則謀
死地則戰
途有所不由
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
君命有所不受
將通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將不通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
用兵不知九變之利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
故智者之慮雜於利害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是故
以害諸侯者
以役諸侯者
以業諸侯者
趨諸侯者
以利
故
用兵之法
無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
無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將之五危
必死可殺
必生可虜
忿速可侮
廉潔可辱
愛民可煩
此將之過
用兵之災
覆軍殺將不可不察

行軍第九　HSING CHUN（Movement of Troops）IX

這篇的篇名，若以近世的兵語解釋，則頗相當於旅次行軍，戰備行軍。發端的『處軍相敵』，爲全篇的綱領，卽說在局地的軍之戰鬥法，與依各種徵候而判斷敵情；故相信此『行軍』以解爲『用兵』較爲妥當。與九變、軍爭諸篇並讀，自可澈底了解。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大凡處理我軍與判斷敵情之法。這一句，是全篇的綱領。

【處軍】可解爲處理軍隊，或部署軍隊意，從『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爲說明『處軍』。【相敵】是觀察或偵察，或判斷敵情意，自『近而靜者』至『必謹而察之』，共三十三項。自『兵非貴益多』至篇末爲附帶談及用人之法。又，本書各篇之劈頭，每用『之法』二字，如作戰、謀攻、軍爭、九變、九地等；基於此的判斷，也許在『處軍相敵』下，漏了『之法』二字未定。

在近代戰場上的『相敵』，已使用科學的工具，如望遠鏡及偵察機等，尤其到了此次

世界大戰，以空中照相的進步及雷達的發明，更使『相敵』一事，進入一新時代。空中照相可把地面一切狀況攝成照片，以供判知敵情。使用雷達，可探知敵機敵艦出現的距離，并給予高射砲一個準確的瞄準方向，且可測出遠距離的敵方臼砲與大砲陣地，測知敵人所盤據的公路的位置，夜間隊伍與車輛調動情形。美國陸軍信號隊司令尹格拉斯中將（Weigel）近曾把兩種雷達的效用公開說明是：『雷達偵察器能以驚人之準確程度，搜索距離五英里以外之敵方砲位，信號隊利用一特製雷達，測出敵方砲彈之上下進行方向，然後藉幾何三角測量原理算出砲彈全部彈道，及砲位之準確地點。根據上述方法，雷達可發現五英里以外之隱蔽砲位，其差誤最多爲六十碼；用以窺測敵人夜間調動情形之雷達；雖於雷達電波四佈之區域中，亦能測出所有移動之目標，則遠在十六英里以外之車輛，亦難逃出其視線；然普通有效距離爲十英里，三英里外部隊之移動亦可察覺；雷達技師技巧之熟練，竟能計算一隊中之敵兵人數，及敵人車輛之類型與速度。』這是軍事上『相敵』的一大革命，令人想起孫子時代的專用眼力以觀察敵情，眞有隔世之感。

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上之軍也。

以下係述各種地形的戰鬥法：先談山地戰：當橫斷通過山岳時，宜沿着河谷而前進，這因爲有水草給養人馬的便利；又，在交通比較容易的山地，宜佔領高地布

陣，可得瞰制之利；對於佔領高地的敵人，務要避免從正面攀登攻擊，最好誘敵從高地下來交戰，這是處理山上用軍或山地戰的要領。

【絕山依谷】絕是越，或橫斷，或通過意。依是沿，或擇意。沿近溪流的山道，如成爲敵的前進路，以直接扼守之爲宜，且谷地有獲得水草的便利，在給養方面，亦很有利。

【視生處高】生是生地，即交通容易之地。基於九地篇說：『無所往者死地也』。所以這裏的『生地』，可作爲反對的解釋。至於舊註，起自曹孟德，多註爲『視者向也，面也。生者陽也，東南也。』合爲面於東南之義。又狄生徂徠則解爲『生是草木生長之地，視是看。』均未免牽強。但這句在下述河川戰鬥的場合，把生解爲交通容易之地，更相信爲最洽當。

【戰隆無登】隆是高意，即在高地上的陣地。這句是說登山的不可，但山地戰的特性，從正面强襲，因地勢險峻則不利；言外却說，宜講求其他術策，如誘下擊之，或迂迴襲擊等。但在近代以飛機、大砲、坦克的出現，對於山地的進攻，已不似從前那樣的困難了，即敵人縱聚於水泥鋼骨的堡壘裏，尚可把他燬滅，何況高山不可登！

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欲戰者，

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

次述河川戰鬥的要領：當橫斷通過河川時，必須迅速前進，以遠離這種障礙爲原則；至於敵渡河前進時，不可迎擊於水上，宜乘其一半剛上陸，其後一半尚未渡河的時機而擊之，這樣，則敵人前後失了聯絡，分爲二段，最爲不利；又，欲在河川間與敵決戰，亦不可沿着河岸以配備兵力而迎擊，應擇交通便利的高地佈陣而迎擊敵於半渡，這是就防禦而言。

【絕水必遠水】渡河，倘若不迅速前進，遠離這種障礙，必致擁擠河邊，一來妨礙後續部隊的上陸，二來無從應付敵人的奇襲，是不可不戒的。

【令半濟而擊之利】擊敵於半渡，也是現代河川戰鬥的原則。作戰綱說說：「企圖攻勢之河川防禦，通常於預想之各渡河點，配置必要之警戒部隊，其主力則使取即能轉爲攻勢之態勢，乘敵半渡，即乘敵尚未發揮其攻勢的戰鬥力之時機，轉移攻勢以擊滅之。」至就敵方說：如有强力的飛機、大砲的掩護，及水陸戰車的衝鋒，欲渡河則不難了。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

次述泥濘地帶的戰法：當橫斷交通困難的泥濘地帶時，宜急速通過之，不可停留；倘若不得已在這種地帶交戰時，必須佔據水草繁盛之地，又以森林爲背，爲得地利。

【斥澤】斥是含有鹹分海濱之地，或湖邊的沮洳之地；澤是低地，水草之地，故斥澤可解爲交通不便的泥濘地帶。行軍於此種地帶，因爲地氣潮濕，不獨人馬易病，且車馬亦難發揮其機能。上次歐戰時，俄軍在東普魯士德興登堡將軍的猛擊，慘遭大敗，即由於此。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次述平陸戰法的要領：平陸是平原或平坦之地，但地形自有高低及河川、斷崖、樹林等物。在這種地帶行軍，當交戰時，宜佔領交通自由與便於立足的地點，右背高阜地以布陣，更宜前控河川斷崖等地形的死地，使敵前進困難，後接運動便利的生地，以利我退却。

【右背高】以丘爲右，是爲防禦右側的射擊，並便於左側的正面射擊。據北村佳逸於漫遊吾國時，聞老儒說：「强弩是用左足踏弓，左手拉弦，右手放矢，正面稍左而向敵人射去。」

西方古代兵法

Piccolo Machiavelle的兵法論上說：『佔領高地，決不可舍營於其傾斜面或山麓；因爲敵如從背後山上攻來，則我將無所倚靠。當配備軍隊以戰鬥時，應注意風向與日光，若眩惑於光綫，則射擊的命中率減低，向風則以砂塵的吹揚，而妨礙行動。漢尼拔在Cannae之役，Marius與息米立亞人交戰時，常注意此點。』騎兵之數，少於敵時，宜利用葡萄園、障壁等障礙物。西班牙兵在Naples王國的Cirignuola擊破法軍，就是用這種手段。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孫子的文辭似老子

上述山谷、河川、斥澤、平陸的四種戰術，黃帝曾活用之以取勝於四方僭帝，統一天下。

孫子的戰爭哲學，淵源於老子，但不入於玄，此爲各學者的共同意見。他倆不獨原理相契合，即文辭亦相似，如俱多用以、故、能、善等副詞，而孫子對於聲句加以押韻，亦爲類似之點。老子的哲理，淵源於黃帝，這也許是孫子提出黃帝的原因。

張預說：『黃帝始主，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元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

卽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大凡軍隊的宿營，尙高爽地，而忌卑濕地，又貴向東南而嫌對西北；且宜位於糧秣豐富的地帶，以爲養生，這樣軍中便無疾病發生，人人健壯，驅之作戰，當然可以勝操左券。

As a rule, the soldiers prefer high ground to low. They prefer sunny places to those the sun does not reach. If the health of the troops be considered, and they are encamped on high and sunny ground, diseases will be avoided, and victory made certain. (C)

【好高惡下】高地除空氣清鮮，沒有濕氣，利於宿營外，且便於觀察敵情及射擊敵人。【貴陽賤陰】陽指東南，陰指西北。在戰術上亦可解爲貴交通便利之地，而賤不便之地；在精神上亦可解爲貴振奮旺盛，而忌沉滯萎靡，但在此則以就方向上解釋爲洽當。【養生處實】養生是保持身心康健，處實是處於糧食給養容易的地帶。

這節可以說是就軍隊的衛生而言，作戰綱要說：

駐軍間各級指揮官，爲謀增强軍隊戰鬥力，應使士氣日益振作，努力於保健防疫及防毒等事項，俾衛生設施完備，得以克服不良之環境。

這是要我們切實顧慮到衛生的。惟現代以醫藥的發明，已使軍隊中的衛生大爲改進，因病致死者已逐漸減少，如美馬歇爾將軍於此次戰勝後，致陸軍部二年報告書中說：『若以此次戰爭之非戰鬥原因死亡率與已往之戰爭比較，則其差度至爲顯明矣。當墨西哥戰爭時，每年軍官及士兵死於病者居百分之十；至南北戰爭之聯合軍方面，則減至百分之七、二；西班牙戰爭與菲律濱暴動時，又減至百分之一、六；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分之一、三；此次戰爭則僅居百分之〇、六。』要之，這次大戰美軍病死的減少，可以說由於醫藥進步之功，如盤尼西林，DDT及各種特效針藥的發明；其次由於醫藥治療及軍事外科的進步，即美軍在此次大戰中，因受傷至死的死亡率，亦比上次世界大戰減少一半以上，且使百分之五八、八以上傷兵，得以復元重返戰地服務。

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當行軍於丘陵堤防時，其宿營必須選擇東南方面（冬暖夏涼），且以爲右背；這樣，既可保持士兵的健康，且可以用爲掩護（障礙物），這是用兵之利，同時也是得地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又當軍隊渡河時，上流降雨，其先流下的泡沫，這是水勢泛濫而來的徵候；這時，徒涉部隊，應採取愼重態度，待其水勢平定，方可渡河（此項可以歸併於『處水上之軍』的文中）。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之；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半障礙物打

大凡在地形上，有六種危險的障礙物：

一、絕澗——絕壁斷崖的谿谷。

二、天井——四高中陷的凹地。天爲天然意，下同。

三、天牢——山林環繞，易入難出，好像牢獄一般的地帶。

四、天羅——荆棘叢生，進退不能自由，刀劍弓矢不便運用，好像投入羅網一樣的地帶。

五、天陷——非常卑濕，泥濘又多（如泥沼等地），人馬難行，好像陷阱一樣的地帶。

六、天隙——道路狹隘，坑溝多有的地帶。

這半打障碍物，在用兵上是極危險的。倘若遭遇之，必須迅速離開，不可接近；至不得已而在這種地帶戰鬥時，我須遠離之，使敵接近之；且我以之迎擊於前面，使敵不得衝鋒通過，並使其控於敵人的背後，而牽制其行動。要之，本節是說要使敵立於不利的地位，而我則站於有利的立場，以一再的戰勝，而把敵人打進於這六害的危地。

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進軍時，在路旁，倘若遭遇險阻，或潢井、或蘆葦、森林、草木屏蔽的地帶，必須愼重反覆搜索牠，監視牠，因爲這種地帶，適成爲敵的伏兵或偵探藏身之所。【險阻】要隘之地。【潢井】潢是池，井是深坑。【蒹葭】蘆葦之類。【蘙薈】草木叢生之處。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相地形

本節以下是相敵，即判斷敵情的方法。

兩軍迫近，敵的軍容仍靜肅不動的，這是恃其地形的險要。敵人還未到達開戰的適當地點，便遠來挑戰的，這是欲誘我進而爲彼所擊破的手段。敵軍不據險要，改擇易受攻擊的平地(易)而布陣的，這是在以利誘我。

when the enemy is close at hand and remains quiet, he is relying on the natural strength of his position. When he keeps aloof and tries to provoke a battle, he is anxious for the other side to advance. If his place of encampment is easy of access, he is tendering a bait. (G)

相木草

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

望見矮小的樹林動搖，這是敵人前來攻我的徵候。敵在林邊多置結草，（如今之僞裝工事），這是在使我疑有伏兵，而不敢前進。（三國時諸葛孔明曾有結草人置船上借箭的故事）。

相鳥獸

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鳥兒突然從林中飛起，其下必來有敵的伏兵。野獸駭然從山林裏奔出，其中必潛

行着敵的奇襲部隊。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來者，營軍也。

相塵埃

塵埃高揚而尖銳的，這是敵的主力——戰車隊來攻的徵候。塵埃低揚而廣播的，這是敵的徒步兵來攻的徵兆。塵埃分散於各處，像樹枝一樣的向上伸展，這是敵的炊事部隊的採薪。塵埃少揚，且散見敵兵（斥候）的往來其間，其後必是工兵隊從事於舍營工作。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相辭約

戰時，兩方使者往來，本是常例。但敵人派來使者，其言辭很謙遜，而另方面乃加緊備戰，這是前進之兆。反之，言詞強硬傲慢，示以前進之勢，這是企圖退却的徵候。又，使者沒有提出確實担保交換條約，僅用口頭請求和議，這是敵人的詭謀，或藉以鬆懈我軍而得乘隙，或藉以緩和我攻擊而待援軍。（例如一九四一

年日本東條內閣派來栖到美國參加美日和平談判，而發動太平洋戰爭）。

輕車先出其側者，陣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相敵陣

望見敵的戰車，先離行軍序列，作側面分進，這是敵欲尋找陣地或開始戰鬥。敵軍奔走，（如傳令等），急於兵車等布陣，這是準備與我交戰。敵軍半部前進，半部退却，其態度曖昧，這是要引誘我的。（諸葛孔明的半進半退之陣，是其例證）。

相敵卒

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知進者，勞也；

倚杖（如槍戟類）而佇立的，是因爲肚子飢餓，沒有氣力。汲來的水，爭先取飲的，是因爲長途行軍，天熱口渴。見有取勝的機會，或有可取的戰利品，都不進兵的，是因爲疲勞已極，沒有進擊的精力。

When the enemy use their weapons to rest upon they are hungry. If the drawers of water drink at the river, the enemy is suffering from thirst.(C)

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

相敵營，旌旗聲色

飛鳥羣集於敵營上或其傍，是因其中空虛，敵兵已經撤去。在夜中放聲高呼的，是由於無勇力弱，恐其夜襲，不能安眠，陷於神經衰弱的狀態。軍中紛亂，沒有秩序，是由於將帥威嚴不足，不得部下的悅服。旌旗擺動不定，是由於隊伍混亂，士氣不振。軍吏之所以怒罵，是由於士兵疲倦，不聽號令。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相敵炊事

殺馬而食其肉，是敵軍缺乏糧食之故。懸缻(土鍋)於壁上或樹枝上(即拋棄炊器意)，又不返其舍，而臥於野外，這是欲求一戰以脫死地的窮寇。

The killing of horses for food shows that the enemy is short of provisions. When the cooking-spots are hung up on the wall and the soldiers turn not in again, the enemy is at an end of his resources. (C)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

相敵軍官對下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軍官的條件

軍官和部屬說話，其樣子是慢慢的（徐），反覆叮嚀的（諄諄），而且神氣很頹喪的（翁翁），那是失了人和之故（原來軍官下令應是簡單明瞭）。對於部屬連賞了數次，以謀懷柔之，這是已窘於部屬的統率，卽部屬各要離去，故姑賞以留之。又，連罰了數次的，這是已困於部屬的統御，卽部屬不服從法令，故特嚴罰以戒之。最初待遇部屬極其殘暴刻薄，弄至部屬各思離去，然後畏怕之，將就之，這是太不懂將兵之道。

上述數項，不外指劣等軍官而言，劣等軍官是不會將兵的，得不到部下的信任的；由此可見主將任用各級軍官，必須選拔有才有德者。魯登道夫氏曾說過：『軍官既爲全軍之表率，故應有其特具之武德與標準的生活。當第一砲發聲之日，全軍先注目於彼等之身，部下對於彼等之信任心如何？——第一、視彼等是否了解士兵心理，而與以適當之指導；第二、視彼等是否注意於部下之疾苦，而不致先己後人；第三、視其平日對於士兵之訓練如何，與其能否公平執行紀律，而信任尤爲紀律之基礎。……軍官之所以爲人表率，非徒以其在隊伍中，上下屬之權力關係，乃以其知識道德之足爲人模範，而又能了解士兵心理，然後能爲其眞正領袖者。不然者，以等級關係而相安於一時，在長期

間之全體性戰爭中，決難以持久。』

相敵休息進軍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敵軍遣使帶來禮物道謝，請求休戰的，這是彼欲暫事休息，以圖再舉。敵軍聲勢洶洶的殺來，經久不和我決戰，又不退却，這是敵人抱有別種奇謀，而我必須愼重審察之，不可墮其狡計。

吳子上載：『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動亂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鋒衝之，分兵繼之，急擊無疑。」』

兵非貴益多也，雖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由來兵不貴多，多而不精，無濟於事；又，進兵不可以武勇爲恃，務要做到上下一致，充分判知敵人的企圖，以期擊敗敵人；反之，沒有深謀遠慮，且輕視敵人

，勢必爲其所俘虜。

本節文章似不大完全，有人懷疑漏了字句。【武進】亦有解爲武斷進軍意。【易】爲輕視意。老子說：『禍莫大於輕敵』。論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

士卒對於將帥還未十分信賴，而將帥遽施以嚴重刑罰，勉强其服從，則士卒不會心服的，未得心服，則難用以作戰。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

又，士兵對於將帥既有相當的信賴，而將帥忸於仁慈，應施刑罰而不施，於是士卒必驕且怠，也不可用以作戰。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爲必取。

故對部下士卒要待之以文德——仁愛恩情；而整齊之，納於正軌，則以武德——威嚴刑罰(紀律)，這樣，則士卒親附，不敢犯法，驅之作戰，必可取勝。這叫做『必勝軍』。

本節亦有解釋爲：『令之以文』，卽教以孝悌忠信之道（政治教育）；『齊之以武』，卽教以戰鬥之法，及約束之以軍紀（軍事教育）。

吳子說：『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司馬穰苴說：『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步兵操典說：『軍紀者軍隊之命脈也，軍隊必須有嚴肅之軍紀，然後精神上之團結力得以鞏固，戰鬥力之持久性得以確保。』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政令素行的元首或政府，而徵集國民施以軍事訓練，爲交戰之用，則彼必悅服；倘若政令平素沒有身體力行，紀綱廢弛，而欲訓練國民以爲交戰之用，彼必不悅服，各懷怨心；要之，政令素行的元首或政府，方得民服，一致備戰，共赴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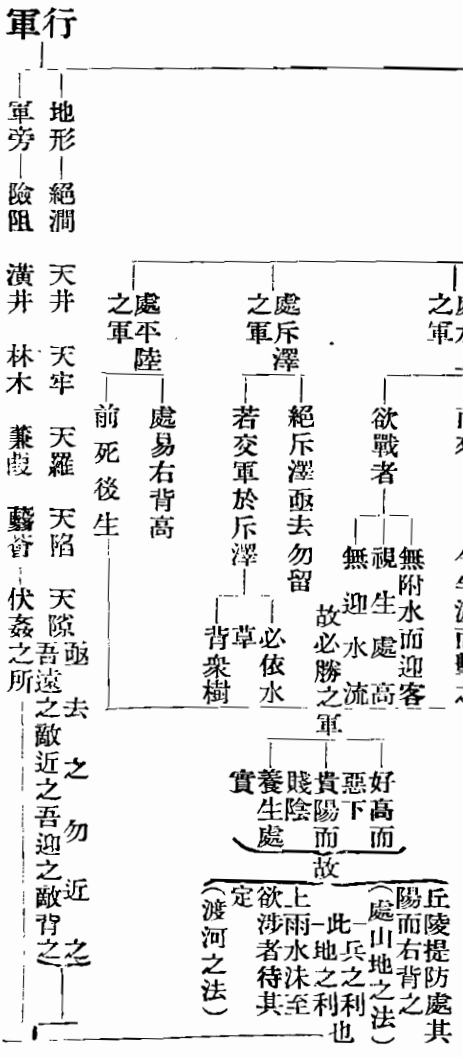
政令與教民

這一節是孫子就政治而言，與始計篇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相呼應；誠以政治之良否，影響徵兵練兵之事至鉅，觀於我國此次抗戰，可想而知。但亦有解釋爲：屬於主將對部下士卒的事，卽是說爲主將者能以身作則，遵守紀律，則士卒方肯守紀律，受訓練。正如魯登道夫將軍說：『然軍紀云云，非徒

士兵之所應守，同時上級長官，甚而至於著名之將軍直接立乎主帥之下者，亦當遵守。此等長官應守之軍紀，立於同樣之上下屬的服從關係之下，同時彼等不應失卻其獨立行動，與身爲人先之精神，蓋服從中之紀律與獨立行動中之紀律，二者如何調和而合一之，彼等所當有事者也。』

孔丘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子夏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


行軍
處軍相敵（對陣）
處山上之軍
絕山依谷
視生處高
戰隆無登
處水上之軍
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
勿迎之於水內
令半渡而擊之
欲戰者
無附水而迎客
視生處高
無迎水流
故必勝之軍
好高而惡下
貴陽而賤陰
養生處實
處斥澤之軍
絕斥澤亟去勿留
若交軍於斥澤
必依水草背衆樹
處平陸之軍
處易右背高
前死後生
地形
絕澗
天井
天牢
天羅
天陷
天隙亟去之勿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軍旁
險阻
潢井
林木
蒹葭
翳葦
伏姦之所
丘陵堤防處其陽而右背之（處山地之法）
此兵之利也地之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渡河之法）

察審要者將爲——也道之軍行是
非貴多武進——是故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故
相三十二動靜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
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
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
烏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卒之親
卒不服
不親
未親附而罰之
不服則難用
故
令之以文
齊之以武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者是與衆相得也
不然則民不服
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

孫子注釋書第一篇序文

曹孟德將軍撰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振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安人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地形第十 TI HSING (Terrain) X

本篇爲九變、九地的姊妹篇，先把戰場分爲六種，論其性質與戰法，次從軍隊的素質上分敗兵爲六種，而喚起將帥的責任心。最後，又論知己知彼，而加入知天知地，作爲『全勝』的要訣，以完作戰篇的餘意。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

這是孫子關於地形的分類，計有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險形、遠形的六種。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彼我的軍隊俱便於往來之地——土地平坦，四通八達，叫做通形；對於這種地形

，宜先敵佔領高崚而面於東南之地，幷對後方的糧道，嚴加警戒（求其安全），及注意敵的迂迴等而作戰，那是有利的。

在交通容易之地，應注意的是側方與後方。戰作綱要說：

戰鬥間，最危險者，爲『側方與後方』。故高級指揮官當決定戰鬥部署時，須豫除去此危險，或爲此妥定對付之策，豫防危險於未然。各部隊之指揮官，亦須按照右述要領講求警戒之處置，當地形便於優勢之敵機械化部隊及騎兵活動或便於敵傘兵之降落等時，須亘戰鬥之全經過，加以所要之戒嚴，且講求適宜對付之處置。

（作戰綱要證爲）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向敵進攻則易，退却則難之地，叫做挂形；在這種地形，倘若偵知敵人沒有防備，則可出擊而勝之；反之，敵人時加防備，而冒險出擊，既難取勝，又難退却，結果必造成莫大的不利。

【挂形】挂爲懸掛意，即往則順，返則逆，後高前低之地，例如我佈陣於山腹，而敵處於前面的位置是；又可解爲渡河而攻擊敵人的場合，或非進出隘路則不能攻擊平地之

敵等，又有人評爲：像日軍此次進攻我國，深入內地至於太原、洛陽、宜昌、黔桂等地，正陷於此所說的挂形；雖我以兵力懸殊，未能將其殲滅，但最後因屈於美國原子彈，便作全面投降了。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彼我出擊俱不利的地形，叫做支形，在這種地形，敵雖以利（如弱卒、佯攻等）誘我，我決不可上其當——出戰，宜引軍他去，以誘敵人出擊，俟其一半通過此地時，急速反攻之有利。

【支形】爲彼我兩軍可以互相利用以鞏固陣地的地形，例如兩陣地，其中挾着沼澤湖河，或雙方十字交叉火網的原野等。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隘形之地，卽在隘路的戰鬥，倘若我先敵佔領其地，必須塞其隘路口，卽扼守其隘路口，以爲據點而待敵爲宜；倘若敵先我佔領之，且盈盈地（兵力充實）扼守

着，則我不可輕率地進攻，以免墮其術中；至敵扼守不完全，即兵力的配備有弱點，宜向其弱點攻擊之。

【盈】同滿，在此處爲佈滿兵力扼守意。【從】——攻擊意。【險形】——非限於險路的出口，亦含山中的狹隘處，即險路內的戰鬥。這種戰法，在步鎗大砲飛機未發明，單以密集集團——肉彈的衝破力而戰鬥的古代，如果敵在險路的兵力充實時，則避之；不充實時，則擊之，那是對的。又就海洋而言，例如地中海的直布羅陀海峽，土耳其的達達尼爾海峽，馬來半島的麻剌甲海峽等，均可稱爲世界的險形之地。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險阻的地形，不適於大兵的運動。倘若我先敵佔領之，必須佔據其南面的高地（便於展望與射擊之地）以待敵；倘若敵先我佔據此地，則我必須引兵他去，不可作正面攻擊，即是說，應講求迂迴機動的別種作戰。

作戰綱要

關於在險峻的山地作戰，應佔據高陽之地。作戰綱要亦有同樣主張：

山地戰鬥，無論攻防，均須佔領可以瞰制敵人之要點，能佔領最高點，則雖少數

兵力，亦有俯瞰敵方動作，挫折敵人志氣之利。

關於『引而去之』同書說：

山地攻擊，須力圖以迂廻以達成其目的。若狀況許可，則以一部牽制正面之敵，主力行大規模之迂廻。

要之，孫子所謂『引而去之』，是主張採取機動的用兵法，而戒傾全力從正面攻略的不可。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遠形是兩軍遠挾着中間地域，（如日美之於太平洋，日俄之於西伯利亞，遙相對峙的地形）。這種地形，兩軍的兵力質量相等時，既難遠往挑戰，而誰先發動，就是誰立於不利地位。

日俄之戰，俄國擁有龐大的陸軍，當時曾震駭了全歐，但戰場因是『遠形』的，以運輸的困難，未能抽調優勢兵力來應戰，遂爲日軍打敗。然此次美日戰爭雖處於『遠形』，而美國以生產力的雄厚，準備的充分，乃使用其優勢的陸海空軍，兩棲部隊，由逐島攻擊到越島攻擊，把日軍打得落花流水，無從抵抗。由此可見人爲力量足以克服自然的障礙，更可見一國不能專恃河山的險固以防禦敵人，所恃者應爲偉大的科學力，工業力。

力的可貴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上述六種地形，是地形的自然道理，而能活用與否，此爲主將者責任之所在，故爲主將者遇此等地形時，非深加審察研究不可。

These six are the principles connected with earth. The general who has attained a responsible post must be careful to study them. (G)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

今就敗兵分爲：

1. 走兵
2. 弛兵
3. 陷兵
4. 崩兵
5. 亂兵
6. 北兵

的六種，但這六種敗兵的形成，決不是天時地理的作祟，完全由於爲主將者不懂用兵的罪過。

Now an army is exposed to six several calamities, not arising from natural causes, but from faults for which the general is responsible. These are: (1) flight; (2) insubordination; (3) collapse; (4) ruin; (5) disorganization; (6) rout. (G)

日本漢學家公田連太郎說：『這節是承上文所說六地的利害，而說六種敗戰之道。勝敗不一定僅因於地形的利害，而因於人事猶多，此爲說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彼我的軍隊，其素質、訓練與武器鈍銳及各種條件均略相匹敵，而爲指揮官者，一任自己的勇氣，乃以僅有敵十分之一的兵力往擊之，如卵投石，必致敗走，這叫做走兵。

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

士卒强勇，而軍官懦弱，不能發揮統轄制馭之權，坐令軍紀廢弛，這叫做弛兵。反之，軍官强勇，而士卒懦弱，軍官勇進，士卒不能伴隨，這種士卒，倘若帶往

作戰，必致望風而靡，弄得軍官身先戰死，全軍亦覆沒，好比投於陷井一樣，這叫做陷兵。

【吏】指下級軍官。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主將不知上級軍官（大吏）的才能，用之不得其當，以致忿怒不平，不受節制；及遇敵時，徒逞私怨，各自爲戰，演成全軍好像山崩一樣的潰敗，這叫做崩兵。

【懟】心中怨恨意。

將懦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主將懦弱，毫無威嚴，對於士卒的訓練不精（軍事教育），且濫自變更軍官與士卒的職務，弄至布陣時或縱或橫，毫無秩序，這叫做亂兵。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

主將缺乏智謀，誤於敵人戰鬥力的推算，乃以寡兵與敵的衆兵合戰，以怯弱的兵衆擊强勇的敵軍，且在軍的先鋒又沒配置選拔部隊（勁卒），弄至不能堅持作戰，

僅望見敵人就後轉而逃，這叫做北兵。

Generals, who are unable to estimate the enemy, who oppose small numbers to large, weakness to strength and who do not put picked men in the van of the army, cause it to be routed. (C)

【選鋒】是選拔部隊，卽昔日歐洲所謂『選拔兵』或『擲彈兵』。又如拿破崙的近衛兵。在日本，如新田義貞的中堅士，或諸將的旗本士，又如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的黃幌，及特種幌士。在近世，這種特種部隊，尤有使用之。要之，這是爲先挫敵鋒，或爲突破重要陣地，或爲馳援陷於死地的友軍而使用的。若以對照近世的戰況，亦相當於强力的豫備隊或飛機隊、戰車隊、炮兵隊。假設誤了敵情的判斷，以少合衆，以弱擊强，而有可供馳援的强力豫備隊或飛機隊、戰車隊、炮兵隊，也不會敗北的。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上述六項，都爲取敗之道，而如何講求避免之，此爲主將者責任之所在，故非詳加審察不可。卽是說：第一項要量力；第二第三項對於軍官（各級幹部）與士卒要妥爲配合；第四項要謀高級指揮官與下級指揮官的融和；第五項要能御下；第六項要能正確判斷敵情。

吳子說：『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敎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原來地形之利，不過是用兵上的補助要素而已。說到用兵的根本，第一在於先知敵情，對之而定勝算，及至交戰時，又精密計量地形的險阨，彼我距離的遠近等等，以求易勝，這是高級指揮官（主將）唯一的任務。

Ground is the handmaid of victory. Ability to estimate the enemy, and p'an the victory; an eye for steepness, command and distances: these are the qualities of the good general. (C)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此——指上文，故知此而善用者戰可取勝；反之，必打敗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為主將者的權限責任，於此更應特別注意的，即：主將在戰場上對於敵人，律以

戰法，（基於敵情地形的判斷，所定的戰略戰術），已有必勝的把握，爲元首（君侯）者雖下令勿戰，但不顧命令，實行作戰，是可以的；反之，律以戰法，不能取勝，爲元首者，雖下令必戰，認爲戰則必敗，縱不奉行，也是可以的。

孫子在本書中，屢言爲元首者不可干涉戰場上的軍事，主將在戰場上應有至高獨立之權。但魯登道夫將軍却比孫子更進一步倡導謂在戰時主將不獨對於軍事應有至高獨立之權，而且應有指揮政治之權，彼在全體性戰爭一書上說：『凡人之勝任主帥者，卽應立於最高之地位；反是則於戰爭有害無益。惟有居於此最高之地位，其行事乃有統一性與强力性，而後能殲滅敵人，以維持民族之生存，彼之行事範圍，無所不包，猶之全體性戰爭之無所不包；關於國民生活之全部範圍內，主帥爲其決定者；主帥之意志，卽爲一切之標準。』又說：『凡戰鬥力之各部份，成立於主帥命令之下，主帥卽對於陸軍部長與內閣總理之意見，亦得有所制裁，此乃世界大戰中之教訓，而無可疑者也。主帥之地位，應無所不包，無所不管，其地位與腓特烈大帝同，乃余之主張。』再說：『主帥應定下政治方面之大方針，俾政府切實施行，以爲作戰之後盾。』其實，政治與軍事不應分立，政治家與軍事家應融合一致，這是對的；尤其在今日民主國家裏，實行『以政治軍』，正與孫子的道理若合符節。至說主將應控制內閣，支配政治，難免弊病百出，動輒發動戰爭，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因此，魯氏便被人罵爲『言之過火』，『無聊的軍

國主義者』。而孫子的主張，至今更見正確。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進退是軍的進退，即上述的必戰與無戰。故在戰場上，進軍不爲立勇功、求譽名，退軍也不畏避違背君命之罪，只是專心一志以謀士兵（民）的安全，而求有利於元首或政府爲務，像這樣純忠至誠的大將，眞是國家之寶！

孫子如生在今日的英美，他必得英美人民所推崇和擁戴。因他主張『惟民是保』。今日英國的人口很少，即美國的人口亦不算多，而且士兵多爲富家子弟，自然生命極爲寶貴；故在作戰上以『保民』爲第一義，仍可拋棄無數武器，不願犧牲生命，如無必勝的把握，或萬不得已，亦決不作最後的犧牲。即巴頓將軍（美國此次歐戰名將）因打了一個傷兵的耳光，猶遭國會所反對。雖然，戰爭之事，不能無犧牲，不過能以最少的犧牲而換得最大的戰果，甚至『不戰而屈人之兵』，那是頂理想的，亦爲良將之所以爲良將。至於庸將劣將視士兵如鷄犬，只爲求個人的功名富貴而驅他們去當炮灰，白白送死，那眞是罪不容赦了。

孫子英美人民擁戴

又，孫子所謂『不求名』，他不僅發此言，且是此言的實行者；彼爲吳將，陷楚首都，震撼齊晉，樹立希世之功，其功則歸於上官伍員，而不求名，所以左傳上，不載孫

孫子是老子之理想的實踐者

子之名。但孫子則全壽以終，伍員則被賜屬鏤(劍)，強迫其自殺，用馬革裹屍，投於揚子江，孫子於人事上眞敏於見機了，又足見孫子的出處進退，是老子之理想的實踐者。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爲將者倘若待遇士卒，好像慈母的愛撫嬰兒或愛子一樣，則我要投死於深谿時，他們也必一塊兒跟着；這是說，我要去拚命時，他們也必一起地同去，生則俱生，死則俱死，不逃避，不投降。

本節爲韻句的同一意義。漢李廣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各願爲拚命，屢敗匈奴，可爲證明。

讀之老孟的話

老子說：『慈故能勇……舍慈且勇，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孟軻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又說：『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再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彼此對照，更覺眞理顯然。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反之，厚恩士卒，竟不能驅使之；愛撫士卒，竟不能命令之；甚至士卒不守軍紀，也不能正以刑罰，（這都是因爲平素厚愛姑息太過所致，即不惜恩威並用）；要之，這種士卒正同那放蕩不拘的驕子一樣，萬不能用以作戰，戰則必敗。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已曉得我軍可以攻擊敵人，而不曉得敵人有可擊的弱點，這僅得勝算的一半，（勝五分，負五分）；反之，已曉得敵人有可擊的弱點，而不曉得我軍不足以攻擊敵人，這也是僅得勝算的一半；又已曉得敵人有可擊的弱點，及我軍足以攻擊敵人，却不知地形對於我不利，依然僅得勝算的一半。要之，本節是說知己知彼及知地，方能得到十足的勝算；倘若僅知其一或其二，而出於作戰，則勝敗相半，誰勝誰敗，等於未知數。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通曉兵法的良將，由於知己、知彼、知地、所以凡有舉動，卽對於戰爭的計劃及行動，便可以不犯錯誤，且能千變萬化，層出不窮。故可結論：曉得彼我的實情以作戰，固可確保勝利；益以曉得天時與地形，更可得到萬全的勝利。

Hence the experienced soldier, once in motion, is never bewildered, once he has broken camp, he is never at a loss. Hence the saying: "If you know the enemy and know yourself, your victory will not stand in doubt; if you know Heaven and know Earth, you may make your victory complete."(G)

戰勝要訣

孫子開始在謀攻篇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最後更在用間篇說偵知敵情與全軍作戰的密切關係，而以最强力的言詞出之：『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這是何等重視『知』！於此又說：『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總之，這是把知彼、己、天、地的四位一體，當爲戰勝的要訣的。下面我且舉出一些戰例來：（見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拿破崙征俄失敗的原因

拿破崙遠征埃及，因爲不知氣候那樣的酷熱，不得已地回師了。彼進擊莫斯科的慘敗，也是因爲不知天地，尤其對於俄國的地質沒有經過實際調查，爲其最大缺點，當進軍於泥濘潮濕之地的時候，迫得捆束樹枝，倉卒造路以通砲車，但通過後樹捆便解裂了，遂使糧秣運輸的輜重車輛不能前進，像那樣才智蓋世的拿破崙，竟克服不了自然的阻

力，全軍與敵人主力未交戰前，飢餓已襲來了。

對於天地的透視，是豐臣秀吉的偉大，當攻擊小田原城時，彼已算到糧秣輸送（大軍所賴以給養）的不容易，因此便計劃海上輸送；爲渡有名苦海的遠洲灘，特擇於波平浪靜的春天；這是秀吉的周到，同時亦可謂爲善於知己、知天、知地的了。

此外，尙有知天地彼己，且善於利用天時的，是原田種之所導演的『一二八一年之戰』。

日軍憑文永之戰而領略蒙古軍之戰法，又深知與彼對抗的自己實力，更由防守九洲，亦已試驗完畢地形上的價值，所以知了彼己地三者的日軍，所剩下的僅是天時問題了。然而原田種之，彼不僅知天，更進而將之利用於戰略上。

天之戰略的利用是怎樣呢？誰人皆知，日本有所謂二百十日前後（七月間）之颶風的獨特，原田種之以此足以瞞過渡海而來的蒙軍，可一舉而覆滅之，其明共智，眞足驚人！

日軍的守備司令官原田種之欲利用這颶風的作戰計劃是一貫的，爲先使蒙兵一步不能踏入日本的國土，便在北九洲一帶的海岸築起堡壘來。

一二八一年夏五月，蒙軍的兵艦數千，旌旗蔽天，浩浩蕩蕩而來，日軍便以輕騎奇襲又奇襲，强襲又强襲，出其死力而抗拒彼的上陸；不獨抗拒，而且逐次將蒙艦驅追於

松浦海上之孤島的鷹島，但鷹島對於種之在戰略上欲利用天時有何關係呢？

原來鷹島是低氣壓中心所常通過之處，而且潮流急激，航行困難，天與地的最險之境。

可憐的神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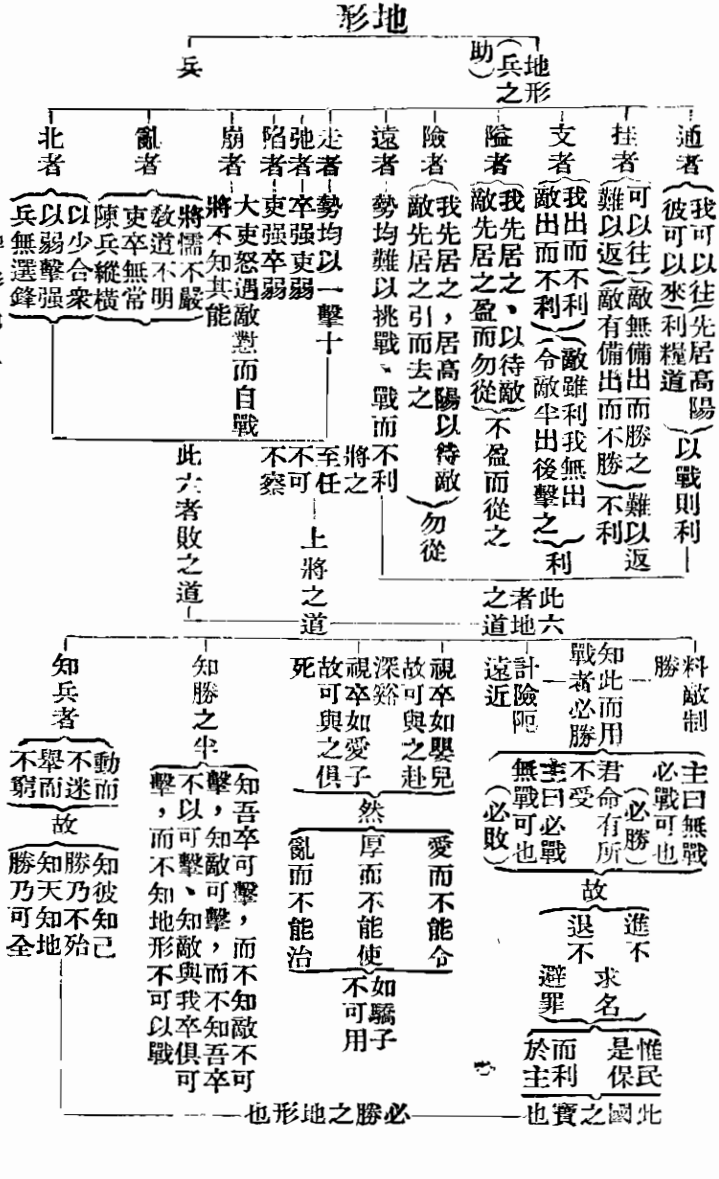
這樣綿亘數旬之久的連戰連鬥，被驅逐的蒙艦，愈照彼豫定計劃而集中於鷹島，種之快哉大叫：『賊多集於鷹島之風角，待着塵戰之期吧！』果然，七月之晦，狂風暴雨襲來了，蒙艦數千好像樹葉般的被打得翻覆破碎，人馬漂溺無算，威風凜凜的十萬雄兵，結果，生還者僅得三人，後世日人把這次狂風，叫做『神風』。（以上係大場彌平的話。可笑得很！日人過去倘一乘風力以覆敗蒙艦蒙軍，便洋洋得意，名爲『神風』；但到此次太平洋之戰，知此種『神風』，已成過去，乃改用飛機作決死的進攻，名爲『神風隊』，以制美艦美軍，冀阻止其登陸，再來一次大捷；但精神的幻想，終敵不住高度科學的利器，即無從阻止美艦美機的進攻，及原子彈的投擲，只得無條件投降，不知今日日人將何以解嘲？）

○　○　○

希特勒征蘇的失敗

可是『知天知地』不特在古代軍事上占重要的地位，即在現代依然足以影響戰爭的勝敗。像在這次大戰中，希特勒進攻莫斯科的失敗，主要的即由於『冬將軍』作祟，正如美國馬歇爾將軍致陸軍部兩年報告書上說：『德國最高統帥部對冬季作戰全無準備，不期

氣候驟然一變，德軍遂罹浩劫；由於紅軍的抵抗及一九四一年聖誕節前後之大風雪與不適時令之嚴寒，德軍戰略遂告失敗。」又像盟軍的登陸諾曼第，艾森豪威爾將軍事先曾派員到該處海灘取回砂石及粘土試驗，即研究其應力的大小，計算其可載的重量，以準備適切的登陸武器。且知該處無可供登陸的碼頭，乃決由英國製造兩個人工海港，以減少障礙。這是關於『知地』的。至關於『知天』：據馬歇爾將軍於回書上，亦有一段的敍述：『至於進擊之標的日期與時間之選定，則須對於氣候、潮頭、光綫三種有利元素之合併能作一種精密的預測。欲期空中活動之有利於進行，自以月光之夜可取，於是選定其日爲六月五日，嗣以氣候清明而不甚利，乃更定爲六日。數百之艦艇，由英格蘭西岸之遠港出發，皆已將近進攻地區矣：此等艦艇之集中於南岸，皆須由於僻徑而來，或設法尋找掩蔽，此最後決定之標的預料其必有大風，且海中巨浪猶未息，然欲擇一潮頭與月光俱利的另一時機，勢必延緩數星期之後。於是艾森豪威爾上將遂作前進之命定決意矣。」由于此舉出乎德軍意料之外，遂得乘虛擊破德軍防綫，造成諾曼第登陸的偉大勝利，直搗德國的『歐洲堡壘』。


地形
兵
地形之助
通者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先居高陽利糧道
以戰則利
挂者
可以往難以返
敵無備出而勝之難以返
敵有備出而不勝不利
支者
我出而不利敵出而不利
敵雖利我無出令敵半出後擊之利
隘者
我先居之以待敵敵先居之盈而勿從
不盈而從之勿從
險者
我先居之居高陽以待敵敵先居之引而去之
遠者
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走者
勢均以一擊十
弛者
卒強吏弱
陷者
吏強卒弱
崩者
大吏怒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
亂者
吏卒無常陳兵縱橫將懦不嚴教道不明
北者
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
此六者敗之道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
上將之道
此六者地之道
料敵制勝
計險阨遠近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
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必勝）
君命有所不受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必敗）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
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然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如驕子不可用亂而不能治
知勝之半
知吾卒可擊而不知敵不可擊知敵可擊而不知吾卒不可以擊知敵可擊而不知地形不可以戰
知兵者
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故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必勝之地形也

孫子的兵法如其文章，文章如其兵法，——渾然一體的名文章，古漢文中的第一等。

× × ×

十三篇中文章的最妙者是——軍形第四，兵勢第五，虛實第六的三篇。

× × × ×

自始計終用間篇，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呼應的文章法，正奇縱橫，『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大有兼備韓非子的正筆，莊子的奇筆之概。

——譯自多賀義憲著東洋古兵法之精神

九地第十一　CHIU TI (The Nine Situations) XI

本篇可看做九變、行軍、地形諸篇的補遺，其中反復論述九種地勢的活用法，用兵貴因士卒自然之情，『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便是本篇理論的重心。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在用兵之法上，關於地勢可分爲九種：卽散、輕、爭、交、衢、重、圮、圍、死的九地。前篇係說地形的常態，舉出六種地形；本篇是述地勢的變化，揭出九種地勢，前後有密切關聯。又，本篇所述的九地，除列入九變篇中的圮地、衢地、圍地、死地外，另加五地。然所謂九地或地勢也者，僅爲本篇的外貌，非其核心，而全篇所論要以精神爲主，卽如何把握士兵的心理而利用之，讀者往下研究，便可瞭然。

In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war there are:- (1) distracting ground; (2) disturbing

ground; (3) ground of contention; (4) intersecting ground; (5) path ridden ground; (6) deeply involved ground; (7) difficult ground; (8) enclosed ground; (9) death ground.(C)

北村佳逸說：『九地是論各種地勢，卽研究人地合一。其實離開土地便沒有戰爭。軍艦要有根據地，空軍要有飛行基地，不論空軍或海軍均可以說是地上戰的延長。』

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

以下關於九地的說明：

本國爲敵侵入而與敵戰於境內，叫做散地，卽兵心離散，不能專一作戰之地。

散地指在本國領土內作戰而言，其所受損失之大，像地方的被蹂躪，人民生命財產的被殘殺與焚掠，這是人人皆知的。至說士心離散一層，也許在春秋之世的同胞之戰，充滿着此種現象。但是在現代民族戰爭之下，以民族思想的普遍與澎湃，此種現象已不似以前的嚴重，倘若再加以政府的巧妙宣傳，則士兵必可同仇敵愾，爲圖自己的生存，爲謀民族的解放，而更加團結起來，燃燒着必死的鬥志，而抗戰到底。

民族戰則不然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進入敵國尙淺之地，叫做輕地，卽士卒的覺悟心尙輕，由於望鄉思家之念切，與

憂慮前途之心深，動輒出於逃遁之地。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某種重要地盤或地點，爲我軍先佔據之，則可導致戰局於有利，同樣，敵先取之亦利，叫做爭地。

今日之爭地

【爭地】是敵我相爭的重要地點，如古代的散關、潼關等，至在現代戰上，如軍需工業城市、金融中心地等，亦可稱爲爭地。

爭地是具有戰略價值的要地，如我東北九省，過去成爲日蘇的爭地，今日又成爲美蘇的爭地，倘若美蘇他日交戰的話，自然以誰先佔領爲對誰有利，這是我當局應知所處置和應付才可。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敵我可以自由往來的平原，叫做交地，卽在交通上有互相便利的地勢。

【交地】爲彼我往來之處，如國境是，但須有交通自由的條件，如德法國境是交通自由的，所以自拿破崙戰役，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以至此次歐戰及二次歐戰，每一次都在這國境間，表演了驚人的戰鬥。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諸侯之地——中立國，三屬——接壤兩三個國家，卽介於我、敵及他國之間的中立鄰國，這種鄰國，誰能先與之交好，結成同盟，幷取得其民衆同情援助，便可導致戰局於有利，這叫做衢地。

【衢地】如我國戰國時代，介於齊、楚、晋三國之間的鄭國是。又如上次歐戰中的比利時，及巴爾幹半島的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是。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深入敵地，背後阻隔着重重城邑的這種難返之地，叫做重地。

在戰史上，如白起攻楚，樂毅伐齊，均爲重地作戰。又如此次日寇進犯我國，曾深入風陵渡、宜昌、獨山等地，亦屬重地作戰。

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

山林、險阻、沮澤以及一切難以行軍之地，叫做圮地。

【圮地】圮同毀，足以毀滅軍隊之地。

圍地與蹇卦

九變篇所說：『圮地無舍』與這項的意思不同，已詳於前。又，行軍篇所說的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等地，均可稱爲圮地。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進入的路徑狹隘，若退却時，必須取迂遠之路，恰如大袋形的地勢，故敵利用其天險，可以寡兵而擊破優勢的我軍，這種地勢，叫做圍地。

【圍地】是山川圍繞，進退困難之地，此地雖似地形篇所說的隘形，其實不然，因爲隘形，可用作我的要害，而此地則難用爲我的要害。

圍地可當易經䷦蹇卦的煩惱的地形，這卦，上爲坎險，下爲艮山，蹇是難意，墮入危險之地，則不能出，（且前爲險隘，有進不得之象）。故陷於此種危險之地時，若無大人（英雄）的英斷，則將不能自救的。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決意迅速突破敵線，則全軍可生存，倘若躊躇逡巡，失去時機，則難免滅亡，例如受敵包圍日緊，各方通路已被遮斷，或遇敵而無要害可守，或臨敵而食盡諸情形，均可謂陷於死地。

死地與否卦

死地是否卦䷋，天氣升而不降，地精降而不升，陰陽否塞而不通。上經說：『否之匪人，君子不利貞，大往而小來。』象經說：『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小人之道長，君子之道消。』又說：『君子儉德而辟難。』——雖是乏助的窮境，但捨身奮鬥，卻可以打開難關。死中求活的奇策。

吳子說：『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以國爲敵戰場

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

以下述關於九地作戰指導的方略。

散地以本國爲戰場，對我不利，已如上述，所以務要避免之，而以敵國或第三國爲戰場；但萬一被敵侵入時，則以固守城塞，採取所謂『清野』之計，使敵人無所掠，又擾亂其後方的連絡線等，使陷於孤立爲宜。例如拿破崙深入俄國，因中俄軍堅壁清野之計，而遭敗衄。其次，在輕地時，即在敵國邊境時，宜長驅深入，不可停留，藉使士卒鬥志專一，力量固結。此爲主張在敵境內去找戰場。至於亞歷山大王與波斯的名將麥慕安氏，亦認爲在國外交戰比在本國爲優；即在今日，

依然成爲顚仆不破的眞理。

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

爲敵我互相爭奪的要害之地，倘若先爲敵佔據，我則不可向之力攻，因爲所受的損失必大；此時，宜用機動部隊使敵出戰於爭地以外之地，或攻擊其他重要之點，使之赴援，方可乘爭地之虛而奪之。例如上次歐洲大戰初期，佔領了比利時的德軍，頓時羽翼大張，在其佔領地，立刻築成襲擊英京倫敦的空軍機根據地，對協約軍的作戰給以無比的不利與威脅，弄得協約軍對此方面的攻擊，在地勢戰勢上均告不利，又因德軍守備極固，所以在全戰役期間，終於不攻此方面。其次，在彼此交通自由的陣地，對於敵人不可分兵截斷其進路，因爲這樣是不會有效果的，言外說，以集中兵力向之猛攻爲宜。

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

對於衢地——中立國，須與之親交，或締結同盟，或使其守中立，萬不可爲敵人先期拉去。重地是進入敵地已深，這時運輸困難，或糧道已斷，則宜掠奪其糧食，以爲給養。

封建時代戰爭形態

【交地】在現代國際公法上，所謂守中立與不守中立，是屬於國家的自由意志。一九〇七年海牙會議，雖規定了中立國的權利與義務，但一般所說的嚴正中立或好意中立，不是國際法的用語，所謂永久中立如瑞士、比利時，雖有列強締約的規定，但在上次歐戰中，比利時的中立是被打破了。兩方交戰，中立國的向背，常足支配大局的，如上次歐戰意大利、美利堅在戰爭在進行中，因加入協約軍，遂使同盟軍敗衂。

【掠】孫子在軍爭篇說：『侵掠如火』，又說：『掠鄉分衆』；在本篇又說：『重地則掠』，再說：『掠於饒野』，全書四提『掠』字，此爲封建時代戰爭的形態，又爲今日帝國主義戰爭的寫實；但以現代社會的進化，文化的發達，此後戰爭應爲正義和平而戰爭，再不應有掠奪的行爲；所以我們對于孫子這種思想固須消毒，尤望各國軍政當局有深切的覺悟。

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過着進退艱難的圮地，要迅速通過，不可停留。陷入圍地時，這是難以力勝的，必須發奇謀以打開僵局。陷於死地時，務要併力疾戰，以圖死裏求生。

【圮地則行】圮地爲山林、險阻、沮澤等地，在用兵上，易受敵不意的襲擊；縱擁有大兵，也沒法使用，必爲敵的寡兵所阻擋，故非急行通過不可。前人有言：『森林吞兵』

這是被在森林內作戰的，這種戰理，至今雖大體可用，但在防空上，爲祕匿晝間軍的運動，則宜利用森林，這時不是『圮地則行』，而有解釋爲『圮地利用』的必要了。【圍地則謀】謀以看時、地與敵情而定，大凡在圍地時，或構築僞裝工事，以轉移敵人視線，而乘機脫圍；或遣使卑辭請降，而乘其不備脫圍，均可謂爲一種計謀。在歷史上，圍地的用謀，，如：『漢高祖伐匈奴，被圍於白登七日，陳平乃盡美人，使人以上閼氏曰：「單于圍漢急，漢將以美人獻單于。」閼氏恐單于之受美人也，說單于解圍而去。』又如：『田單圍於即墨，使女子乘城約降，又收民金千鎰，令富家遺燕將書曰：「城卽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均見史記）。【死地則戰】亦有故意置軍於死地而後求勝，如韓信的背水陣是。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古來良將進攻敵軍時，是能够這樣發揮其本領的：

（一）使敵部隊前後分離，不能互相連絡，——威脅側背，爲其手段。

（二）使敵大部隊與小部隊，或主力與某部份不能互相協力。

（三）使敵將士間完全失了互信心，共信心，各不願相救助——放流言，使間諜

爲其手段。

（四）使敵上下指揮權混亂；這，便要講求上下反目的手段了。

（五）使被擊破的敵兵，不能再集結。亦有解爲：使敵的士心離散，不願集結應戰。

（六）使已被擊敗而應歸復原隊的敵兵，不願一致歸復，爭相逃脫。亦有解爲：使敵兵於合戰時，不願協同一致動作。

Those who were called skilful leaders of old knew, how to driven wedge between the enemy's front and rear; to prevent cooperation between his large and small divisons; to hinder the good troops from rescuing the bad, the officers from rallying their men. When the enemy's men were scattered they prevented them from concentrating, even when their forces were united, they managed to keep them in disorder. （G）

如上所述，自然必須遇着虛的敵人，原來『勝不可爲』的，但遇着虛的敵人却可爲之；至於天才的將帥，亦可捕捉着敵人自然發生的細微之虛，而用人爲之力以擴大之。本節亦可解爲現代所謂的思想戰，卽運用宣傳，而可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思想戰的手段是宣傳

思想戰

宣傳的對象

，宣傳的形態，從性質上分爲：(A)攻擊的宣傳，(B)防禦的宣傳；從對象上分爲：

(1)對敵的宣傳——使敵國軍隊的志氣沮喪，陷於混亂，或擾亂敵軍的指揮而誤其作戰；再進而摧毀其國民的戰意，崩壞其戰勝的信念，或導之(國民)暴動革命，而破壞其社會秩序與組織。

(2)對中立國的宣傳——使對敵發生惡感，對我抱着好感，幷使其參加我方作戰，至少亦使其站於利我的好意中立地位。

(3)對我國民的宣傳——使對敵國發生義憤，並加强其戰爭意志，戰勝信念，而實現舉國一致的戰爭。

這樣實施下去，尤其對於第一項成功，可以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例如上次歐洲大戰，德國因自己宣傳工作做得不好，同時又飽受協約國宣傳戰的猛烈攻勢，曾引起這位發動戰爭的魔王威廉第二慨嘆道：『朕沒有一種倫敦的太晤士報！』在軍隊方面，像基爾運河的兵變及其他各部隊的譁變與反戰，莫不因中着協約國的宣傳。按當時協約國用飛機散發於德軍的傳單，最多的時候，每天達百萬份，弄得與登堡將軍徒喚奈何，說：『敵軍的砲彈不足畏，而敵機散發的紙彈則最可怕。』結果，德國是失敗了。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各國對於宣傳戰更爲注意，像英國宣傳部的工作人員，有九百九十九名。我對日軍的宣傳亦以新的姿態出現，其工具除利用標語、傳單、漫畫、小冊子等外，還有

廣播電台與流動播音機。惟直至日本投降時，尚未見發生若何顯著的效果。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要而言之：所謂良將者，爲達到上述的目的，不管任何手段，如果認爲有利的，就不顧一切而用之，否則不用。就是說：用與不用，全以利益爲前提。但亦有解爲：戰機熟則戰(卽合於利)，否則不戰。或認爲在戰略戰術上有利則戰，否則，止而不戰。

敢問：敵衆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試設一問題：現有優勢之敵，打着整然的陣容而來攻擊我，則我將怎樣應付呢？孫子自答道：宜暫避其鋒，先奪取了爲其所最愛惜、最重要之所，如戰略戰術上的要點，或敵的後方連絡線及其他不能放棄之地等，那就可以使他聽從我了；然這，在用兵的眞諦上，必須以迅速爲第一，通過出乎敵的意表之途，而攻擊其疏忽於警戒之點。

今眞是一個武裝和平的時代！以上解說，大家讀得，必感到非常守着國境線不

可，因爲有着『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危險；弄得寢食不安，年年度着緊張的生活。但爲免除這種緊張，而預防戰爭的慘禍，及爲緩和平時從軍備競爭上所招來的痛苦，因此軍備縮小的運動開始了；這運動一直到了具有實際的力量，始於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一面强迫限制了戰敗國的軍備，另一面亦達到了戰勝國的軍備縮小的諒解。更當爲實際問題而在華盛頓會議上成立了英、美、日、法、意間的海軍縮減協定；同時，各國亦自動限制陸軍兵力。但是一九二七年，英、美、日三國於日內瓦會議上討論補助艦的限制問題，終於決裂了。一九三五、三六年所開的國際會議，雖高唱軍縮，反增加了猜忌與嫉視。表面是和平的遊夢，裏面是戰爭的正夢。畢竟日、德、意撕毀一切國際條約，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了。在春秋之世，有墨子一派的倫理和平論，同時也有五霸的威力和平主義，就中如齊桓公於葵丘所召集的國際和平會議算是最有効的，在議席上很起勁地贊同和平的諸侯，於歸國後，便努力於軍備的擴充了。在現代，國際公法雖儼然存在，但對於國家，卻沒有更高級的權力强制執行的機關。因此，對於違法行爲的制裁力也就薄弱了。原來國際公法分有平時法規與戰時法規，後者更有戰爭法規與中立法規之分，戰爭法規是關於戰爭及其附帶的行爲，但因在法典上沒有體系，構成的材料，僅是習慣、道德、條約、學說等雜駁，所以不論在理論上說，或在實際上說，都是不完整的東西，那當不能發揮其制裁的効力。而爲發揮制裁的効力，或防止『攻其所不

戒』，則須建立有强大的『國際武力』。國際聯盟是過去了，我們且瞧着今後安全理事會的努力吧！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

統率軍隊作戰於敵國領土的所謂客兵，其侵入敵地愈深（重地），則士兵的鬥志亦愈專而堅；反之，迎我於國內的敵軍（主人），則士心渙散，取勝殊難；深入的客兵，因爲從本國補給糧秣的困難，所以進入敵的饒野——資源豐富的都市鄉村，則須着手徵發以給養三軍，好好地休養着，竭力避免無謂的疲勞，並統一上下的意志及蓄積着戰鬥力；一到運用兵力，便出其妙計奇謀，乘敵不備而攻之。這樣，縱投士卒於無所往之地——死地，雖死也不顧退却或私逃，即士卒只恨不得其所而死，人人各効全力而作戰（這兩句係用以加强上面二句的意思）。

孫子於本篇所主張的『客兵主義』，向爲日本軍閥所拜倒。故此次進犯我國，深入而不忌，發動太平洋戰爭，遠征而不憚，其間雖曾收『專』及『掠於饒野』的效果；但以碰着强敵美國，終於一敗再敗以至投降了。

客兵主義

西諺說：『勇氣從好的糧食而生』。魯登道夫說：『堅強精神，造成勝利；此堅強精神，寓於堅強之身體。』本書每論及兵食，士兵康健，足見眞理的不分東西。

說到兵食一層，近讀馬歇爾將軍致陸軍部二年報告書，使我感覺到我國軍的糧食更應亟加改善，該書說：『此次美國陸軍戰地食糧之改善，已幾可謂革命的。現所規定戰鬥部隊「C」「K」兩種食糧，其變化範圍之大，當爲數年前士兵所夢想不到。其中「C」種食糧，即曾引起許多有趣之批評者，此乃由十種不同之肉類雜拌品而成，即：肉與豆；肉與煮蔬菜；肉與通心粉；火腿、蛋與山藥；肉與蛋皮；肉與米飯；紅香腸與豆；豬排與豆；火腿與扁豆；鷄與蔬菜。此種食品即實際在砲火劇烈下之士兵亦得食之。若烹調之時間較充裕，則部隊可得一種「十合一」之食品，所包含者有罐頭蔬菜與菓子，罐頭點心，朱古力糖及其他糖菓，烤牛肉烤猪肉，及類似之肉類拌雜品，甚至有罐頭之漢堡鷄。若戰地之部隊在不接火期間，則供以「B」種食品，得視當地情形而有甚多品類可選擇。惟在供「B」種食品之地區，對於食品之冷藏與保存往往絕少便利，故此種食品仍不得不用罐頭之蔬菜、肉類、菓子及經抽去水分之山藥、鷄蛋等項。若以此種食品比較美國一般家庭所食之鮮蛋、鮮肉、鮮菜，其滋味自然不如，然比之往日軍隊所發之食糧，則已有極大的進步。至在後方區域，食物之運輸較速，冷藏較便，則部隊可得「A」種食物之供給。此卽與大多數人日常之生活無異。』此外，每一士兵每天尙可得雜他命丸一顆

及其他營養品，自然足以保持康健，而利於作戰了。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鬥。

原來士兵的性情是這樣的：陷於重圍時，由於死裏求生之念切，則恐怖之心自滅；覺得已不能逃走時，則鬥志自堅固；入敵地已深，則舉目皆敵，精神上自受拘束，而衆志趨於一致；又，到了不得已時，即陷於死地時，則自盡全力而戰鬥。

If there be no alternative, but death, the soldiers exert themselves to the utmost. In desperate place, soldiers lose the sense of fear. If there be no place of refuge there will be no wavering. If deeply involved in the enemy's country there is unity. If it be unavoidable, the soldiers will fight their hardest. (C)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客兵的本質，已如上述。所以深入敵地時，不待加以修明（指紀律）而自知警戒；不求服從，而自然服從；不待約束，而自相親和；不待禁令，而各自忠實於所掌的職務；但最忌的是妖祥之言的發生，與敵人流言的散布，（尤以長期戰爭，爲易起之事），所以爲將者必須嚴加禁止之，掃除之，以免擾亂軍心；這樣，則

士卒就可專心致力於戰鬥，畢死不變。

【禁祥去疑】祥是妖祥之言，卽吉凶禍福的預言等。疑指敵人的流言，或反宣傳，足使軍心發生疑惑者。作戰綱要說：

當審察情報時，不可有『先入爲主』之成見，或陷於無的確憑據之想象。

同書又說：

敵用各種宣傳方法，以圖眩惑我軍隊，特宜注意，嚴密防範取締，並切實曉諭部下爲要。

這也是就『禁祥去疑』而言的。

魯登道夫氏的全體性戰爭上說：『兩性之神經病的懦弱者，與夫皈依神祕主義星相卜筮之流，在民族生存之戰爭中，爲極大之危險。誠以國家處於危急之際，所要求於人民者至多，非患精神病者與迷信者所能支持。以上一點，乃負全體性政治之責任者應第一明瞭之事，卽令戰爭危險不致發生，此點亦爲對於不死之民族的責任上，不可不實行者也。』接着說：『德國之所需者，乃爲精神上，體力上健全之民族，此種民族在窮年累月中，有極充分之力量以抵抗敵人，毀其意志，使其屈服於我。』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我士卒不蓄(或不要)財貨，並不是沒有物質慾望，討厭財貨的；又不惜(或不要)生命，也并不是沒有生存的慾望，討厭長壽的，其實，均由於效死之心堅決，其他不暇計及了。

沒有物質的慾念則剛，有，則依戀於生存之慾强，雖剛亦變爲怯，剛係建於無慾之上。論語：『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唐詩：『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所以當長官悲壯作戰命令一發，弄得坐着的士卒，涕淚霑襟；伏臥着的士卒；兩眼之淚交流於兩頰。

【坐者偃臥者】爲抱病或負傷的士卒。士卒之所以哭泣，悲哀憤慨，是由於恨不得早參加殺敵，以決一死。

孫子主張投軍於死地，以加强其犧牲精神，魯登道夫曾主張士兵閱讀壯烈的文學作品，以振其勇氣，彼說：『欲求民族精神之堅固維持，不應採用機械方法（指勉强壓迫之言），應順人情而振起之。如哥德之「伊士德」Faust，非兵士行囊中應帶之書？而席勒爾 Schiller 所著之威廉戴爾等諸劇中之「自由熱望」Freiheitdrang，可以喚起各人之英雄

氣概。昔時斯巴達之作戰，有鐵而陶（Tyrtaus）其人讀詩歌以振奮士兵之氣，惜大戰中之德國，無此等詩人焉。』這是值得注意的。

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

像這樣專心一志的士卒，倘若投之於無所往的死地，必皆變爲專諸與曹劌一樣的勇者。

On the day they are ordered out to battle, your soldiers may weep, those sitting up bedewing their garments, and those lying down letting the tears run down their cheeks. But let them once be brought to bay, and they will display the courage of a Chu or a Kuei. (G)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荆軻

朔雪飄飄開雁門，平沙萬里亂捲蓬根。功名恥計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張仲素

【諸劌之勇】專諸曹劌俱爲春秋時代有名的勇士。專諸，吳人，爲吳公子光（卽吳王闔閭）欲殺吳王僚，商於謀臣伍子胥，由伍所薦的負責人。一日，公子光在本邸招待吳王僚，於燒魚中藏着匕首，使專諸獻而刺之。結果，僚被刺死，專諸當場亦遭吳王的左右殺了。孫子對於吳王闔閭而以專諸之勇喻之，確是深入肯綮之言。曹劌，魯人，見於

左傳。史記載稱：『曹沫』，彼以勇力見用於莊公，將兵與齊三戰三敗，割地於齊；但莊公與齊桓公會於柯，締結和約時，彼在席上以匕首威脅桓公，盡復失地。

成吉思汗的以

○　○　○

十三世紀初葉，崛起於興安嶺的荒野的成吉思汗，統率野蠻半開的民族，東從太平洋，西至俄羅斯，南至印度，征服了渺茫如海的大陸，不待說是得力於客兵。

那確是基於『無所往，不能逃，』——遠在幾千萬里的異域所驅使客兵的强點。原來彼所統率的純粹蒙古民族的兵很少，其他大部份都是韃靼以及數百被征服民族所徵集的雜牌混合軍隊，由於指揮的得法，與置於客兵的情況之下，恰如經過多年訓練的勁旅一樣，一塊兒而決死奮鬥；且加以成吉思汗的統御法，不是孫子的『不修而戒，不求而得。』而是嚴刑峻法，毫不寬貸。臨戰時，把其他種族軍隊置於最前線，後方配以親近的韃靼，更在最後方配以基本的蒙古軍，實施着二重三重的督戰監視，若有退却者，不問是非，即斬之。

成吉思汗之孫拔都遠征俄羅斯，一二三六年春二月出發於蒙古的根據地，到五六月頃已達今日的南俄，彼命令軍隊休息於伐爾加河畔，牧馬於肥饒的沃野，以肥壯之；掠於近鄰之地，以充足糧食，這樣的休養兵力，約一年有餘，充分蓄積了軍的彈性後，翌年——一二三七年之十冬二月便斷然而起展開攻勢。

拿破崙困於莫斯科的嚴冬酷寒而敗衂，拔都則選擇嚴冬而成功，這固由於憑彼特有的戰略，最重要的還是窺伺秋收冬藏時，掠而養軍；這是客兵的『三罩足食』的妙法。

某於這樣的掠於饒野，與以疾風般的襲擊，所以在翌年正月便佔領莫斯科了。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良將用兵，簡直可以比喻爲率然；率然是什麼呢？——會稽常山的一種蛇名；這種蛇，擊牠的頭，則用其尾反噬而來；擊牠的尾，則用其頭反噬而來；擊牠的中央，則其尾首俱反噬而來。卽是說：如果敵擊我的右翼，則左翼包抄而至；擊我左翼，則右翼包抄而至，擊我中央，則兩翼俱包圍而至，首尾爲一，上下一心。此與前說：『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不同。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於此再設一問：究竟軍隊的運用，可以使其同那率然蛇一樣麼？——當然可以，

（即良將投兵於死地，導於前後左右不得不相救的情勢）。今舉一事以喻之：原來吳人與越人不是相仇視着嗎？當同舟共渡時，突遇狂風暴雨的襲來，打得動盪欲覆，這時大家必忘了生平的仇恨，出於協同動作，以相救援，好像吾人的左右手的動作一樣。

【吳越】吳在今之江蘇，越在今之浙江。這兩個國家在春秋時代，好像近代的德法兩國，互相仇視，攻戰無已。據G氏的年表載：『514 BC. Accession of Ho Lu (闔閭) 512, Ho Lu attacks Chu (楚), but is dissuaded from entering Ying(郢), the capital. Shih Chi (史記) mention Sun Wu (孫武) as general. 511. Another attack on Chu (楚) 510. Wu(吳)makes a successful attack on Yueh(越). This is the first war between the two states. 509 or 508. Chu invades Wu, but is sigually defeated at Yu Chang(豫章). Ho Lu attacks Chu with the aid of Tang and Tsai Decisive battle of Po Chu(柏舉), and capture of Ying (郢). Last mention of Sun Wu in Shih Chi. 505. Yueh makes a raid on Wu in the absence of its army. Wu is beaten by Chin and evacuates Ying 204. Ho Lu sends Fu Chai (夫差)to attack Chu. 407. Kou Chien (勾踐) becomes King of Yueh. 498. Wu attacks Yueh, but is defeated by Kou Chien at Tsui li(檇李). Ho Lu is killed. 494. Fu Chiau defeats Kou Chien in the great battle of Fu Chiaus

(夫椒), and enters the capital of Yueh 485. Kou Chen renders homage to Wu. Death of Wu Tzuhsu(伍子胥). 478-476. Further attacks by Yueh or Wu. 475 Kou Chien lays seige to the capital of Wu. 473 Final defeat and extinction of Wu.』

『吳越同舟』這個慣用語，卽出於此。孫子說：船將覆了，吳人越人便協力相救，這眞是看穿人情的機微；投士卒於死地，則他們自相救助，不求協同連繫，而自然協同連繫的非常手段。亙古今東西的戰史，被目爲敗戰亂戰者，皆由缺此。

從腓特烈大王七年戰爭，拿破崙戰爭等實例看，聯合軍出於散漫遲緩的協同作戰，所以便爲他倆(腓特烈與拿破崙)所乘，——造成兵力的優勢，一味給與逐個擊破。

上次歐洲大戰初，俄軍爲策應英法協約軍，便以怒濤般的大軍侵入東普魯士，使在西部戰線，追擊協約軍中的德軍，不得已地分割一部份急往防禦俄軍的猛襲，這本是俄軍一個很好機會，可笑的，反造成坦能堡悲慘的敗北。卽沙慕梭諾夫將軍所帶的拉荷軍陷於興登堡將軍的戰略，正被包圍殲滅的緊急關頭時，平素與沙慕梭諾夫交惡的陵尼肯夫將軍，擁有數軍團的大兵却不馳援，而遠遠地隔岸觀火。倘若那時沙慕梭諾夫與陵尼肯夫具有『吳越同舟濟而遇風』時的精神，則宛如常山之蛇，德軍若擊左的沙慕梭諾夫，則右的陵尼肯夫至；若擊右的陵尼肯夫，則左的沙慕梭諾夫至；若擊其中央，則沙、陵的首尾具至，——這樣的協同動作，則兵力懸殊的俄軍(優勢)，將一踢與登堡，而奔瀉

千里，殺到柏林，亦未可知。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如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投士卒於死地，則自然戮力奮鬥，已如上述。所以縱設有險阻以阻碍敵馬敵車也是不足恃的；而齊一全軍的勇者怯者，使其一致奮戰，總算是把握着統帥軍隊的要道。又，對於剛柔的地勢，利用得其宜，總算是明瞭地與的自然之理。故良將用兵，縱統率百萬之衆，宛如執着一人之手而推拉之一樣的自由，這是由於把握着『政之道』與『地之理』，而投他們於不得不鬥的死地。

【方馬埋輪】過去各家註解均謂方爲縛意，即說：縛是縛着戰馬并埋了戰車之輪，也不足以一士心而作一致的行動，其實這都是錯誤的。據編者的研究：古時中國民族，當進入農業經濟時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壓迫，乃應用治水術，編成方陣形的農田（井田）——開設許多阡陌，許多溝澮，以阻止敵騎兵（方其足）及戰車（埋其輪）的突擊，使不能馳驅自若，如入無人之境。要之，是在使軍事與農事合一，寓設險守國之意。【齊勇如一】爲軍爭篇的『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意。【剛柔皆得】據易經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剛可解爲山坡丘陵之地

，柔可解爲海川沮洳之地；亦卽地之『遠近險易，廣狹死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將軍應修養之事：第一要沉着深邃，第二要嚴正而不亂；卽前者是深謀遠慮，且爲人不可測的條件；後者是立身嚴正，且處事有條有理的條件。

孫子以靜與正爲將軍之事，老子以靜與正爲政治家之務，孔孟則以爲修身之基。老子說：『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又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說：『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大學說：『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說『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大將軍統率軍隊，必須能够蒙蔽士卒的聽覺視覺，使他們無從知道用兵上的密祕，以免自生疑懼或洩漏與人。

這一節是中國哲學的蘊奧，孫子用於兵法上，而老子孔子則用於政治上。老子說：『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並之，對於敵人，則須隨時變更我已幹過的事體，及我已用過的計謀，卽同事不再爲，同謀不再用，使其對我無從認識判斷。又隨時變更我的居處（駐地）——或去險就易，或捨安就危，迂迴了我前進之途徑——或捨近就遠，或捨易就難，完全出乎敵的意表，使其無從策謀制我。（此可作爲現代游擊戰術原則）。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大將統率士兵開赴所預期的戰地，突然下令，使之作戰，宛如令人登了高台，在下陰去其梯子，示以必死。又，統率士兵深入敵國諸侯的領土，突然下令，使與敵戰，恰如拉開强弩的發條機，示以一往不回。總之，好像牧者的驅策羊羣一樣，往來隨其驅策，而牠不知其動向，卽軍之進退，僅依大將的命令，而士卒唯有服從。

【帥】是動詞，統率意。在『而發其機』下，有些版本多『焚舟破釜』一句。

孫子所要求士兵的是『若驅羣羊』，魯登道夫所要求的，是『類於機械動作』，其詞雖

異，而意則同。魯氏在其所著全體性戰爭中說：『余以爲各兵士訓練之目的，卽爲精神上之堅決，雖彼等明知危險，而仍不惜犧牲其性命。此類情形，爲現代戰爭必然之要求，幾使各兵士之生活類於機械動作，有非如此不可之勢，而後能冒萬險以達其毀滅敵人之目的。要知一個戰士在多數大衆之中，其行動隨大衆而轉移，彼心中以爲大衆之目光集注於彼之一身，故彼自視如無物，事事聽命於同伍之人可矣。蓋同伍之人予彼以精神上之安頓，彼既爲隊伍中之一人，故以隊伍之心理爲心理矣。』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要之，統率大軍而投於危險之地，使不得不協同奮鬥以取勝，這是將軍本來的責任。不過對於前面所述的——依地勢而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如屈而退守，與伸而進攻的利與不利，發揮自然的人情的機微等，必要詳加審察，而妥爲調和利用的。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路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

也；無所往者，死地也。

這是孫子再就客兵的攻勢作戰而說，意義與前相同，惟文章稍異而已。【師】是用兵，作戰意。【固】是險固之地，其他已無再加解釋必要。

是故散地，吾將其一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本節亦與前大同小異，略加解釋如左：

『一其志』——專一士兵的意志。『使之屬』——使部隊間前後連屬以固其心。『趨其後』——爭地如先爲敵佔領之，不可從正面攻擊，必須誘出敵人，一俟分兵離開，即急趨而奪取之。此項解釋，衆說紛紛，亦有採取陳皞所註的：『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我則以大衆趨其後，無不克者。』『謹其守』——處處配備軍隊，以嚴密守備之。『固其結』——結交諸侯，務使其固。『繼其食』——掠敵，因糧於敵。『進其途』——迅速前進勿停。『塞其闕』——敵人圍

我，如留一面退路以誘我，而我則要自行阻止之，以一士心，幷使其無從突入。「示之以不活」——激勵士兵非死不可。

On the distracting ground, unite the soldier's minds. On disturbing ground, keep together. On disputed ground, try to take the enemy in rear. On intersecting ground, look well to the defences. On path-ridden ground, cultivate intercourse. On deeply involved ground, be careful of supplies. On difficult ground do not linger. On enclosed ground, close the path of escape. On death ground show the soldiers that there is no chance of survival (C)

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逼則從。

士兵的眞情：被圍時，則盡力抵抗；不得已時，則奮鬥到底；危機迫切時，則依官長的命令而動作。——這也是和前文意義相同。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此爲重複之文，見軍爭篇。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四加五爲九，卽指九地。這九地之變，多不必說，只少知其一，都不能成爲霸的軍隊的。

【霸王】這個名詞是多麼充溢着英雄的氣分！史記項羽本記載：『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霸與王不同，孟軻說：『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本節所謂霸王，純爲霸意，在春秋，如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是；在現代則爲帝國主義國家。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說到霸王的强大軍隊，當發動征伐大國時，所向披靡，使敵慌張混亂而不能集中應戰；（如二次歐戰德軍攻法及攻蘇的情況）。又由以强大的威勢加於敵國，使彼同盟陷於徘徊觀望，不敢持續其友好關係。例如上次歐洲大戰的意大利，本與德奧三國同盟，但以懾於英法協約軍的威勢，不敢遽出援助德奧同盟軍，觀望徘徊一年有餘，結果反參加協約國作戰，這是一個例證。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

城可拔，其國可墮。

霸王之國，平時決不競爭結交天下諸侯（同盟國），因爲這適足養成被結交者的權勢，以爲將來之患；到了戰時，唯有信賴自己的實力，幷以龐大的威勢加於敵國，這樣，自可拔敵城，滅敵國了。

【不爭天下之交】因爲到戰時，對於平時在外交上所締結的盟約，都往往靠不住的，正如上述的意大利，又如一次歐戰德國的破壞德蘇協約。孫子之發是言，大概由於目擊春秋之世，策士跳梁，合縱連衡之說盛行，雖是大國亦乏自主獨立的觀念。這，我且在孟子一書中找出一些證明：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滕文公問曰：『滕小國小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弗去，則是可爲也。』

本節是倡導求己主義，自立自强主義。其實一個國家不求己，不自立，不自强，唯是依賴庇護於大國，必致陷於若存亡的狀態中，此就諸弱國而言；至於大國之所以制霸

美國的自強

，當然由於奮發自強，常擁有強大的力量。美國總統杜魯門氏於一九四五年美國海軍節發表演說道：『美國卽在復員之後，亦將爲世界最大海軍國；美海軍在對日戰爭勝利日，有軍艦一千二百艘，另有小艇五萬艘，飛機四萬架。此一龐大攻擊力量之平時成分，將成爲美國外交政策之骨幹，以維護世界和平，保證美國之自由。』又紐約時報亦同時發表言論說：『今日吾人必須牢記所受之教訓，吾人應知如欲使吾人聲威聞之全世，而此世上仍有强大之武力時，則吾人卽必須維持强大之軍力，卽於海上保持强大力量。』自然美國不祇要擁有强大的海上軍力量，且要擁有强大的陸上與空中軍力。於此，使我們想起孫子的話是多麼有價值，又合乎現實！

拿破崙無法之賞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主將遇非常時——作戰時，對於部下有功者，必須頒給超出乎常法的優厚賞賜，以鼓勵之；同時，亦須揭示超出乎普通政令的嚴峻禁令，以約束之；於是人人奮勇，不敢犯法，而形成指揮三軍之衆，好比驅使一人一樣的容易圓滑。

拿破崙，彼在法蘭西革命的混混沌沌，恐怖騷動的時代，如巨星之出現，使全國國民爲之奮起，青年血氣之士爲之踴躍集合於軍旗之下，而且驅使於戰場，各自奮鬥到底，其原因，就是施行孫子所謂『無法之賞』，卽今日在卒伍間執干而戰的士兵，若樹立勇

成吉思汗懸政之令

戰偉功，明日就可一躍而陞爲一軍之將，叱咤幾萬大兵，浴於謁見皇帝的光榮，或陞爲元帥而領廣大的土地，——這樣的綱領。

拿破崙的善戰善勝，蘿倒羣敵，一時巍然君臨全歐，固由彼不世出的天才；但憑於『施無法之賞』，而麻醉人類的本能，滿足三軍之衆的功名心，——這種的策略，是不可忽視的。然而他們的富貴，曾幾何時，跟着拿破崙的沒落，也煙消雲散了。

作戰時候，驅使大軍，好比手足一樣，第一要有嚴峻的軍紀。這，正如克勞塞維慈說：『血氣若無規則，到底是不能限制的。』中國、日本、歐羅巴的古代，不論任何軍隊，於戰時都是『懸無政之令』，以制裁官兵的放恣，而維持軍紀。

蒙古成吉思汗揭旗於大興安嶺山頭，所統率的是蕃族中的竊盜、强奪、姦淫、暴虐、莫可勸導的放縱無賴之徒，於是乃確立軍紀，以統率之，『懸無政之令』以保持其秩序。例如盜馬或駱駝者處死刑；當小盜不能賠盜品三倍以上的價值者笞刑七十乃至一百；强姦者處死刑，就地捕獲姦夫時，有殺死之權；嚴禁大聲謾罵，以調和其虎狼般的習性；受賄賂者處死刑；隱匿他國的奴隸，給與衣服飲食者處死刑；不奉君命者雖帶十萬兵的大將，亦處以刑罰或死刑；不經許可而擅往援他者處死刑。——這樣的『懸無政之令』，所以比當時歐亞大陸任何國的軍隊，其軍紀都來得嚴峻，而得以如使一人般的指揮大軍。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對於部下士兵，僅可命令其所做的事情，不可告知以我的用意，以免傳聞於外，而敗事機。又，僅可使其知道有利方面，不可使其知道有害方面；因爲人情，見利則勇進，見害則畏避；一切事情，利害是不相離的，若有一面之利，必有他面之害，沒有僅有利的事，也沒有僅有害的事。

Order should direct the soldiers; but while what is advantageous should be made known, what is disadvantageous should be concealed.(C)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要之，士兵的心理是這樣的；把他們投於滅亡之地時，則他們必出於苦鬥，常可保存。又，把他們陷於必死之地時，則他們必出於苦戰，常可得生。要之，陷士兵於生命危險之地時，他們定可奮鬥到底，博得偉大的勝利。

我國歷代將領，莫不研究孫子。漢之韓信，便是其一。紀元前二〇四年，彼在井陘口布背水陣，大破趙軍，斬陳餘，虜趙王歇，事後部下問以取勝之理，彼答道：『兵法不是經已說過嗎？『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於此，足見韓信精通孫子，

韓信精通孫子

善用孫子，而這兩句話也便成爲古今的名言了。

故爲兵之事，在詳順敵之意，併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

攻勢主義　殲滅主義

用兵之事，貴在佯僞地順從着敵的意向，卽敵欲進則誘之進，欲退則縱之退，不逆其意，隨其所爲；一至尋出其弱點，卽集中力量攻擊之，窮追之，皐然殺敵將於千里之外，這眞可謂巧於作戰取勝了。

【詳順敵之意】詳同佯，順同循。史記殷本紀中有『箕子詳狂爲奴』之句。【併力一向】有本作『併敵一向』，解爲：使敵視線集中於某一方向，而忽略了我的動作。【千里殺將】是說勝算已在握的長驅作戰，捕捉敵人而包圍殲滅之。在今日，又可解釋爲：以空軍遠襲敵的司令部，而炸斃其首要。

○　○　○

『併力一向，千里殺將。』這是多痛快淋漓，寸鐵殺人的警句！

但在這數語中，實含着遠大巧妙的作戰，攻勢又攻勢，打擊再打擊的克勞塞維慈的殲滅主義。

自說『小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的必須等待集中相當的兵力，擁着壓倒的優勢，

然後動軍的兵數戰略，與警戒無謀而取攻勢的『武進』戰略而來的孫子，至此果然面目一新，說穿了古今名將的拿手的積極戰法，彼的胸中眞是奔騰豪放！

原來古昔的戰爭，僅以位置戰爲主，而軍隊的運動多是在一個乃至數個的城塞的周圍，作無意義的回轉，證以歐羅巴的古戰史，便可瞭然。

但是，出現於西歷紀元約二百年前迦太基的偉人哈美克（Hamilca Curca）曾打破這極遲鈍的戰略，發明進兵戰略。哈美克之子漢尼拔，繼承這個戰略，遠征羅馬，蹂躪了十餘年的敵地。

但這『併力一向，千里殺將』的戰略革命，至愷撒而達於絕頂。殊不知在東方二千多年前，已爲孫子所說破了。於此，足見東方戰略的偉大！

可是，自愷撒歿後，戰略重返於舊態，暫呈沉滯。但以北歐名將考斯道夫的崛起，又蘇生了這『千里殺將』的戰法；更至腓特烈大王而被巧妙地活用着；尤以拿破崙之手，而使孫子所請『併力一向，千里殺將』的戰略，燦然放光，孫子眞是明智偉大！邇來這『千里殺將』——天馬行空而繼敵的戰略精神，在拿破崙戰後，得於克勞塞維慈、爾米尼（Jomini 1779—1869 著有軍事作戰，拿破崙之軍事政治的生涯等書——浴日附註）威力星（W.V.Willisen 著有大戰爭論——浴日附註）三大兵學家的學說，使其具體化，理論化，成爲千古不磨的原則。

普魯士的名將毛奇於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在宣戰佈告後，不出數週間，好像疾風捲沙般擊潰了敵的野戰軍的大半，實不外克勞塞維慈的殲滅戰略，卽孫子『千里殺將』精神的實現。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當戰時政治施行之日，就封鎖了四方的關口，並折毀了通行券，禁止敵國使者的往來，而絕對地斷絕了交通；至出兵之後，則在朝廷內，嚴加督促百官以修明政治，而從內部以協助軍事。

When war is decided close the barriers; destroy passports; prevent the passage of the enemy's spies; conduct the busines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vigilance (C)

【政舉之日】是戰時政治施行之日，軍隊發動之日，現今所謂宣戰佈告之日。【夷關折符】夷是塞或封鎖意，符是通行券或出入證，折是毀意，卽將留存於關口的通行券宣告無效。要之，其作用在杜絕敵間的潛入。【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厲同勵，勉勵，督促意。廊廟爲朝廷意，等於現今所謂中央政府。【誅】是治或修明意。

魯登道夫將軍說：『一國處於戰時，不僅有全體性政治，同時亦有全體性作戰方略，於是產生種種法令；如報紙之嚴格檢查，如軍事祕密之嚴刑，如對於中立國邊境交通

之禁止，如集會之禁止，如不平份子領袖之逮捕，如鐵路電報局之監視。』這是孫子所謂『夷關折符，無通其使』的發展，均爲此次大戰中各交戰國一一實現了。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敵人有虛隙，則不失其機，而迅速乘之。

【開闔】是開閉，闔是開的慣例接尾詞。開是間隙，卽可乘的弱點。

魯登道夫將軍說：『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中，德國最高統帥部既用全力於西線，因而使東普魯士一省之東南，淪於無法保護。當時俄人不克於動員下令之初卽攻入者，非由於德之防禦周密，乃敵人疏忽有以致之。英國海軍在當時亦未令其艦隊攻入北海，以封鎖北海中德國海口，此亦由於英人疏忽，非德人保護港口之功也。』這是指摘英軍俄軍不知『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故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取敵所愛之所，（如港灣、要害、城市等），或衝擊其戰綫最苦痛之點，而我則時常微微地偷偷地（不爲敵知）預期着準備着與敵決戰；倘若敵果來奪還（指上說城市等），或救援（指上最苦痛點），而我則依着預定的

作戰計劃及應着敵情以決戰取勝。

【墨】是繩墨，墨棉斗子；又爲墨守之墨，法度意，在此爲預定的作戰計劃意。

本節主要的是說：於宣戰布告之初的疾風般作戰，與侵入敵國而求戰場於國外，並衝擊其最苦痛之點，而推進殲滅敵軍的方略。

孫子於此所說的戰理，簡直可移用於上次歐洲大戰上；德軍於宣戰布告之初，立刻侵入爲英法協約國最酷愛，不肯放棄，又爲戰略上最感苦痛之所的比利時，同時又乘該國要塞的守備未完成之際，立卽展開無數精銳砲兵以粉碎之，强襲而奪取之；又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的威勢，侵入法國境內，心中竊竊地預期着殲滅協約軍。

於是，德軍一再出現於比法國境，踐着該國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以來的傳統最善的左翼作戰之墨，卽原則與計劃，於協約軍的態勢裏，尋出其左翼防備最薄弱之點，而給予打擊。迄此次大戰，希特勒對西線的進攻也是踐着既定的作戰計劃，故一鼓而擊潰英法聯軍，直下巴黎。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我的企圖行動，須裝得像那怕羞的處女一樣，態度朦昧，躊躇不進；因之，敵人便疏忽不備，發生虛隙，恰如開了的門戶，而我便不失其機，忽然變爲脫網之兎

，迅速攻去，使敵沒有防禦的時機。

孫子對於反復的句子常喜押韻，與老子的文體酷似。雖是押韻，但不是唐以後限制很狹的韻楚。女（上聲），戶（去聲），兎（去），拒（去）。兵法之要，在『以虞伐不虞』。跟着科學而進步的機械，提供了人類以急速的行動。彼此意見政策衝突，說要經過什麼國際會議或宣戰手續，然後動兵，這是在現代速戰速決主義之下走不通的。我們看於過去日本的進攻我國，意大利的進攻阿比西尼亞，德國的進攻蘇聯，便可瞭然。可是到了今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經已成立了，也許從此可以制止國際間的戰爭，維持世界的和平；然而果能維持世界的和平否，又果能保證沒有『脫兎』之國的出現否？那只有望特將來事實的分解了。

且看安全理事會

千古名文

這一結被認爲千古名文！處女是女子中的最聖潔者，脫兎是喻其迅速，然迅速不限於兎，尚有馬與鹿，但未有如用兎爲妙。即在西洋也有此例，與遲的龜比較有速的獅與貓，但都不適合，龜的對照者，僅限於兎。這個機敏的小動物，已見稱於春秋時代的兵法上，可想見其意思了。

用兵之法

- 散地（諸侯自戰其地者）故無戰－吾將一其志
- 輕地（入人之地不深者）故無止－吾將使之屬
- 爭地（彼我有利者）故無攻－吾將趨其後
- 交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故無絕－吾將謹其守
- 衢地（四通之地）－則合交－吾將固其結
- 重地（入敵國之地）－則掠－吾將繼其食
- 圮地（凡難行之道）－則行－吾將進其途
- 圍地（被圍之地）則謀－吾將塞其闕
- 死地（無所往之地）則戰－吾將示之以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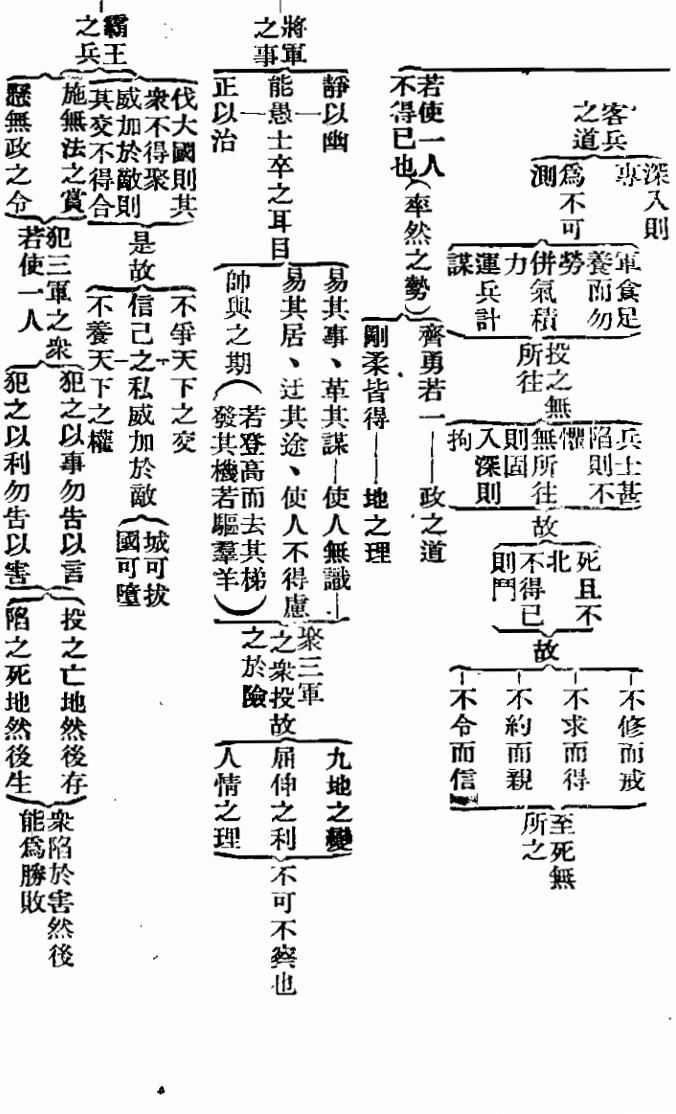
兵之情
- 乘人之不及
- 由不虞之道
- 主速
- 攻其所不戒

是故
- 不知諸侯之謀不能豫交
- 不知地形不能行軍
- 不用鄉導不能得地之利

故善用兵者能衝其虛
- 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 使衆寡不相恃
- 使貴賤不相救
- 使上下不相收
- 使卒離而不集
- 使兵合而不齊

- 合於利而動
- 若敵衆整而來攻－先奪其所愛
- 不合於利而止

九地


客兵之道
深入則專
爲不可測
軍食足而勿勞
併氣積力
運兵計謀
投之無所往
兵士甚陷則不懼
無所往則固
入深則拘
故
死且不北
不得已則鬥
故
不修而戒
不求而得
不約而親
不令而信
所之至死無
若使一人不得已也（率然之勢）
齊勇若一——政之道
剛柔皆得——地之理
將軍之事
靜以幽
正以治
能愚士卒之耳目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
發其機若驅羣羊）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
故
九地之變
屈伸之利
人情之理
不可不察也
霸王之兵
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
威加於敵則
施無法之賞
懸無政之令
是故
信己之私威加於敵（城可拔
國可墮
不爭天下之交
不養天下之權
犯三軍之衆
若使一人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投之亡地然後存
陷之死地然後生
衆陷於害然後
能爲勝敗

用兵之事在詳順敵之意
將軍之事（兵之事）
霸王之事併力一向

是故政舉之日
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厲於廊廟以誅其事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是故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
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必勝。

孫夫子

平山潛序

夫孔子者儒聖也，孫夫子者兵聖也；天不生孔夫子，則斯文之統以墜，天不生孫夫子，則戡亂之武曷張！故後世儒者不能於孔夫子而他求，兵家不得背於孫夫子而別進矣。是以文武並立，而天地之道始全焉。可謂二聖人之功，極大極盛矣。平山潛學兵者也，故推尊孫夫子，殆如儒者推尊孔夫子矣。孫夫子而下，千有五百歲於茲；潛也愚，獨始並稱孔孫，以嚆矢於天下，正欲挽回謬迷而不復，啓達頑固而難通而已。但其猖獗迂狂，不知自量之毀，固知無所遁也。然使武人眞知天地之間有兵道者，因孫夫子而立，則雖衆矢之的，余豈敢辭？頃嘗閱史記孫子傳，竊恨節略而不盡，無事實可見者焉。不知孫夫子之事業，區區此而已乎，抑載筆者不知兵，故遺失之耶？孫夫子云：『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無智名，無勇功。』蓋其功業不赫著於天下者，是反非孫夫子之所以爲孫夫子耶？（原文見日本漢學家平山潛著孫子折衷一書）

火攻第十二 HUO KUNG (Assault by Fire) XII

火攻是戰鬥的補助手段(有時成爲主要手段)，內舉五種火攻法，天時風向利用法，幷附帶論及水攻；因爲孫子倡導速戰速決，故不擇手段，主張運用殘酷的火攻水攻；又正因這樣，所以最後則警告爲元首將帥者應鄭重將事，不可輕啓戰端。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火攻的種類有五：其一、放火燒殺敵的居民，(指火攻敵的都市鄉村)；其二、燒燬敵所積累着的糧秣；其三、燒燬敵所積載着武器服裝等的輜重車隊；其四、燒燬敵軍需品的儲藏倉庫；其五、利用火力以燒殺擾亂敵部隊。

There are five ways of attacking with fire. The first is to burn soldiers in their camp; the second is to burn stores; the third is to burn baggage trains; the fourth is to burn arsenals and magazines; the fifth is to burn dropping fire

古今火攻工具

amongst the enemy. (C)

火攻是利用火力補助攻擊的殘酷戰術，從古代到現代，依然沿用着。火人、火積、火輜、火庫均爲欲根本絕滅敵軍所賴以生存抵抗的方法，其工具，在古代有火車火牛、火燕、火筒、火箭等，在現代則有燒夷彈、燃燒液、汽油彈、火燄噴射器、噴火投擲器、高射噴燄器、火燄噴射坦克等。惟自原子彈出現後却使火攻進入一新階段了。試看一九四五年之秋，美國投於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頓使此兩城化爲灰燼，其威力之大（熱力達攝氏一百萬度），已可概見。但這個猛烈而殘酷的火攻武器，如果在將來戰爭上作大規模的使用，則人類以及一切唯有盡歸燬滅，所以我們仍望國際間像禁用毒氣一樣作更澈底而有效的禁製和禁用。

○　○　○

火攻舉例

中國古代的戰鬥，盛行火攻。如火燒赤壁（吳蜀對曹操），火燒連營（陸遜對劉備），算是人們腦海中最易憶起的戰史。日本古代亦然，如織田信長火攻比叡山，把山上數千僧侶僧兵燒得盡成灰燼，三年後，琵琶湖面猶彌漫着腥臭，言之令人戰慄。其在歐羅巴，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統率大軍侵入俄國首都莫斯科時，俄軍採取非常手段，放火於自己的首都，燒了大半房屋，使拿軍沒有禦寒的住所；且燒盡該市的糧食，使拿軍斷炊，弄得拿破崙非退軍不可，這是世界戰史上最著名的一頁。所以火攻，不問中外，都是悲

慘地表演着，爲一不可忽視的事。關於這次莫斯科的大火，據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一書，說是拿軍的軍紀廢弛所失火，火爲風煽而延燒全市；惟世人所承認的，則爲俄軍的放火；拿破崙的鵬圖，就跟着這次火攻而煙消雲散了。

火攻，在火器未進步的蒙昧時代，確是有力的戰鬥手段；但在近代有遠射程的火砲，砲擊敵所佔據的村落與都市，忽然足以惹起大火災；尤其劃期出現於上次歐洲大戰的空軍，卽孫子所謂『動於九天之上』的火攻戰法，更爲猛烈。在大戰中，起初德機的空襲倫敦巴黎，協約軍的轟炸機大舉轟炸德國南部的工業地帶；戰場的軍隊，固不用說，卽戰場後方的軍橋、鐵橋、彈藥庫、糧秣儲積所、鐵道交叉點、停車站、以及有關於敵國敵軍的戰鬥力的一切，都爲不相上下的兩軍，各答復以劇烈悽慘的空襲，這不是孫子所謂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而何？自此而降，世界列强更努力於空軍的擴張，——在大編隊之下，想必於宣戰布告一發，同時實行敵國空襲。故照這種形勢看，我們可以想像將來的戰爭，必以許多飛機實行『孫子的火攻』，爲其重要的戰略無疑。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　○　○

降及二次世界大戰，在戰場上除用飛機投彈實行『火攻』外，尙有火燄噴射坦克，如一九四〇年德國用以摧毀法軍。又有火燄噴射器，如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用以消滅藏身於

坦克

火燄噴射器

火燄防線

太陽反射器

岩穴裏的日軍。卽我國軍於一九四四年騰衝之役亦用以消滅日軍，有一記者，記述是役道：『敵頑强抵抗，我將士衝至敵前，以手榴彈投入工事，不料在掩體門口卽行爆炸，未能奏效；原來門口置有鐵絲網，敵之機鎗可射出，我們的手榴彈則塞不進去。然而狡詐之敵，終被我火燄噴射器燒得他焦頭爛額。這玩藝兒在中國戰場上還是第一次使用，燃燒時發熱在二千度以上，噴射距離可達六十碼，據守的敵人就被這新式武器解決了。』

還有英國爲守衛本土，於一九四〇與一九四一兩年，在英法海峽佈置了一道足以制德軍死命的『火焰防綫』，又稱『火焰陣』或『火焰圍牆』；這條防綫是以火油爲起火燃料的，卽裝置了埋在海底一二百碼深的大運輸管，將海水和蓄油池連接着，只要加以一種化學品，火油就可以着火；這種化學品製成球形，就從運輸管中送出，遇水溶解後，就可以使油着火，火燄便瀰漫着整個海面；此外，尙有一條『陸上火燄防綫』，亦係以火油爲之，無怪德軍無法飛渡英法海峽，進攻倫敦了。

再有德國科學家，曾計劃一高五十英里，直入同溫層的空間台，上築廣達三方英里的太陽線反射器，發出一切物質焦枯的熱浪，燬滅城市，使森林起火，幷化海洋爲水蒸氣，但未完成而德國已戰敗了，誠以科學一天一天的進步，火攻武器的發展，眞無止境。

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

凡行火攻，第一要有所因，或因軍隊，或因潛入者，或因間諜，或因內應者；至於所用的燒具，須在平時豫備妥當。

【因】亦有解爲或因天時，地理意。【煙火】指火攻的燒具而言，如火箭、乾草、火藥、油類等物。【素具】爲平時豫先準備意。

『煙火必素具』，這眞是道破現在列强軍備競賽的秘密。你看！美國不是繼續製造原子彈嗎？英蘇也不是加緊製造火箭與飛彈嗎？至於各種燒夷劑亦莫不準備着。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軫翼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其次，凡行火攻，尙有兩個天文學上的問題待解決：一爲適於發火之時的問題，一爲易於起火之日的問題；申言之，所謂時的問題，係指天久不雨，物質乾燥之時；所謂日的問題，是說月宿於二十八宿中的箕、或壁、或翼、或軫的星座，——這一日都是刮風之日。

The proper season is when the weather is very dry; the special days are those when the moon is in the constellations of the Sieve, the Wall, the Wing or the Cross bar; for those four are all days of rising wind. (G)

【箕壁翼軫】是二十八宿的四宿的名稱，二十八宿爲：

東南（蒼龍）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東北（玄武）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西北（白虎）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西南（朱雀）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把這配於中國全土，稱爲分野；其將東西南北命名爲蒼龍、玄武、白虎、朱雀，係本五行說而配色；至於玄武亦叫眞武，朱雀亦稱朱鳥。此爲古代天文專門問題，不易了解。特錄二十八宿天體圖於篇后，以供參考。

○　○　○

近世科學雖否認前記的氣象學說，但從前有豫知霖雨、大風的傳說，到今日，漁師農夫們猶傳統地信賴而不疑，實際上亦每有適合。春秋時代，憑月的運行與星辰的相關，以豫算大風之起，大概不是迷信的吧？

——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凡行火攻，必須因着上述五火的變化——敵的動靜，而不失機宜，舉兵應之。

火與戰爭的關係，縱在現代戰上，依然沒有變化。空中的轟炸，卽從空中火攻，在

上次歐洲大戰的末期，德軍與協約軍均盛行之。各以大規模的空軍，對於敵軍的戰場要部，企圖造成孫子所謂『火發於內』的抵抗體內部的擾亂與破壞後，地面部隊，便轉爲攻勢，這是常用的戰法。

上次大戰的飛機炸彈

讓我舉一例證：一九一八年春陷於四面重圍之窮境的德軍，爲挽回既倒的狂瀾，便於三月至七月間，連續四回，實行孤注一擲的猛攻，在此攻勢中，德軍對於敵軍背後所施的轟炸，你說是何等悽慘！從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的僅四日間，所投下炸彈的數量，計裝於一噸半的車輛，達十一車。這樣，戰況一時雖向於有利方面進展，惟因勢已成强弩之末，也莫可如何了。

協約軍方面乘着德軍攻勢這樣的氣竭，從七月中旬起，便猛然轉爲逆襲，僅在攻勢開始的七月十五日的那一天，投下炸彈達四十五噸半，這都是對準着在巴黎東方的德軍背後的重要橋樑與軍事要點，作集中的投下。以這次轟炸的效果爲因，協約軍此後便以一鴻千里之勢，壓倒敵人，結果一九一八年之秋，德軍是宣告總退却了。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此次大戰的飛

○　○　○

上次世界大戰的『火攻』，比諸這次大戰，眞是小巫見大巫。關於歐戰方面，據最近倫敦方面發表的統計數字，自開戰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底，英空軍投於德國的炸彈爲六十

機投彈

五萬四千噸，美空軍在德境投彈爲五十三萬零七百五十八噸，英空軍投於被佔領區之炸彈爲二十八萬四千五百多噸，美空軍爲九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七噸，英空軍投彈的最多一次，爲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投於多特蒙德者，計五千噸。自開戰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德襲擊英國的火箭計一千零四十九枚，飛彈八千七十枚，炸彈七千六百二十噸。在太平洋戰爭方面，據美國空軍元帥安諾德一九四五年初宣稱：今後一年內準備投在日本本土的炸彈，共爲二百萬噸，這個數字眞是驚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平均每天要投下五千四百七十九噸半，打算把日本澈底毀滅，但未投完而日本已投降了。

火發於內，則早應於外。

間諜與火攻

又，或由內應者放火，或由我潛入者放火，或由敵的失火；要之，如火發於敵的內部時，則須立刻利用此混亂的時機，從外部迅速攻進去。

在上次歐洲大戰時，間諜異常活躍，或炸燬敵國內的重要建築物，或火焚其都市。戰爭第二年的一九一五年九月，協約國方面於企圖轟炸德國的澤利西市的陰謀下，有一隻搭載千百個炸彈的輪船，被扣於荷蘭的警察。又企圖炸燬德軍之輸送列車，而身帶炸彈的間諜也不少。這種事情，不限於德國方面，即在協約國方面的工廠、倉庫、穀倉的火災頻發，其原因亦多不明；尤其在協約國方面，收到從外國寄來的郵件包裹，竟

發現有裝置着自然發火的可燃性藥物，這非時常小心注意不可了。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但有一問題要特別注意的：火起於敵營，其中將卒靜然，沒有混亂的情況，則應暫待形勢推移，不可貿然進攻，以免墮入敵軍詭計中。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至見火勢熾烈時，須察其火力對於敵人發生影響若何，倘若認爲可乘，立刻開始攻擊行動；否則，止之，不可輕舉妄動。

【極其火力】是說火的燃燒達於極點。

火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對於敵營，倘若認爲從外部放火爲利便，如風向、風力合宜，及敵營的旁邊爲荒草叢林的可燃性物質，這樣，就用不着期待於內應者的活動，即選擇適當時機，從外部放火。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風與傘兵

火發自上風時，切不可從下風進攻敵人，這因火烟瀰漫，既辨不清敵人，反自遭火患。

風——風向風速這些問題，不特爲古代火攻者應研究的問題。卽現代飛機的航行，傘兵的降落，化學部隊的施毒，亦爲必須研究的問題。關於傘兵降落，我可於馬歇爾致陸軍部二年報告書中得到一些材料，這是敍述此次歐戰盟軍進攻意大利，傘兵所受風的影響的形情，他說：『照預定之計劃，吾人擬以空運部隊由基拉（Gela）往內地着陸，乃亦受風之阻折。此等傘兵散開之地面甚廣，且被風吹出預定之航程，致遭吾人自己砲火之擊中而死傷甚衆；然當着陸成功時，固未嘗不發生決定之結果。』

晝風久，夜風止。

大凡晝間所刮的大風，是較久的，夜間所刮的大風，多不久而易止，這是火攻者應注意之點。原來兵靠火力以助攻擊，火須風力以發揮暴威，這三者結合，方能達到火攻的目的。

本節欲詳加研究，有待於氣象學家。但風力的强弱及方向等，係因地方與隨季節而異。此爲火攻者應隨時就地注意的問題。老子說：『飄風不終朝』。朔風吹雪遞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夜半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盧弼

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要之，一切軍隊必須知道上述五種火攻，伴之而發生各種狀況的變化，又必須推知易於起火的時日的氣象，而嚴爲防備之，蓋我可以用火攻人，人亦可用火攻我。【軍】亦有解爲在用兵上。【數】亦有解爲術策。臨機應變的術策；但照編者的研究，是度數，氣象意。即指前述的天燥、四宿等而言。

火攻戰術卽今之所謂『燃燒戰術』，美軍此次對日進攻，看穿了日本的房屋爲木與紙所造成，故採取燃燒戰術以摧燬之，而其工具爲M74型百磅汽油彈及M69型十磅炸彈，其中均裝有膠狀汽油，火焰極强。又，M74型是一種薄殼炸彈，能在四十碼距離間分散大量火燄；M69型裝有定時引信，當大批擲下在空中爆發時，便向目標落下一陣火雨。此外還有一種五百磅摧壞燒夷彈及岩漿炸彈，（係用汽油、黃磷及其他成分所造成的『岩漿』，從彈中爆發出來，可射達二十五碼，着物不去，立刻燃燒），用以燬滅日本。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用火爲攻擊的補助手段，其利明顯，若益以水爲攻擊的手段，則更增一層强力。水是適於遮斷敵的連絡，使各部隊孤立及淹死敵人；但却沒有具着好像大火一炬，頓使萬有化爲灰燼的可怕的破壞力。

本節前兩句，議論紛紛，有解爲以火佐攻敵人，焚燒的炬威，顯而明；以水佐攻敵人，浩蕩之勢，强而無敵。亦有解爲：凡行火攻，對於風向風力的氣象上的變化，與敵的動靜等，須有迅速辨別的明敏和機智；凡行水攻，其水引導自水源地，除決堤或作堰等工作外，尚須分兵防守之，故無强大兵力不爲功。

水火空氣

孔孟和老子談水不談火，孫子則合水火而談之。田單與孔明善用火，韓信與秀吉善用水。現代科學部隊對於火與空氣的利用研究，雖已相當進步，但關於水還未有多大發明。依於氣壓的空氣利用，水壓的水之利用以補助攻擊力的方法，應成爲各國國防科學研究機關的課題。

○　○　○

水攻之法，在古代，對於低窪城塞的水攻，或企圖斷絕敵人行軍聯絡的水攻，常被視爲最猛烈而有效的方法。荷蘭有『水線』的設立，我國的黃河亦每被利用爲水攻的工具。近年西班牙的內戰，政府軍於一九三六年十月間對叛軍的攻擊，亦使用之，請看報紙上關於此的披露：

西班牙的內戰水攻

西班牙軍，昨在南部陣綫中，開啓阿爾白奇河之水閘，放出水量達一千萬立方米突，以遏止叛軍，沿太格斯流域推進。首都當局悉官軍用水攻策略之成功後，均極歡忭。當叛軍正沿該河巳涸之河身前進時，不意洪水衝至，勢如萬馬奔騰，不及

逃避，溺斃甚衆。叛軍中，雅吉上校所率向託勒杜前進之一縱隊，已遭洪水截斷歸路。同時聞官軍陣綫，已前移二十里。又聞官軍今後仍將源源放水，須俟叛軍完全潰逃而後已。

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末又表演了一次，據報載：『政府軍在阿根達南面洩放河水，以淹敵軍陣地，結果被淹區域達數方哩，敵軍被迫，退守高地，目前不能進攻，故馬德里與瓦倫西亞之大路，在阿根達一帶，現已無戰事。』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君慮之，良將修之。

雖是戰必勝，攻必取，但不能迅收實際的功效，那是最忌的，因叫：費留，卽長期浪費金錢與人力而作無益的久戰；所以賢明的元首必須經過深思遠慮之後方用兵，而受命的良將也必須致力於速戰速決，以收全勝之功。

【費留】費爲浪費意，留爲久意，卽謂長期浪費金錢與人力。

墨子：『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

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上下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依於上述，明君良將認爲不利於國的，決不動兵；認爲不能取勝的決不用兵；認爲國家及軍隊沒有危殆之虞，也決不出於交戰。這種基本理念，實爲元首與主將者所必須確立的。

人性與戰爭

據英國社會學者馬特卡爾(Willian Macdougall)的統計研究：『人在幼年時代已有取得某種目的物爲其所有的癖性，這叫做獲得本能。其初不過是簡單的所有慾，但無節制的發達，就會成爲社會的罪惡與盜癖。』不論在集團或國家中，都有個人習癖的存在。有利則動，常變爲國家的侵略政策；所謂亂世的梟雄，生於有秩序的治世，沒有發揮其兇智的機會，只得蟄伏，不甘蟄伏，一遇有機可乘，便製造戰爭；因爲用赤手以攫取大名大利的機會，沒有再比作亂爲愈。爲迎合諸侯的慾念，而遊說領土獲得戰，然爲完成這種野心，則須運用兵法；所以孫子便以『非危不戰』的四字，結束節尾。

——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一國元首不可以一朝之怒而輕於興師，一軍之將亦不可因心中的怨恨，而遽出交戰；其興師，其交戰，必須以利益爲前提，卽認爲有利益(利國利軍)就幹，否則，止而不幹；怒慍是屬於感情範圍，感情乃一種變化不定的東西，好比今朝忿怒，明朝可以復喜起來；此時怨恨，彼時亦可以復悅起來；由於戰敗——國亡了不能再存，人死了也不能再活了。

No ruler should put troops into the field merely to gratify his own spleen; no general should fight a battle simply out of pique If it is to your advantage make a forward move; if not stay where you are. Anger may in time change to gladness; vexation may be succeeded by content, But a kingdom that has once been destroyed can never come again into being, nor can the dead ever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G)

這是何等名文！日本近世史大家賴山陽氏極愛誦此書，其評：『與其說是兵法的書，不如說是文學的書。』德帝威廉第二於沒落後的僑居中，讀着歐譯孫子，曾發了這樣的洪嘆：『在二十年前，如果讀到此書則……。』日皇裕仁今日如再讀是書，不知將作何

感想；至囚於『巢鴨』及『紐倫堡』的戰犯們應是追悔莫及吧！

老子說：『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又說：『是謂不爭之德，用人之力。』

故明主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所以古之明主良將對於用兵之事，是很愼重的，很警惕的，決不出於輕舉妄動。

這，實是置國家於泰山之安，保全軍隊的上策。

這篇雖名『火攻』，後半則述及火攻以外的事。火攻的殘忍戰術，似乎太厭細屑，乃一轉而述其得意的戰爭原理。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老　子

國雖大，好戰必亡。

——司馬法

戮人深省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
憑君莫問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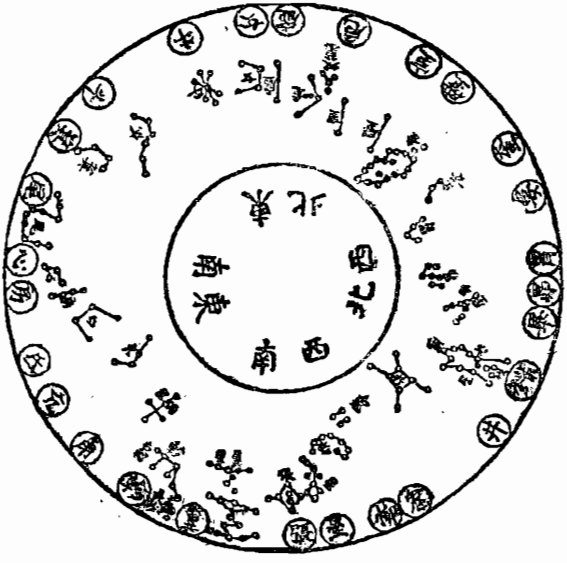
——曹　松

王師百萬征驕虜，攻城野戰屍滿山；
愧我何顏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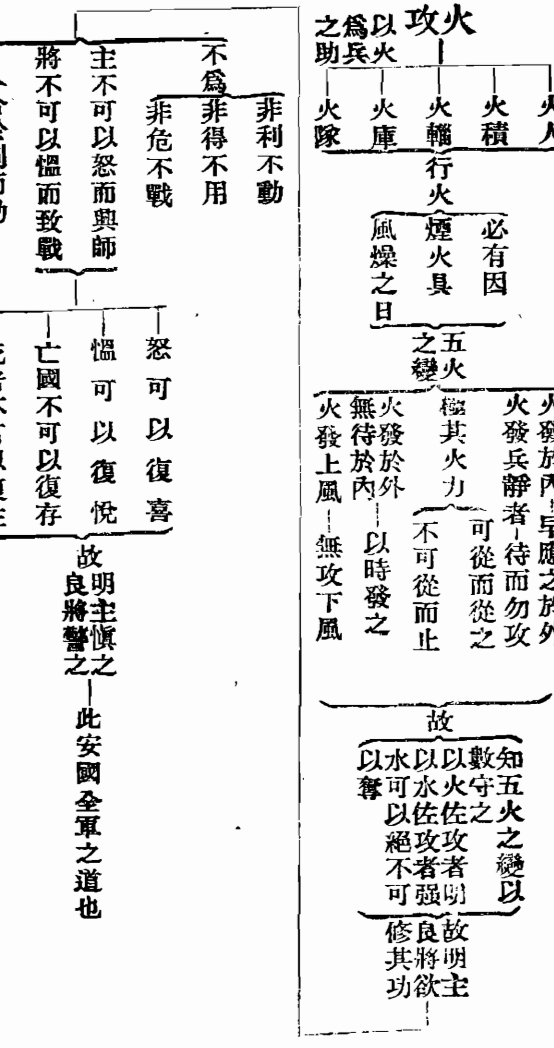
——乃木希典

二十八宿圖

（圖下特錄出箕壁翼軫之形）



【陳註】因是天上圖，故仰臥而觀此圖，則與天體的位置一致。


火攻
以火爲兵之助
火人
火積
火輜
火庫
火隊
行火必有因
煙火具
風燥之日
五火之變
火發於內早應之於外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極其火力
可從而從之
不可從而止
火發於外以時發之
無待於內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故
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以火佐攻者明
以水佐攻者强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故明主良將欲修其功
非利不動
不爲非得不用
非危不戰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怒可以復喜
慍可以復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
死者不可以復生
故明主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爲
合於利而動
不合於利而止

用間第十三 YUNG CHIEN (The Employment of Spies) XIII

孫子的戰爭基本觀念：第一步爲運用外交手段，不戰而達成我意志；第二步爲不得已而戰，戰則必速，然均須先明瞭敵情。故在這最後一篇大書用間論，分間諜爲鄉、內、反、死、生五種，而以反間具有重大價值，並主張選擇第一流智者(聖哲)充當間諜。吉田松陰說：『孫子開卷言計，終篇言間，非間何以爲計，非計何以爲間，間計二事，可以終始十三篇矣。』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大凡動兵十萬作千里的遠征，關於士兵的費用，軍官的俸給，以及其他耗費，每日約需千金之多；而且弄得內外騷然，人民奔走於道路作軍需品的運輸，以致不能耕農營商者，計七十萬家。即動員十萬人(壯丁)則八十萬家一齊開始活動，除出征的十萬士兵外，其餘七十萬家或從事運輸，或其他後方勤務，以致不得耕農

營商。

【百姓之費，公家之奉】亦有解爲：從人民徵收稅捐及其他用品，以奉養朝廷與官兵及供其他活動。

【七十萬家】係從井田制度算出數字。張預說：『井田之法：八家爲隣，一家從軍，七家奉養，與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磧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近二次世界大戰，像英美各國前方一個戰鬥員，約需後方十二個勞工的勤務。

現代的總動員

本節係說古代的動員狀態，卽關於兵役、工役及征稅等，自然這是屬於局部的動員，而在現代戰爭上以局部的動員已不足以適應戰爭的要求，必須實施整個動員——國家總動員：(一)國民動員，(二)交通動員，(三)產業動員，(四)財政動員，(五)文化動員。而這種種動員能否適應戰爭的要求，全視平時有否充分準備，否則，必致手忙脚亂，顧此失彼。觀於此次我國抗戰，可想而知。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如果耗費了巨金與敵方對抗達數年之久，以爭取最後一日的勝利，却慳吝爵祿百

金作用間之費，以致不明敵情，弄至戰敗，這種主將，眞是沒有一點仁愛之心，沒有將兵的資格，沒有輔佐元首的才能，更不能成爲戰勝的主宰者。

【相守數年】係指庸將而言，並非主張久戰。【不仁】不是普遍的博愛之仁，是一方的，自我的仁；這種的仁，對敵雖是不仁，但不知敵情，則不能速勝，戰爭愈延長，則國民的困苦愈增加，戰勝既得不到大利，戰敗其禍更不堪設想。俗語謂：『佔小便宜吃大虧』，便是若此。自『非人之將』，至『非勝之主』，是孫子用疊句法以加强其主張。不知敵之情，而將兵出戰，那簡直以國家爲賭博。

孫子在這最末一篇，關於偵知敵情的重要性，又說：『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眞是簡單明瞭的斷言。

由來放間諜，以偵探敵國的企圖，機密的作戰計劃及兵力、兵器等，根據而講求對策，或制先而衝其虛，——這種的戰爭主動者，常成爲勝利者。在日本戰國時代，如信長、秀吉、信玄、謙信等的稱霸，莫不得力於此；尤其幹得最起勁，技術最優秀的，算是毛利元就，元就的霸業，固是憑於彼的英明果斷，與將士之强勇諸黠，亦由於周密的間諜網，與深奧的反間苦肉計的併用，充分偵知了敵情。

成吉思汗之孫拔都，爲臣服俄國而遠征，駐兵於伐爾加河畔一年有餘，徐徐地養兵肥馬，已如前述；但在這悠然之間，彼放了無數間諜活動於四方，不僅知當時俄國國

內嫉視反目着的諸侯們的情形，卽『敵之情』，而且偵知那些諸侯們的嫉視反目，到了冬季必達於最尖端，因此，便選定凜烈的寒冬進兵，勢如疾風，席捲那廣大無邊的土地。

在歐洲自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各國更注意於諜報的工作，例如有名的Drey Fus（法國軍隊中的猶太籍軍官）事件，便在一八九四年發生於法蘭西。又，上次歐戰時，在俄國曾發生了這樣驚動天下的案件，卽在任的陸軍部長蘇和慕利諾夫竟爲德國所收買，負着間諜的任務。在現代，世界各國對於諜報更來得大規模，巧妙而科學化，諜報機關以大公使館爲中心，駐外武官、領事爲其最有力的角色，因他們具有身體、財產、文書的不可侵犯權，而取得文件的送達及其他的自由；又常爲支系的在外官吏、旅客、文士、宗教家、商人、美女等，則用以探索各種虛實。總之，他們各爲偵知戰爭上所需要的資料，如假想敵國的兵數、兵器、編制、裝備、要塞、地理、生產、交通、科學、教育、思想等，而努力着。至在戰時，依據難民的言語，俘虜的陳述，飛機及雷達的偵察也被認爲間諜的別働機能而有力的手段。

○　○　○

在近代國際公法上，關於間諜，有些學者主張：間諜的行爲係受愛國心所驅使，不應受處罰。但這是走不通的。不過依陸戰法規的規定，凡被捕的嫌疑間諜，須經軍法會議，詳加審訊，方得處分。實際上，間諜在行動中被捕時，往往處以死刑。一經逃歸本

國，此後被捕於敵國，可受普通俘虜的待遇，不究既往的行爲。

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所以英明的元首，賢明的主將，動必勝敵，成就超出衆人的功業，其原因，完全在於交戰之前，先知敵情。

原子間諜

『先知』因是制勝的要素，所以在平時就要致力於此。例如今日美蘇未戰，而『原子間諜案』已於一九四六年初發生於加拿大及美國。據報紙的報道：蘇聯爲探取英美加所共同發明製造的原子彈的秘密，以爲仿造，便祕派許多間諜到加、美活動，並收買『內間』供給此項情報，但未完全得到原子彈的秘密，便被破案了；所捕獲的間諜，有許多屬於官吏和科學家，即英國派往加拿大研究原子能之科學家梅南博士亦被捕，供認曾經洩漏原子彈的祕密。

自從此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更證明了新兵器對於戰爭有着決定性。所以新兵器的祕密及其宅科學的發明，今後必成爲間諜們工作的主要對象，自不待說。

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孫子是一個很重視間諜的兵學家

先知之事，絕對不可從祈禱與卜筮求之；也不可以眼前的現象，嵌於過去的事情，以類推臆斷；也不可仰觀日月星辰的天體運行的度數，（周禮天官說：『日月星辰之數，天道備焉』），以糊推瞎測，（因爲都是渺茫不可靠的），而求其合理的、科學的，必須憑着間諜所提供的眞實資料，纔能明瞭敵情。

中國古代在軍事上，依據祈禱或卜筮而擇定戰爭之日，或判斷勝敗之數——這種舉動，極爲流行；但孫子卻毅然排除之，而說：『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指出二千年前一切流弊，斷然建立所謂『由人』的科學理論，且孫子在九地篇已告誡客兵說：『禁祥去疑』，在此又力說不可迷信鬼神，彼實爲一個摩登的兵學家。

○　○　○

大凡古今的名將，莫不用間。其在日本，如號稱爲『忠誠一貫』的楠木正成，因爲精於用間以探知敵情，不知利了大小多少次的合戰。其他古之名將，姑按不提，在這裏且以拿破崙、毛奇及希特勒而說。

拿破崙的用間

拿破崙自奉是很儉約的，但爲擴張自己的權勢，與認爲對於國家有利的事情，都毫不吝惜地使用金錢，關於間諜的使用，由彼有獨創的技能，因此便節省了許多金錢。

彼的諜報機關中，有稱『別働隊』者，爲有名的卡達麗娜皇后所主持，該機關係選擇一隊嬌艷的宮中女官組成，於必要時，由卡皇后配給某一貴族、某種身分的要人；牠們

均是經過一切精密訓練的間諜能手，可以從其婚家或愛人、良人方面，竊取各種文件、傍聽談話，且於握手、接吻、抱擁和閨房之間，探知關於政治上的機密與各種計劃。但拿破崙爲這『別働隊』，究竟使用了多少金錢呢？曾留有：從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三日至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十一個月間，支出五百三十三萬一千五百法郎的紀錄。又，彼也很重視『間諜警察』的，不惜金錢的支出，以供他們偵查各國的情勢。

於是，彼在任何時候，皆明敵情，所以一再鞭策駿馬指揮作戰，恰如藏於雲霧的妖魔，忽然出現，變幻無常，靡有端倪，常制機先而打垮羣敵，不過亦不可忽視彼是劍戟的勇將，同時又是智力的優秀者。

近代第一流的名將毛奇，彼亦精於用間，當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先於國境戰，獲了大勝，便如疾風般的侵入法蘭西包圍巴塞尼(Bazaine)將軍的大軍於麥次(Metz)，但爲其最缺憾的，這時不明馬克馬雍將軍(Macmaho)所統率法國野戰軍的此後行蹤。原來馬克雍將軍的行動是這樣的：他於最初國境戰潰敗後，即退卻集結於細牙隆，與拿破崙三世迂迴很遠的西方比利時國境，企圖衝擊正在攻圍麥次德軍側背。

對於這敵情的不明，老實說，是毛奇最大的弱點，即當爲德軍耳目的優秀騎兵團也摸不到頭腦；不料，派在巴黎的間諜，早已探知這迂迴的行動了，接報的毛奇，立刻分兵捕捉馬克馬雍軍，將之包圍於色當，弄得拿破崙三世只得降服於德國軍門。

希特勒在二次歐戰中，亦以使用間諜爲戰爭的主要手段，他的第五縱隊眞是無孔不入，例如進攻比利時之初，他的第五縱隊隊員便穿着比國軍官制服混入比國境內，散佈謠言說：『敵人快來到，看見不得了。』因此比國人民和率逃避，途爲之塞；在極緊張時，曾使英法機甲兵團，不能利用公路增援，甚至耽誤了兩天以上的時間。進攻法國時，第五縱隊則在法國假造信件寄給在前線的法國士兵，告訴他們，以他們的愛妻已跟英國的軍官逃跑了等等的家庭惡劣消息，以挫折法國士兵的銳氣。又當法國要人到前線時，他們的姓名，及行程日期常被德國的電台廣播出來。當某隊法軍開抵前線的陣地五分鐘後，德方陣地的播音機開始報告法軍的番號，將官的姓名，和從某個地方調來等消息，使法軍驚惶失措，不能繼續作戰。然這都是以第五縱隊的情報爲根據的。亦可見第五縱隊確做到『知敵之情』。可是間諜之爲物如水，『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利用間諜可以致勝，亦可以致敗，正如德軍進攻莫斯科，列寧格勒所遭遇意外的堅强抵抗，卽誤於第五縱隊情報不確實的結果。

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間諜的使用法，可分爲——一、鄉間，二、內間，三、反間，四死間，五、生間的五種。

Now the five kinds of spies are these: village spies inner spies, converted spies and death spies, living spies. (C)

【用間】間爲伎(眎)、伺意，卽窺伺敵之祕密的特務人員，用間爲使用間諜或特務人員意。

近代間諜的分類

孫子分間諜爲上述五種。至近代通常分爲：『戰略的外交密探』，與『戰術的陸軍或海軍密探』兩種。所謂戰略的外交間諜，在平時，係從事探知關於假想敵國的軍事上、政治上的狀態，或煽動其國民，以反對政府的政策，並在可能範圍內，煽動其國民暴動，以促成內部的崩壞等工作。其次，所謂戰術的間諜，則更進一步從事於危險的工作，在平時，先偵知假想敵國的軍備、兵器的改良、兵士的教育及地形等；至戰時，則對敵的特別重要橋樑、砲位等，施行破壞作業，或從事有利於我軍戰術上的一切準備。

近代戰爭的本質與形貌，已發生了顯著變化，在所謂擧國而物質戰、生產戰、科學戰、外交戰、思想戰的今日，對於假想敵國的整個國力及一切機構的總和，均被認爲戰力；因此間諜的工作範圍與分類，亦愈複雜多樣，自不待說。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　○　○

間諜何其多耶

戰爭是需要大量間諜的，在普法戰爭時，普國曾用過三萬名。在上次世界大戰時，各交戰國所用的間諜，於英法等協約國約有二萬人，德奧等同盟國約有二萬五千人，合計四萬五千人。二次大戰，各國所使用的間諜，據專家的估計，要比上次大戰多八倍。同盟國有無數間諜，德國亦有無數第五縱隊，連法國總理雷諾的情婦寶特伯爵夫人也是第五縱隊的首領。日本此次對我進行侵略的戰爭，亦使用無數間諜，除日本人外，尚有韓人、台人、漢奸、白俄及其他外國人。間諜機關以黑龍會爲最有勢力，會員達數千人，散佈全球，即煊赫一時的女間諜川島芳子亦爲其會員之一，這個在中國製造了無數罪惡號稱『遠東瑪塔哈麗』，現在是隨這次日本的失敗而作階下囚了。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這五種間諜，各因其性質，或同時使用之，或輪流使用之，以探知敵情，使敵人莫由洞識我的法術(道)，好比神仙玩法一樣，像這種善於使用五間的主將，而間諜們又這樣精於執行偵探任務，眞可謂爲元首或政府的瓌寶！

【神紀】紀字，有法、理、治等意義，故神紀可解釋爲神法、神理、神治等意，但我在這裏則主張解爲神法，如神仙玩法。老子說：『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吳子說：『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

機。』

『五間俱起』是爲搜集充份的軍事情報以供指揮官之用的，但在現代戰爭上爲搜集情報，則不限於五間的使用，還有其他機構與工具。茲將美國戰術書上所列舉的（即消息來源的分類）摘錄如左，以供借鏡。

1.平時的軍政情報；
2.俘獲的文件及裝備；
3.各情報機構的報告；
4.空中偵察或空中照相；
5.地面搜索的報告；
6.對敵作戰某單位的報告；
7.居民及交換俘虜或逃兵的詢問；
8.地圖的研究；
9.敵方或中立國報紙或無綫電台的報告；
10雷達的報告；
11無綫電的截取；
12空襲警報網的報告。

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

所謂鄉間，除直接利用敵的鄉人爲間諜外，亦含有憑鄉人的言行等爲判斷的資料。

作戰綱要說：『諜報勤務，通常由特別組織之機關任之，然軍隊直接搜索敵情時，常宜留意間接探求諜報資料，及遇有機會，即向居民等蒐集諸情報爲要。』又說：『聽察

居民言語，檢查報紙、信件、電報之原稿及現字紙，並取郵局書類，判斷其他諸種徵候等，可以探知其重要之事件。』這也是含有鄉間的

○ ○ ○

鄉間是利用敵國土著，以探敵情的，但不一定限於敵國人民。在通訊機關發達的現代，從敵國發來的公私信件、電報、電話、以及敵國所刊行的報紙雜誌等物都可當爲鄉間，而蒐集利用之。

鄉間郵件

美國此次戰時檢查官 Morly Knight 氏撰文述及關於郵件檢查的經過說：『我們從許多商業信件中，東撫取一些，西撫取一些，得知日本商輪行走的路綫，因此美國海軍便得以等候在某地擊沉了七艘日本商船。』又說：『從一封信中，得知有人從美國偷運橡皮、錫片、雲母及鋅等到阿根廷去，便追縱到海中捕獲了回來。』又說：『從檢查信件中，我們發現三條間諜路綫向阿拉斯加新基地進發：一個日本女子計劃着化裝印第安人去刺探消息，一個間諜計劃在森林中設無線電台，另一個寫信去要求秘密墨水。』

注意密碼

所謂郵件間諜，非始於今日，實以法國路易十八世時的『黑暗官房』爲其代表。該官房是執行這種任務的；即關於大臣與外交使節的電報，書信的來往，帶有嫌疑人物的書信的——開拆、謄寫以及封緘；至其開拆，封緘的技術，極爲巧妙，毫無遺留着任何痕跡。其次，因爲今日科學的萬能，數理的精密，對於密碼的解釋也很進步，所以在通訊

注意報紙

上使用任何密碼殆有被解釋的可能。例如無線電報所使用的密碼，當發報時，所輻射的電波則瀰漫於天空之中，可以供人自由收錄；故一方發出的電報如關於軍隊的調動進退等，若爲對方收錄譯出，以確定對策，常可勝操左券。所以此種譯電技術人員，其功實不亞於高等間諜。

據國觸力銳敏的專家說：縱是劣等的報紙、雜誌的片鱗，都足變爲敵人的鄉間。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德軍正用着鵰眼鷹眼以探查馬克馬雍將軍的行動，這時彼的行動，乃爲本國(法)一無名小型報紙所披露，轉輾入德軍間諜之手，使德軍得以決定一瀉千里的戰勢。常人認爲不關輕重的消息，而在報紙上或口頭上發表出來，有時卻給予軍事上重大的影響，這是不可不注意的。

又，在此次抗戰中，日人所收買我國的漢奸，正是這裏所說的『鄉間』，及下面所說的『內間』，彼輩毫無心肝，出賣祖國，眞是罪該萬死！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收買敵國的官吏將士及其他有力者，如學者、記者、宗教家、實業家等，使其內報秘密，或因其言行而判斷敵情，叫做內間。

所謂內間，如前所述俄國的陸軍部長蘇和慕利諾夫，算是最著名者。又如日人的利

俘虜亦可當做內間

用漢奸爲內間，亦爲舉世所週知的事。大場彌平曾解釋俘虜爲內間的一種，彼謂巧爲訊問俘虜，得益很大，例如『歐戰初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的比法大會戰，法軍鹵獲德軍第十八軍的騎兵一名，因而知道該軍於開戰當初在何處怎樣作戰，現在向某方面活動的詳細情形，利於作戰不少。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康布拉附近的合戰，法軍又由俘獲德軍第二十一軍的騎兵一名的結果，因而知道該軍以前在羅倫方面，今則調到這方面，——軍之企圖的一端。』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

反間一例

所謂反間，是收買敵的間諜，變爲我的間諜，逆用以偵探敵情，或報告虛僞的事實於敵。亦有解爲：捕得敵間而壓迫之，使彼不得不以實情告；或詐爲不知，示以虛僞的事情，而故縱之，使其返報誤敵。

反間效果的偉大，古今共認，（孫子於後面力說反間的重要性與應厚賞）。可是反間之例，古來不可多得。在上次歐戰中，有一很精彩的例子。卽：富有愛國心的俄國某中尉，被德國所俘獲，彼決意與其漫然坐待歸國之日，不如爲故國謀利益而暴露德國諜報部的內情。原來德國情報部輒有輕信事物的毛病，竟認該中尉爲奇貨，於取得返俄活動的同意後，便授與詳細的指令，令其經丹麥瑞典而返俄，在指令中，曾有與俄國米蘇

逸特夫上校及陸軍部長蘇和慕利諾夫協力之旨。哦！本身爲陸長尙被敵收買充當間諜，眞使該中尉驚愕失色了，只得垂頭喪氣地回俄國去，彼於回國後的工作，乃以此爲基準：

一、與小間諜聯絡，漸次尋出蛛絲馬跡，而刺殺大間諜。

二、利用這些間諜，以送達虛僞的情報於敵。

於是，遂明白米蘇逸特夫與蘇和慕利諾夫等的行爲。結果，前者被政府處以死刑，後者下獄，因年老氣衰，突死獄中。於此可見當反間者功績的偉大，然非富於愛國心者亦所難能。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死間是對生間而言，誑事是虛僞的事。我佯爲虛僞的事於外，使我間知道後，即遣其潛入敵地工作，而我又使敵知其爲我國間諜，於是我間被捕，不堪拷問，便以初時所知的告敵；殊不知，這完全是虛僞的事實(卽彼亦受其欺)；這時，敵人如依其供狀，確立計劃，致墮我術中，怒而殺之，叫做死間。又，使我間爲敵的嚮導，將敵引入迷途，敵怒而殺之，亦稱死間。又，在戰鬥上，遣使佯爲講和，使敵驕矜疏忽，乃乘隙攻之，使必被殺，亦可稱死間。總之，所謂死間的意義，

凡奉使命赴敵方工作而不期生還者，均屬之。

Having doom d spies, do ng cer tain things op nly for purposes of deception and allowing our own spies to know of them and report them to the enemy.(C)

生間者，反報也。

反同返。生間是普通的間者，潛入敵國中，取得情報，歸來報告；雖謂生間，當然亦置死生於度外，除具所謂大膽、機敏、沉着、剛毅的優良性格外，且要通曉敵國的語言、風土人情，固要有軍事上的專門智識，且要富有科學智識，尤其人喜裝愚直的樣子爲最適合，至於富有魔力的女性，利用之更妙。

生間活動的場所：有在戰場上，有在敵國裏，有在中立國內。其在中立國的，如第次大戰中，英、美、蘇、法、德、意諸國各爲偵查敵國的眞相，便派遣許多間諜到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等中立國活動，即其一例。

其在敵國的，如上次大戰時，德國的女間諜瑪塔哈麗算是一個最著名者。一天她在冬園舞場表演其拿手的印度舞時，爲德國祕密情報局所發現，欣喜異常，於取得同意後，便派往巴黎工作去；他領了三百萬馬克，經由比利時、荷蘭、英吉利，以巴黎的紐約別墅被處分爲口實，而入巴黎；她在巴黎舞場中，扮得怪妖豔的，大顯身手，巧爲籠絡

著名的女間諜

大官要人，所得的情報以爲德國潛水艇……等活動的根據。可是，一九一七年十月，她在法國被捕，處以死刑了。

又如第二次大戰中，蘇聯的女間諜柴齊巧華（Olga Tschechowa），亦曾表演了驚人的一幕。她本生於高加索，丈夫叫黎伯爾。柴齊巧華於一九二一年溜入德國，成爲著名的電影明星，不久變做希特勒最親密的女友。大戰時她充任蘇聯方面的間諜，刺探德國的虛實，德國一班大亨要請求希特勒甚麼事時，多半託她關說，而她逐將這些情報記在金盒裝的小簿子裏，差她的汽車夫祕密送往莫斯科。蘇軍圍攻柏林時，柴齊巧華藏在某處防空壕內，柏林城陷，爲紅軍某上校救出，護送回莫斯科去。

至於在戰場上的，像古代國內戰，因戰場的狹小，生間歸來報告還容易；但以戰綫往往廣袤數百里以上的現代戰場，歸來報告實難。且有還要迂迴經過中立國，方能歸來；故有許多重要報告，於到達時，以形勢一變，在作戰上，失了價值，便成爲過去的材料了；倘若他們帶有無線電報機、電話機或傳書鴿，那也可以補救的。二次大戰中，各國間諜多備有此種工具，至於用飛機降落間諜於敵後搜集情報，再約定時間地點用飛機接回，亦爲常有的事。

故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

重賞之下

在三軍中的事，其親愛、其賞賜、其機密是以間諜爲主將者

這節有一項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賞莫厚於間」，卽是說爲主將者，所謂不問出入，是說不要收支的決算報告——卽屬於機密費。在現代機密費這一項，雖在預算審議上，不要說明內容；雖到審計機關裏也不受審查，因國不同而有使用百萬至數千萬金圓的機密費，例如一九四〇年日本使用於美國的間諜費竟達一千二百萬金圓。

在上次歐洲大戰末期，德國曾捕得兩名水兵（德人），這兩名水兵爲英國所收買當間諜的，訊問結果，判明他們與英國定了這樣的合同：暗殺了德皇，賞與百萬馬克；炸沉了德國的潛水艦一艘，賞與五十萬馬克……於此更見用間是「賞莫厚」的了。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用間是多麼困難的事情！眞的如非聖智的主將決不會適切地選用間諜，這由於知人之難。如非仁義的主將，則間諜亦不甘爲所使役，這由於必須施以恩惠，感以義氣，方肯獻身賣力。如非具有精微神妙之慧眼的主將，更不能鑒別（在近代，各國設有情報室，由專家司其事）間諜所報告的眞僞消息，這由於間諜中亦有

變爲敵的反間，或不能搜集到實情，不得已而捏造虛僞的報告，甚至有時亦中了敵的宣傳，誤以爲確實的，而拿來做報告。

Without infinite capacity in the general the employment of spies is impossible. Their treatment requires benevolence and uprightness, except they be observed with the closest attention, the truth will not be obtained from them.(C)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不僅對於間諜，即對於下級將官的報告，如果缺乏微妙之明，亦不會得其眞實。魯登道夫氏在彼的全體性戰爭一書中，曾有這樣沉痛的論述：

主帥爲盡其職責計，有應特別注意之事，卽令其下級指揮官將祖裸的事實中之祖裸的眞相報告中樞是也。此種條件，言之甚易，行之實難，非下級將官之忠誠坦白，不易求其絕無隱匿而盡情暴露也。有時於戰勝印象之下，多以誇大之詞形容其成功；反之，於戰敗印象之下，對於險象形容，又過於悲觀。此等情形，在各種報告文中，隨處可見，其尤惡劣者，竟作諱敗之詞，以自掩飾。惟爲主帥者，對於自己軍隊，胸中雪亮，然後能發爲至當之命令。關於自己軍隊之報告，誠能正確，已足爲主帥自下判決案之基礎。至於關於敵人之報告，其不可恃者，常居多數。

難得眞實報告

由此，足見主帥是要多麼具有微妙之明！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微妙呀！微妙呀！真沒有任何事情比得起用間一樣的微妙了。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間事（諜報）是機密中的機密。故間諜從敵國取回的情報，於未實行前，其內容早已洩漏於外，則間諜和傳告於人者，均處死刑。亦有解爲：間諜受主將之命，赴敵國調查某種事情，於未起程前，其內容先爲敵人所聞知，間諜與由間諜口中所聞知而告於人者，皆處死刑。總之，不論那種解釋，其本意都是戒間諜要守祕密的；因爲不守祕密，洩漏於外，致爲敵所聞知，於是敵知所準備，或改變原狀，而使我墮入術中。

If a secret piece of news is divulged by a spy before the time is ripe, he must be to death together with the man to whom the secret was told. (G)

本節與『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相應。因爲親、厚、密、故須以刑佐之，本節是說刑。

洩漏機密，是間諜最忌的事。在這裏讓我提供一些隱藏報告文書的法子：

隱藏情報法子

間諜究竟怎樣纔能隱藏其報告文書呢？隱藏於香烟中，鞋底皮中、衣服夾縫中、棍棒中、帽子裏、生菓內，這是較舊的法子。較新的法子：有裝入縮寫的文書於銅鉛子中，有在寫生冊的昆蟲等的寫生上，暗示着要塞與敵的配備。也有在報紙的廣告文中隱刊着諜報，因爲報紙有通過中立國的交通自由。也有將全部諜報用密碼譯成後，再用照相機縮小攝成一點，置於一無關重要的書報上的『○』字當中。

隱藏的法子，還有種種：有藏于鑲牙中，有藏於婦人頭髮中，有細書情報文於郵票的背面貼於封面上，也有在郵票的背面，纖細地繪了Antwerp的要塞圖。

再有藏於舌底的，以化學的液體，塗寫於身體上等等。要之，科學愈發達，則隱藏諜報的技術愈精密。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敵情的主要是人，故我欲攻擊的敵軍，欲攻略的敵城，以及欲誅殺的敵國主要人物，首在洞識其守將以至顧問、參謀、副官、祕書、衛兵、傳達、勤務兵、園丁、廚子、馬夫、車夫的姓名、性格、關係等，這，務使我間索知了它，歸來報告，以便設法（或賄賂、或結交、或用美人計）接近他們，而探知敵情。

Whether the object be to crush an army, to storm a city or to assassinate an individual, it is always necessary to begin by finding out the names of the attendants, the aides de camp, the doorkeepers and sentries of the general in command. (G)

【守將】爲守城之將，亦有解爲典守其事之將。【左右】爲將帥及敵國主要人物的輔佐者，卽幕僚等；今之所謂顧問、參謀、副官、祕書等。【謁者】爲招待賓客者，亦等今之副官、祕書等。漢書百官表說：『謁者掌賓』。【門者】爲傳達、衛兵等。【舍人】爲勤務兵、園丁、廚子、馬夫、車夫之類。

軍與將帥的關係，已不待言。將有猛將、智將、仁將、驕將、愚將、怯將種種，因性格之不同，而各有特殊的常用戰法，有頑强的，有脆弱的……故凡攻城野戰，而第一最要緊的事，乃爲『知敵之將』。

要知敵將

日本秀吉在鳥取西方馬山之陣，故意不攻陷於死地的吉川元春，而自退卻，是知道吉川爲勇將，與之交戰，徒耗兵力。又，彼亦不强襲高松城，由彼曉得守將淸水宗治的堅決，爲一剛毅不撓的將帥，特徐徐地施用水攻的方法。

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

本篇所述，關於間諜的使用，最有力的是反間，如能巧爲使用，自可導致他間使用的便利。最好探知潛來我國內偵查的敵間，對於這敵間，乃因其所好而利誘之，又慇懃地招待住宿於我華麗的旅館，遍閱收買爲我的反間。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憑着反間的利用，因而明瞭敵情，於是敵地的鄉民，敵方的官吏，就容易使用了。又，藉着反間，而死間也可使其傳我詭詐的動作於敵，墮敵於我術中；推而至於生間，也可使其如期報告我所需要的消息。

We must tempt the converted spy into our service, because it is he that knows which of the local inhabitants are greedy of gain, and which of the officials are open to corruption. Because the converted spy knows how the enemy can best be deceived. Lastly it is by his information that the surviving spy can be used on appointed occasions. (C)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必知之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上述五種間諜的使用法，是爲主將者所必須知道的，但最重要的還在於反間的使用，所以對於反間必須特別重視他，以爲我獻身。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以前商湯所以能够滅夏而統一天下，是賴他的軍師伊尹在夏做過官；周武王所以能够滅商而奪得政權，亦賴他的參謀總長姜太公在商做過官；因爲他倆在那裏做過官，所以對於夏殷的虛實十分明瞭。

In ancient times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province of Yin was due to Ichih, who was sent to the country of Hsia, likewise during the found tion of the state of Chu, Luya Lived among the people of Shang. (C)

【伊摯】伊尹爲商代賢相，名摯，湯王尊爲阿衡，惟先仕夏，所以孟子便有『五就湯，五就桀』的記述。【呂牙】本姓姜，其先封呂，因從封姓，名尙，字子牙，文王呼爲太公望，武王尊爲師尙父。惟先仕殷，見汲冢周書、竹書紀年等古書。

伊呂原爲儒家所尊崇的二聖，孫子在這裏竟異想天開地把他倆列入間諜羣，當做高等間諜，實足以加强本篇的意義，打破一般人對於間諜的輕視觀念；但却買了儒家的憤慨，說是汚辱了他倆。其實間諜亦有革命的與反革命之分，當了革命的間諜，好像他倆

輔佐湯武伐暴救民，那有何不可呢？不過伊呂於仕夏仕殷時，是否負着湯武(及文王)的使命，因無史實可考，尙難斷定；但他倆基於仕夏仕殷之時而明瞭敵情，以爲湯武確立作戰計劃，乃爲事實。所以便有人懷疑：由於他倆在夏殷做過官，並間諜必須選擇『上智』者充當，故孫子故把他倆冠以間諜之名，而雄其說。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所以英明的元首，賢良的主將能够選拔智能超羣之士爲間諜，則必可以成就偉大的戰功；這是用兵的要訣，大軍依此諜報以確立計劃而行動之所在。

這節是照應前述的『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兩句，從開卷至此，滿紙雄氣洋溢，於這最後更作鐵的斷定，悠然收束十三篇之筆，筆陣嚴整，儼如萬里長城。

春秋酷似希臘羅馬的英雄時代，反射着充滿殺氣的環境，而創造了人類智識之一大飛躍的記錄，就是孫子；文與思蘊蓄着爲任何所不能拘束的『天馬行空』的奇氣，唯有在孫子中可以感受着；與衰世的文學不同，是英雄性的特產物，是中華民族的傳家寶。

我們不要辜負它，我們要闡揚它，活用它，使它供給我們的光與熱。

用間先知——必取於人知敵之情

鄉間——因其鄉人而用之
內間——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以反間爲第一（因利誘之以知敵情）
死間——爲誑事於外使吾間傳於敵間者
生間——反報者

鄉間　內間　死間　生間　可得而使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

不厚不可用反間也故

結束了十三篇

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而用間者先知之事也

用間前提故——非聖智不能用間　非仁義不能使間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不仁之至也　非人之將也　非主之佐也　非勝之主也　不用間者

故無所不用間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三軍之所特而動此兵必成大功之要道也

無聲又無形　變化如鬼神

誰能至此妙　孫武兵聖人

——平山潛孫武子畫像贊

新子孫研究

李浴日編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增訂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兵學社發行
社址：南京四條巷壽仁里沂廬一號

國防書局總經售
地址：南京碑亭巷五十號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兵學名著將校必讀

原子彈	戰爭論綱要	兵學隨筆	孫克兵學新論	交通決勝論	軍事哲學劄記	中國軍備與國防	軍師屬騎兵
李宗財合編 楊立德	李浴日譯	李浴日著	李浴日編	王可襄譯	史久光著	趙振宇著	葉劍雄著
每冊定價 郵購另加	每冊定價 郵購另加	每冊定價 郵購另加	每冊定價 郵購另加	每冊定價 郵購另加	每冊定價 郵購另加	每冊定價 郵購另加	每冊定價 郵購另加
三千五百元 三百元	五千元 三百元	三千二百元 二百元	四千五百元 三百元	二千五百元 二百元	五千五百元 三百元	八百元 二百元	一千二百元 二百元

世界兵學社發行